

馬敏良

醒世奇
情說部

覺世十二樓

世
十二
廿八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合影樓

第一回 防奸盜刻意藏形 起情氛無心露影

世間欲斷鍾情路，男女分開住；掘條深塹在中間，使他終身不度是非關。

塹深又怕能生事，水滿情偏熾；綠波慣會做紅娘，不見御溝流出壘痕香。

右調虞美人

這首詞是說天地間越禮犯分之事件，事件可以消除，獨有男女相慕之情，枕席交歡之誼，只除非禁於未發之先。若到那男子婦人動了念頭之後，莫道家法無所施，官威不能攝，就使玉皇大帝下了誅夷之詔，閻羅天子出了緝獲的牌，山川草木盡作刀兵，日月星辰皆爲矢石，他總是拚了一死，要定去遂心了，願覺得此願不了，就活了幾千歲，然後飛昇，究竟是個鰥寡神仙，此心一了，就死上一萬年不得轉世，也還是個風流鬼魅，到了這怨生慕死的地步，你說還有甚麼法子可以防禦得他？所以懲奸遏慾之事，定要行在未發之先，未發之先，又沒有別樣禁法，只是要嚴分內外，重別嫌疑，使男女不相親近而已。儒書云：『男女授受不親。』道書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這兩句話，極講得周密——男女與婦人親手遞一件東西，或是相見一面，他是他，我是我，有何關係？這等防得森嚴，要曉得古聖先賢也是有情有欲的人，都會經歷過來，知道一見了面，一沾了手，就要把無意之事，認作有心，不容你自家做主，要顛倒錯亂起來。譬如婦人取一件東西遞與男子過手的時節，或高或下，或重或輕，總是出於無意，當不得那接手的人，常要畫蛇添足，輕的說他故示溫柔，重的說他有心戲謔，高的說他提

心在手，何異舉案齊眉；下的說他借物丟情，不啻拋球擲果；想到此處，就不好辜負其意，也要弄些手勢答他；焉知那位婦人，不肯將錯就錯，這本風流戲文，就從這件東西上做起了。至於男女相見，那種眉眼招災，聲音起禍的利害，也是如此，所以只是不見不親的爲妙。不信，但引兩對古人做個證驗：——李藥師所得的紅拂妓，當初關在楊越公府中，何曾知道男子面黃面白，崔千牛所盜的紅綃女，立在郭令公身畔，何曾對着男子說短說長？只爲家主公要賣弄豪華，把兩個得意侍兒，與男子見得一面，不想他五個指頭一雙眼孔，就會說起話來，及至機心一動，任你銅牆鐵壁，也禁他不住私奔的私奔出去，竊負的竊負而逃。若還守了這兩句格言，使他授受不親，不見可欲，那有這般不幸之事？我今日這回小說，總是要使齊家之人，知道防微杜漸，非但不可露形，而且不可露影，不是單闡風情，又替才子佳人開出一條相思路也。元朝至正年間，廣東韶州曲江縣，有兩個閑住的縉紳，一姓屠，一姓管，姓屠的由「黃甲」起家，官至「觀察」之職，姓管的由「鄉貢」起家，官至「提舉」之職。他兩個是一門之壻，只因內族無子，後先賢在家中，才情學術，都是一般。只有性趣各別，管提舉古板執拗，是個道學先生，屠觀察跌蕩豪爽，是個風流才子。兩位夫人的性格，起先原是一樣，只因各適所天，受了一「刑于之化」，也漸漸的相背起來，聽過道學的就怕說風情，說慣風情的又厭聞道學。這一對連襟，兩個姊妹，雖是親瓜葛，只因好尚不同，互相貶駁。日復一日，就弄做仇家敵國一般。起先還是同居，到了岳丈岳母死後，就把一宅分爲兩院，凡是界限之處，都築起高牆，使彼此不能相見。獨是後園之中，有兩座水閣，一座西面的，是屠觀察所得；面東一座的，是管提舉所得。中間着水池，正合着唐詩二句：「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陸地上面的界限，都好設立牆垣，獨有這深水之中，下不得石脚，通上連下都隔的。論起理來，盈盈一水，也當得過黃河天塹，當不得管提舉多心，還怕這個姨夫要在隔水間花之處，窺視他的姬妾，就不惜工夫，在水底下立了石柱，水面上架了石板，也砌起一帶牆垣，分了彼此，使彼眼光不能相射。從此以後，這兩分人家，莫說男子與婦人終

年不得謀面就是男子與男子，也會不上一兩遭。却說屠觀察生有一子，名曰珍生；管提舉生有一女，名曰玉娟。且嬌媚異常。這兩個孩子，又如各肖其母，在襁褓的時候，還是同居，辯不出誰珍誰玉。有時屠夫人把玉娟認做兒子，抱在懷中飼奶，有時管夫人把珍生認做女兒，撲在身邊睡覺。後前竟習以為常，兩母兩兒，互相乳育。有詩經兩句道得好：『螟蛉有子，式穀似之。』

從來孩子的面貌，多肖乳娘，總是血脈相連的原故。同居之際，兩個都似孩子，沒有知識，面貌像與不像，他也不知道。直到分居析產之後，垂髫總角之時，聽見人說，才有些疑心，要把兩副面容合來印證，一印證，以驗人言之確否。却又咫尺之間，分了天南地北，這兩副面容，印證不成了。再過幾年，他兩人的心事，就不謀而合，時常對着鏡子，賞鑒自家的面容，只見嘖嘖嘆羨道：『我這樣人物，只說是天下無雙，人間少二的了！難道還有第二個人趕得我上不成？』他們這番念頭，還有一片相忌之心，並不會有相憐之意。即使九分相合，畢竟有一分相歧，好不到這般地步。畢竟我獨擅其美，那裏知道相忌之中，就埋下了相憐之意。想到後面做出一本風流戲來。玉娟是個女子，雖有其心，不好過門求見。珍生是個男子，心上思量道：『大人不相合，與我們孩子無干。』便時常過去走走，也不失親戚之義。姨娘可見，表妹獨不可見乎？就忽然破格起來，竟走過去拜謁。那裏知道這位姨翁預先立了禁約，却像知道的一般，竟寫幾行大字，貼在廳後道：

凡係內親，勿進內室，本衙止別男婦，不問親疎，各宜體諒。

珍生見了，就立住腳跟，不敢進去，只好對了管公請姨娘、表妹出來拜見。管公單請夫人見了一面，連小姐兩字，絕不提起。及至珍生再請，他又假示龍鍾，茫然不答。珍生默喻其意，就不敢固請。坐了一會，即便告辭。既去之後，管夫人問道：『兩姨姊妹，分屬表親，原有可見之理，爲甚麼該拒絕他？』管公道：『夫人有所不知，男女授受』

不親，這句話頭單爲至親而設。若還是陌路之人，他何由進我的門？何由入我的室？既不進門入室，又何須分別嫌疑？單爲礙了親情，不便拒絕，所以有穿房入戶之事。這分別嫌疑的禮數，就因此而起。別樣的瓜葛，親者自親，疎者自疎，皆有一定之理。獨有兩姨之子，姑舅之兒，這種親情，最難分別。說他不是兄妹，又係一人所出，似有一體之情，說他竟是兄妹，又是兩姓之人，並無同胞之義。因在似親似疎之間，古人委決不下，不曾註有定儀，所以涇渭難分。彼此互見，以致有不清不白之事，做將出來。歷觀野史傳奇，兒女私情，大半出於中表，皆因做父親的沒有真知灼見，竟把他當了兄妹，穿房入戶，難以隄防，所以混亂至此。我乃主持風教的人，豈可不加辯別，仍蹈世俗之陋規乎？夫人聽點了頭不已，說他講得極是。從此以後，珍生斷了癡想，玉娟絕了妄念，知道家人的言語印證不來，隨他像也得，不像也得，醜似我也得，好似我也得，一總不去討論他。忽然有一日，也是機緣湊巧，該當遇合。岸上不能相會，竟把兩個影子，放在碧波裏面，印證起來。有一首現成絕句，就是當年的情景。其詩云：

綠樹陰濃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塘。水晶廉動微風起，併作南來一味涼。

時當中夏，暑氣困人。這一男一女不謀而合，都到水閣上納涼。只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把兩座樓臺的影子，明明白白，倒豎在水中。玉娟小姐定睛一看，忽然驚駭起來，道：「爲甚麼我的影子，倒丟在他家？形影相離，大是不祥之兆。」疑惑一會，方纔了念頭，知道這個影子，就是平日想念的人。只因科頭而坐，頭上沒有方巾，與我輩婦人一樣。又且面容相同，故此疑他作我。想到此處，方纔要印正起來，果然一線不差，竟是自己的模樣。既不能獨擅其美，就未免要同病相憐，漸漸有個怨爺娘，不該拒絕親人之意。却說珍生倚欄而坐，忽然看見對岸的影子，不覺驚喜欲狂，凝眸細認一番，纔知道人言不謬。風流才子的公郎，比不得道學先生的令愛，意氣多而涵養少。那些童面習之學問，等不到第二次，就要試驗出來。輕輕的喚道：「你就是玉娟姐姐麼？好一副面容，果然與我一樣，爲什麼不合在一處，做了夫妻？」說話的時節，又把一雙玉臂，對着水中，却像要撈起影子，拿來受用的。

一般。玉娟聽了此言，看了此狀，那點親愛之心，愈加要歡動起來，也想要答他一句，回他一手。當不得家法森嚴，踰規越檢的話，從來不曾講過，背禮犯法之事，從來不曾做過，未免有些礙手礙口，只好把滿腹哀情，付之一笑而已。屠珍生的風流詭竅，是有傳授的，但凡調戲婦人，不問他肯不肯，只看他笑不笑，只消朱唇一裂，就是好音。這付同心帶兒，已結在影子裏面了。從此以後，這一男一女，日日思想納涼，時時要來避暑，又不許丫環伏侍，作伴追隨，總是孤憑畫欄，好將着影子說話。大約珍生的話多，玉娟的話少，只把小語傳情，使他不言而喻，只怕說出話來，被爺娘聽見，不但受鞭箠之苦，亦且有性命之憂。這是等一回，單說他兩個影子相會之初，虛空摹擬的情節，但不知見形之後，實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受罵翁代圖好事 被棄女錯害想思

却說珍生與玉娟自從相遇之後，終日在影子裏盤桓，只可恨隔了危牆，不能夠見面。偶然有一日玉娟因睡魔纏擾，起得稍遲，盥漱起來，已是已牌時候，走到水閣上去，不見珍生的影子，只說他等我不來，走到別處去了。誰想回頭一看，那個影子忽然變了真形，立在他玉體之後，張開兩手，竟要來攬抱他，這是什麼緣故？只爲珍生蓄了偷香之念，乘他未至，預先赴水過來，藏在隱僻之處，等他一到，就鑽出來下手。玉娟是個胆小的人，要說句私情話兒，尚且怕人聽見，豈有青天白日，對了男子做那不尷不尬的事，沒有人捉姦之理？就大叫一聲「阿呀」，如飛避了進去。一連三五日，不敢到水閣上去。看官要曉得這番舉動，還是提舉公家法森嚴，閨門謹飭的效驗，不然就有真賊實犯的事，做將出來，這段姦情，不但在影似之間而已了。珍生見他喊避，也吃了一大驚，翻身跳入水中，踉蹌而去。玉娟那番光景，一來出於倉皇，二來迫於畏懼，原不是有心拒絕他。過了幾時，未免有些懊悔，就草下一幅詩牋，藏在花瓣之內，又取一張荷葉，做了郵筒，使他入水不濡。張見珍生的影子，就丟下水去道：

「那」向人兒好生接了花瓣！珍生聽見驚喜欲狂，連忙走下樓去，拾起來一看，却是一首七言絕句，其詩云：
綠波搖漾最關情，何事虛無變有形？非是避花偏就影，只愁花動上金鈴。

珍生見了喜出望外，也和他一首，放在碧筒之上寄過去道：

惜春雖愛影橫斜，到底如看夢裏花；但得冰肌親玉骨，莫將修短問韶華。

玉娟看了此詩，知道他色膽如天，不顧生死，少不得還要過來，終有一場奇禍。又取一幅花牋，寫了幾行小字去禁止他道：

初到止於驚避，再來未卜存亡；吾翁不類若翁，吾死同於汝死！戒之戒之！

珍生見他回得決裂，不敢再爲佻健之詞，但寫幾句懇切話兒，以訂婚姻之約。其字云：

家範固嚴，杞憂亦甚，既杜桑間之約，當從冰上之言。所慮吳越相銜，朱陳難合，尙視徐覘動靜，巧覓機緣；但求一字之貞，便矢終身之義。

玉娟得此，放下了愁腸，又且合他本念，就把婚姻之事，一口應承。覆他幾句道：

旣刪鄭衛當續關雎，願深寤寐之求，勿惜參差之采。此身有屬，之死靡他，倘背厥盟，有如皎日！

珍生覽畢，欣慰異常，從此以後，終日在影中問答，形外追隨，沒有一日不做幾首情詩。做詩的題目，終不離個影字。未及半年，珍生竟把唱和的詩稿，彙成一帙，題曰合影，編放在案頭。被父母看見，知道這位公郎，是個肖子，不惟善讀父書，亦且能成母志，倒歡喜不過，要替他成就姻緣。只是逆料那個迂儒，斷不肯成人之美。管提舉有個鄉貢同年，姓路字子由，做了幾任有司，此時退歸林下。他的心體絕無一毫沾滯，既不喜風流，又不講道學，聽了迂腐的話，也不見攢眉，開了狎褻之言，也未嘗洗耳。正合着古語一句：「在不夷不惠之間。」故此與屠管二人，都相契厚。屠觀察與夫人商議，只有此老可以做得冰人，就親自上門求他作伐。說徹連襟與小弟素不相愛，

望仁兄以和羹妙手，調劑其間，使冰炭化爲水乳，方能有濟。路公道：「既屬至親，原該締好，當效犬馬之力。」一日會了提舉，問他：「令愛芳年，曾否許配？」等他回了幾句，就把觀察所托的話，婉婉轉轉說去，說得管提舉笑而不言，因有筆在手頭，就寫幾行大字，在几案之上道：

素性不諧，矛盾已久，方著絕交之論，難違締好之言。欲求親上加親，何雷夢中說夢？

路公見了，知道他不可再強，從此以後，就絕口不提。走去回覆觀察，只說堅執不允，把書檯回覆的話，隱而不傳。觀察夫婦就斷了念頭，要替兒子別娶。又聞得路公有個螟蛉之女，小字錦雲，才貌不在玉娟之下，另央一位冰入走去說合。路公道：「婚姻大事，不好單憑己意，也要把兩個八字合一合，若沒有刑傷損尅，方纔好許。」觀察把兒子的年庚封與媒人送去。路公拆開一看，驚詫不已。原來珍生的年庚，就是錦雲的八字，這一男一女，竟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的。路公道：「這等看來，分明是天作之合，不由人不許了。還有什麼狐疑？」媒人照他的話過來回覆，觀察夫婦歡喜不了，就瞞了兒子，定下這頭親事。珍生是個伶俐之人，豈有父母定下婚姻，全不知道的麼？要曉得這位郎君，自從遇了玉娟，把三魂七魄，都倒在這影子上去，影子便活潑不過，那副形骸肢體，竟像個死人一般。有時叫他也不應，問他也不答。除了水閣不坐，除了畫欄不倚，只在那幾尺地方走來走去，又不許一人近身，所以家務事情無由入耳，連自己婚姻定了多時，還不知道。倒是玉娟聽得人說，只道他背却前盟，切齒不已。寫字過來怨恨他，他纔有些知覺，走去盤問爺娘，知道委曲，就號呼痛哭起來，竟像小孩子撒賴一般，倒在爺娘懷裏，要死要活，便逼他去退親。又且痛恨路公，呼其名而辱罵。說：「姨丈不肯許親，都是他的鬼話，明明要我做女婿，不肯讓與別人，所以借端推托，若央別個做媒，此時成了好事，也未見得。」千鳥龜萬老賊，個個不了。觀察要把大義責他，只因驕縱慣了，整頓不起。又知道兒子的風流，原是看我的樣，我不能自斷情欲，如何禁止得他？所以一味優容，只勸他暫緩愁腸，待我替你畫策。珍生限了時日，要他一面退親，一面圖謀好事，不然

就要日尋短計，關係他的宗祧。觀察無可奈何，只得負荆上門，預先請過了罪，然後把兒子不願的話，直告路公。路公變起色來道：「我與你是何等人家，豈有已成婚姻，又行反覆之理？親友聞之，豈不唾罵？令郎的意思，既不肯與舍下聯姻，畢竟心有所屬，請問要聘那一家？」觀察道：「他的意思，注定了管門，知其必不可得，決要希圖萬一，以俟將來。」路公聽了，不覺掩口而笑，方纔把那日說親書檄回覆的話，直念出來。觀察聽了，不覺淚如雨下，嘆口氣道：「這等說來，豚犬兒的性命，決不姑留。小弟他日必爲若敖之鬼矣。」路公道：「爲何至此，莫非令郎與管小姐有甚麼勾當，故此分拆不開？」觀察道：「雖無實事，頗有虛情。兩副形骸，雖不會會，合那一對影子，已做了半載夫妻，如今情真意切，實是分拆不開。老親翁何以救我？」說過之後，又把合影編的詩稿，遞送與他，說是一本風流孽帳。路公看過之後，怒了一回，又笑起來道：「這樁事情雖然可惱，却是一種佳話。對影鍾情，從來未有其事，將來必傳。只是爲父母的不該便他至此，既已至此，那得不成就他？也罷，在我身上替他生出法來，成就這樁好事，甯可做小女不着，冒了被棄之名，替他別尋配偶罷。」觀察道：「若得如此，感恩不盡。」觀察別了路公，把這番話說與兒子知道，珍生轉憂作喜，不但不罵，又且歌功頌德起來。終日催促爺娘去求他，早籌良計。又親自上門，哀告不已。路公道：「這樁好事，不是一年半載做得來的，且去準備寒窗，再守幾年孤寡。」路公從此以後，一面替女兒別尋佳婿，一面替珍生巧覓機緣，把悔親的來歷，人家前絕不提。一來慮人恥笑，二來恐怕女兒也學道學人家的樣子，也要不尷不尬起來，倒說女婿不中意，恐怕誤了終身。自家要悔親別許，那裏知道兒女心多，倒從假話裏面弄出真事來。却說錦雲小姐未經悔議之先，知道才郎的八字與自己相同，又聞得那副面容俊俏不過，方且自慶得人，巴不得早完親事。忽然聽見悔親，不覺手忙腳亂，那些丫頭侍妾，又替他抱怨主人，說：「好好一頭親事，已結成了，又替他折開，使女婿上門哀告，只是不許。既然不許，就該斷絕了他，爲甚麼又應承作伐，把個如花似玉的女婿，送與別人？」錦雲聽見，痛恨不已，說：「我是他螟蛉之女，自然痛癢。」

不關，若還是親生自養，豈有這等不情之事？恨了幾日，不覺生起病來。俗語道：「說不出的纔是真苦，摸不着的纔是真痛。」他這番心事，就說不出，只好鬱在胸，所以結成大塊，攻治不好。男子要離絕婦人，婦人反思念男子，這種相思，自開關以來，不曾有人害得看官們看到此處，也要略停慧眼，稍掏愁眉，替他存想存想。未知這番尊障後來結果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墮巧計愛女嫁媒人 湊奇緣媒人賠愛女

却說管提舉的家範，原是謹嚴，又因路公來說親，增了許多疑慮，就把牆垣之下，池水之中，填以瓦礫，覆以泥土，築起一帶長堤。又時常着人伴守，不容女兒獨坐從此以後，不似形骸隔絕，連一對虛空影子，也分爲兩處。不得相親。珍生與玉娟又不約而同，做了幾首別影詩，附在原稿之後。玉娟只曉得珍生別娶，却不知道他悔親，深恨男兒薄倖，背了盟言，誤得自己，不上不下。又恨路公懷了私念，把別人的女兒，攘爲己有；媒人不做，倒反做起岳丈來；可見說親的話，並非忠言，不過勉強塞責，所以父親不許。一連恨了幾日，也懶懶的不茶不飯，生起病來。路小姐的相思，叫做錯害，管小姐的相思，叫做錯怪，害與怪，雖然不同，其錯一也。更有一種奇怪的相思，在屠珍生身上，一半像路，一半像管，却好在錯害錯怪之間，這是甚麼原故？他見水中牆下築了長堤，心上思量道：「他父親若要如此，何不行在築牆立柱之先，還省許多工料？爲甚麼到了此際，忽然多起事來？畢竟是他自己的意思，知道我聘了別家，竟要斷恩絕義，倒在爺娘面前討好，假粧個貞節婦人，故也教他築堤，以示決絕之意。也未曉得我爲他做了義夫，把說成的親事，都回絕了，依舊要想娶他。萬一此念果真，我這般癡情，向何處着落？聞得路小姐嬌艷異常，他的年庚，又與我相合，也不叫做無緣。今日年庚相合的，既回去了，貌面相似的，又娶不來，竟做了一事無成，兩相擔誤，好沒來由！」只因這兩條錯念，橫在胸中，所以他相思，更比二位佳人，害得詫異，想到

玉娟身上，就把錦雲當了仇人，說他是起禍的根，由時常在夢中咒罵。想到錦雲身上，又把玉娟當了仇人，說他是害人的種子。不住在暗裏嘮叨，弄得父母說張不是說李不是，只好聽其自然。却說錦雲小姐的病體愈重，路公擇壻之念彌堅。路公擇壻之念愈堅，錦雲小姐的病體越重。路公不解其意，只說他年大當嫁，恐有失時之嘆。故此憂鬱成病，只要選中才郎，成了親事，自然勿藥有喜。所以分付媒婆，引了男子上門終朝選擇，誰想引來的男子，都是些魍魎罔兩，丫環見了一個走進去形容體態，定要驚個半死。驚上幾次，那裏還有魂靈，只剩得幾莖死骨，一副枯骸，倒在床褥之間，懨懨待斃。路公見了，方纔有些着忙，細問丫環，知道他得病的來歷，就幡然自悔道：「婦人從一而終，原不該悔親別議。他這場大病，却害得不差都是我做爺的不是。當初屠家來退親，原不該就許他。如今既許出口，又不好再去強他。况且那椿好事，我已任在身上，大丈夫千金一諾，豈可自食其言？只除非是把兩頭親事，合做一頭，三個病入，串通一路，只瞞着老管一個，等他自做惡人。直等到好事做成，方纔使他知道，那時節生米煮成熟飯，要強也強不去了。只是大小之間，有些難處。」仔細想了一回，又悟轉來道：「當初娥皇女英，同是帝堯之女，難道配大舜，也分個妻妾不成？不過是姊妹相稱而已。」主意定了一面，叫丫環安慰小姐，一面請屠觀察過來商議，說有個兩便之方，既不令小女二夫，又不使管門失節，只是令郎有福，忒煞便宜。也是命該如此，觀察喜之不勝，問他計將安出。路公道：「貴連襟性情執拗，不便強之以情，只好欺之以理。小弟中年無子，他時常勸我立嗣，我如今只說立了一人，要聘他女兒爲媳，他念相與之情，自然應許。等他許定之後，我又說小女尙未嫁人，要招今郎爲壻，屈他做個四門親家，以終夙昔之好，他就要斷絕你，却也不得我的交情，許出了口，料想不好再許別人。待我選了吉日，只說一面娶親，一面贅壻，把二女一男，并且一處，使他各暢情懷，豈不是椿美事？」屠觀察聽了，笑得一聲，不覺拜倒在地，說他不但有回天之力，亦且有再造之恩，感頌不已。就把異常的喜信，報與兒子知道。珍生正在兩憂之際，得了雙喜之音，如何跳躍得住。他這種詫異相思，不是這

種詭異的方術，也醫他不好。錦雲聽了丫環的話，知道改邪歸正，不消醫治，早已拔去病根。只等那一男一女過來，他就好做女英之姊，大舜之妻。此時三個病人好了兩位。只苦得玉娟一個，有了喜信，究竟不得而知。路公會着提舉，就把做成的圈套去籠絡他。管提舉見女兒病危，原有早定婚姻之意；又因他是契厚同年，把不得聯姻締好，就滿口應承，不作一毫難色。路公怕他食言，過不上一二日，就送聘禮過門。既聘之後，又把招贅珍生的話露吐出來。管提舉口雖不言，心上未免不快，笑他明於求婚，暗於擇婿。前門進人，後門入鬼，所得不償所失。只因成事不說，也不去規諫他。玉娟小姐見說自己的情郎，費了路公之女，自己又要嫁入路門，與他同在一處，真是羞上加羞辱，中添辱，如何氣憤得了！要寫一封密札，寄與珍生，說明自家的心事，然後去赴水懸梁，尋個自盡。當不得丫環廝守，父母隄防，不但沒有寄書之人，亦且沒有寫書之地。一日丫環進來，傳話說路家小姐，聞得嫂嫂有病，要親自過來問安。玉娟得了此言，一發焦燥不已。只說他佔了我的情郎，奪了我的好事，恐我與他氣傲，故意把喜事遲遲，等不得我到，他家預先上門來羞辱，這番歹意，如何依允得他？他就催逼母親叫人過去回覆，那裏知道這位姑娘，並無歹意，要做個瞞人的喜鵲，飛入耳朵裏報信的。只因路公要完好事，知道這位小姐是道學先生的女兒，決不肯做失節之婦，聽見了許別人，不知就裏，一定要尋短計。若央別個寄信，當不得他門禁森嚴，三姑六婆，無由而入。只得把女兒權做紅娘，過去傳遞消息。玉娟見說回覆不住，只得隨他上門。未到之先，打點一副吃虧面孔，先忍一等羞辱，等他得志過了，然後把報仇雪恥的話去回覆他。不想走到面前，見過了禮，就伸出一隻嫩手，在他玉臂之上，捏了一把，却像別有哀情，不好對人說得，兩下心照的一般。玉娟驚詫不已，一茶之後，還引入房中，問他捏臂之故。錦雲道：「小妹今日之來，不是問安，實來報喜合影編的詩稿，已做了一部傳奇，目下就要團圓快了！只是正旦之外，又添了一腳小旦，你却不要多心。」玉娟驚問其故。錦雲把父親作合的始末，細述一番。玉娟喜個不了，只消一劑妙藥，醫好了三個病人。大家設定機關，單騙着提舉一個。路公選了好日，

一面抬珍生進門，一面娶玉娟入室，再把女兒請出洞房，湊成三美，一齊拜起堂來，真個好看。只見：

男同叔寶，女類夷光。品評姿容，却似兩朵瓊花，倚着一根玉樹，形容態度，又像一輪皎月，分開兩片輕雲。那一邊年庚相合，拿來比並，辯不清孰妹孰兄。這一對面貌同相，卸去冠裳，認不出誰男誰女。把男子推班出色，遇紅遇綠，到處成牌，用婦人換羽移宮，鼓瑟鼓琴，皆能合調。允矣無雙樂事，誠哉對半神仙。

成親過了三日，路公就准備筵席，請屠管二人會親。又怕管提舉不來，另寫一幅單牋，夾在請帖之內道：

『親上加親，昔聞戒矣。夢中說夢，姑妄聽之。今爲說夢主人，屈作加親創舉，勿以小嫌介意，致令大禮不成。再訂』

管提舉看了前面幾句，還不介意，直到末後一聯，又有『大禮』二字，就未免爲禮所拘，不好再設託詞。到了那一日，只得過來會親。走到的時節，屠觀察早已在座，路公舖下毡單，把二位親翁請在上首，自己立在下首。一同拜了四拜。又把屠觀察請過一邊，自家對了提舉深深叩過四首道：『起先四拜，是會親；如今西拜，是請罪。從前以後，凡有不是之處，俱望老親翁海涵。』管提舉道：『老親翁是個簡略的人，爲何到了今日，忽然多起禮數來？莫非因人而施，因小弟是個拘儒，故此也作拘儒之套麼？』路公道：『怎敢如此？小弟自說親以來，負罪多端，擢髮難數。只求念至親二字，多方原宥。俗語說得好：兒子得罪，父親也不過是負荆而已。何況兒女親親，小弟拜過之後，大事已完。老親翁要施責備，也責備不成了。』管提舉不解其意，還說是謙遜之詞，只是說過之後，階下兩邊鼓樂，一齊吹打起來，竟像轟雷震耳，莫說兩人對語，絕不聞聲，就自己說話，也聽不出一字。正在喧鬧之際，又有許多侍妾，簇擁了對半新人，早已步出畫堂，立在毡單之上，俯首躬身，只等下拜。管提舉定睛細看，只見女兒一個立在左手，並着兩位新人，却不見自己的女婿。就對着女兒高聲大喊道：『你是何人，竟立在姑夫左手？不惟禮數欠周，亦且渾亂不雅，還不快走開去。』他便叫喊得慌，並沒有一人聽見。這一男一女，低頭竟拜。管提

舉掉轉身來，正要迴避，不想二位親翁走到，每人拉住一邊，不但不放他走，亦且不容回拜，竟兩塊夾板，夾住身子的一般，端端正正，受了一十二拜。直到拜完之後，三位新人一齊進去，方纔分付樂工住了吹打，管提舉變色而道：「說小女拜堂，令郎爲何不見？令婿與令愛與小弟，並非至親，豈有受拜之禮？這番儀節，小弟不解，老親翁請道其故。」路公道：「不瞞老親翁說，這位令姨姪，還是小弟的螟蛉，小弟的螟蛉，就是親翁的令婿；親翁的令婿，又是小弟的東床。他一身充了三役，所以方纔行聘，拜了三四一十二拜，老親翁是個至明至聰的人，難道還不懂着？」管提舉想了一會，正辯不清，又對路公道：「這些說話，小弟一字不解，纏來纏去，不得明白。難道今日之來，不是會親，竟在這裏做夢不成？」路公道：「小東上面已曾講過，今爲說夢主人，就是爲此，要曉得說夢二字，原不是小弟創起。當初替他說親，蒙老親翁書檯回覆，那時節早已種下夢根了。人生一夢耳，何必十分認真！勸你將錯就錯，完了這場春夢罷。」提舉聽了這些話，方纔省悟，就問他道：「老親翁是個正人，爲何行此瞞昧之事？就要做媒，也只該明講，怎麼設定圈套，弄起我來？」路公道：「何嘗不來明講？老親翁並不回言，只把兩句話兒示之以意，却像要我說夢的一般，所以不復明言，只以便宣行事。若還自家弄巧，單騙令愛一位，使親翁做了愚人，這種案就逃不去了。如今捨得自己，贏得他人，方纔拜堂的時節，還把令愛立在左手，小女甘就下風，這樣公道拐子，折本媒人，世間沒有第二個！求你把貴人之念稍寬一分，全了忠恕之道罷。」提舉聽到此處，顏色稍和，想了一會，又問他道：「敝連襟舍了小女，怕沒有別處求親，老親翁除了此子，也另有高門納聘，爲甚麼二女配了一夫，定要陷人以不義？」路公道：「其中就裏，只好付之不言。若還根究起來，只怕方纔那四拜，老親翁該賠還；小弟倒要認起不是來。」提舉聽到此處，又從新變起色來道：「小弟有何不是，快請說來！」路公道：「只因府上的家範，過於嚴謹，使男子婦人，不得見面，所以鬱出病來。別樣的病，只害自己一個，不想令愛的尊恙，與時災疫症一般，一家過到，一家蔓延不已。起先過與他，後來又過與小女，幾乎把三條性命，斷送了一時。小弟

要救小女，只得預先救他，既要救他，又只得先救命，所以把三個病人合來住在一處，纔好用藥調理。這就是聯姻締好的緣故。老親翁不問，也不好直說出來。『提舉聽了，一發驚詫不已，還把自己坐的交椅，一步一步挪近前來，就着路公，好等他說明就裏。路公怕他不服，索性說個盡情，就把對影鍾情，不肯別就始末，一原二故，細說出來，氣得他面如土色，不住的咒罵女兒。路公道：『姻緣所在，非人力之所能爲，究竟令愛守貞不肯失節，也還是家教使然。如今業已成親，也算做既往不咎了。還要怪他做甚麼？』提舉道：『這等看來，都是小弟治家不嚴，以致如此。空講一生道學，不會做得個完人，快取酒來，先罰我三杯，然後上席。』路公道：『這也怪不得親翁從來的家法，只能痴形，不能痴影，這是兩個影子做出事來，與身子無涉，那裏管得許多？從今後也好使治家的人知道，這番公案連影子也要隄防，決沒有露形之事了。』又對觀察道：『你兩個的是非曲直，畢竟要歸重一邊。若還府上的家教與貴連襟一般，使令公郎有所畏懼，不敢胡行，這樁詫事，就斷然沒有了。究竟是你害他，不是他累你，不要因令公郎得了便宜，倒說風流的是道學的，不是把是非曲直，顛倒過來，使人喜風流而惡道學，壞先輩之典型。取酒過來，罰你三大學，以服貴連襟之心，然後坐席。』觀察道：『講得有理，受罰無辭。』一連飲了三杯，還作揖賠個不是，方才坐席飲酒，盡歡而散。從此以後，兩家釋了芥蒂，相好如初。過到後來，依舊把兩院并爲一宅，就將二座水閣，做了金屋，以貯兩位阿嬌。題曰：合影以成其志，不但折去牆垣，掘開泥土，等兩位佳人互相盼望，又架起一座飛橋，以便珍生之來往，使牛郎織女，無天河銀漢之隔，後來珍生聯登二榜，人了詞林，位到侍講之職。這段逸事，出在胡氏筆談，但係抄本，不曾刊板行世，所以見者甚少。如今編做小說，還不能取信於人，只說道：十二座亭臺，都是空中樓閣也。

【評】影兒裏情郎，畫兒裏愛寵，此傳奇野史中兩個絕好題目。作畫中愛寵者，不止十部傳奇，百回野史。邇來隨成惡套，觀者厭之，獨有影兒裏情郎，自關漢卿出題之後，幾五百年並無一人交卷，不期今日始讀。

異書，但恨出題者未得一見，若得一見，必於西廂之外，又增一部填詞，不但相思害得稀奇，團圓做得熱鬧，即捏臂之關目，比傳書遞柬者，更好看十倍也。

奪錦樓

第一回 生二女連吃四家茶 娶雙妻反合孤鸞命

一馬一鞍有例，半子難招雙塔；失口便傷倫，不俟他年，改配成對成對，此願也難輕遂。右調如夢令。這首詞，單爲亂許婚姻，不願兒女終身者作。常有一個女兒，以前許了張三，到後來算計不通，又許了李四，以致爭論不休，經官動府，把跨鳳乘鸞的美事，反做了鼠牙雀角的訟端。那些官斷私許，都說他後來改許的不是。據我看來，此等人的過失，倒在第一次輕許，不在第二番改諾。只因不能慎之於始，所以不得不變之於終。做父母的，那一個不願兒女榮華，女婿顯貴？他改許之意，原是爲愛女不過，所以如此，並沒有甚麼歹心。只因前面所許者，或賤或貧，後面所許者，非富即貴，這點勢利心腸，凡是擇婿之人，個個都有，但要用在未許之先，不可行在既許之後。未許之先，若能夠真正勢利，做一個趨炎附勢的人，遇了貧賤之家，決不肯輕許，甯可遲些日子，要等個富貴之人，這位女兒就不致輕易失身，倒受他勢利之福了。當不得他預先盛德，一味要做古人，置食賤富貴於不論。及至到既許之後，忽然勢利起來，改弦易轍，毀裂前盟，這位女兒就不能自安其身，反要受他盛德之害了。這番議論，無人敢道，須讓我輩胆大者言之。雖係末世之言，即使聞於古人之耳，不以爲無功而有罪也。如今說件輕許婚姻之事，兼表一位善理詞訟之官，又與世上嫁錯的女兒，伸一口冤氣。明朝正德初年，湖廣武昌府江夏縣有個魚行經紀，姓錢名小江，娶妻邊氏，夫妻兩口，最不和睦。一向艱於子嗣，到四十歲上，同胞生下二女。

止差得半個時辰。世上的人都說兒子像爺，女兒像母，獨有這兩個兒女，不肯蹈襲成規，另創一種面目，竟像別人家兒女，抱來撫養的一般。不但面貌不同，連心性也各別。父母極醜極愚，女兒極標致極聰明。到十歲之外，就像海棠着雨，菡萏經風，一日斌媚一日。到了十四歲上，一發使人見面不得。莫說少年子弟，看了無不消魂。就是六七十歲的老翁，瞥面看見，也要說兩聲愛死愛死，資性極好，只可惜不會讀書，但能寄賬打算而已。至於女工針指，一見就會，不容人教。穿的是縞衣布裙，戴的是銅簪錫珥，與富貴人家女兒立在一處，偏要把他比並下來，旁邊議論的人，都說縞布不讓綺羅，銅錫不輸金玉。只因他搶眼不過，就使有財有力的人家，多算多謀的子弟，都羣起而圖之。小江與邊氏，雖是夫妻兩口，却與仇敵一般。小江要許人家，又不容邊氏做主。邊氏要招女婿，不使小江與聞。兩個我瞞着你，你瞞着我，都在人背後做事。小江的性子，在家裏雖然倔強，見了外面的朋友，也還藹然可親，不像那邊氏來得潑悍，動不動要打上坊街罵斷鄰里。那些做媒的人，都說丈夫可欺，妻子難惹；求男不如求女，瞞妻不若瞞夫。所以邊氏議親的人家，都在小江議就的前面兩個兒女，各選一個女婿，都叫他揀了吉日，竟送聘禮上門。不怕他做爺的不管，幸得他預先知道，又要嫌張嫌李，不容我們做主張。有幾個曉事的人，說女兒許人家，全憑父親做主，父親許了，就是做娘的不依，也還有狀詞可告，沒有做官的人也爲悍婦所制，倒去丟了男子漢，憑內眷施爲之理。就要別央媒人，對小江說合，當不得做媒的人都欺善怕惡，叫他瞞了邊氏，就個個頭疼不敢招架，都說得罪於小江，等他發作的時節，還好出頭分理，就受些凌辱，也好走去稟官。得罪了邊氏，使他發起性來，男不與婦敵，莫說被他咒罵，不好應聲，就是揮上幾拳，打上幾掌，也只好忍病受苦，做個唾面自乾。難道好打他一頓，告他一狀不成？所以到處央媒，並無一人肯做，只得自己對着小江說起求親之事。小江看見做媒的人，只問妻子不采問他，大有不平之意。如今聽見求親二字，就是空谷足音，得意不過，自然滿口應承，那裏還去論好歹？那求親的人，又說衆人都怕令正，不肯做媒，却怎麼處？小江道：「兩家沒人通好，所以用

着冰人；如今我親口許了，要甚麼媒人？求親的人得了這句話，就不勝之喜。當面選了吉日，要送盤盒過門。小江的主意，也要與妻子一般，預先並不通知，直待臨時發覺，不想好日多同，四姓人家的聘禮，都同一時一刻，送上門來。鼓樂喧天，金珠羅列，辯不出誰張誰李。還只說送聘的人家，知道我夫妻不睦，惟恐得罪了一邊，所以一姓人家，備了兩副禮物，一副送與男子，一副送與婦人，所謂甯可多禮，不可少禮。及至取帖一看，誰想眷侍教生之下，一字也不肯雷同，倒寫得錯綜有緻。頭上四個字合念起來，正合着百家姓一句，叫做趙錢孫李。夫妻兩口，就不覺四目交睜，兩聲齊發。一邊說：『我至戚之外，那裏來這兩門野親？』邊氏道：『我喜盒之旁，何故增這許多牢食？』小江對着邊氏說：『我家主公，不發回書，誰敢收他一盤一盒？』邊氏指着小江說：『我家主婆，不許動手，誰敢接他一線一毫？』丈夫又問妻子說：『在家從父，出嫁從夫，若論在家的女兒，也該是我父親爲政。若論出嫁的妻子，也該是我丈夫爲政。你有什裏道理，輒敢胡行？』妻子又問丈夫說：『娶媳由夫，嫁女由母，若還是娶媳婦，就該由你做主；目今自嫁女兒，自然由我做主。你是何人，敢來攙越？』兩邊爭競不已，要廝打起來，虧得送禮之人，一齊隔住，使他近不得身，交不得手。邊氏不由分說，把自己所許的點着禮單，件件都替他收下，央人代寫回帖，打發來人去了。把丈夫所許的都叫人推出門外，一件不許收。小江氣憤不過，偏要扯進門來，連盤連盒，都替他倒了，自己寫了回帖，也打發來人出門。小江知道這兩頭親事，都要經官，且把告狀來做好了，末着先以早下手爲強，就分付親翁叫他快選吉日，多備燈籠火把，僱些有力之人，前來搶奪。且待搶奪不去，然後告狀，也未爲遲。那兩姓人家，果然依了此計，不上一兩日，就選定婚期，僱了許多打手，隨着轎子前來，指望做個萬人之敵。不想男兵易鬪，女帥難降，只消一個邊氏，捏了門鬥的槓子，橫驅直掃，竟把過去的人役，殺得片甲不留。一個個抱頭鼠竄，連花燈彩轎燈籠火把，都丟了一半下來，叫做借寇兵而齎賊糧。被邊氏留在家中，爲將來遺嫁之用。小江一發氣憤不過，就催兩位親翁速去告狀。親翁知道，狀詞難寫，沒有把母親告做被犯，親家填做干

證之理。只得做對頭不着，把打壞家人的事都歸併在他身上，做個師出有名，不由縣斷往府堂告理。准出之後，小江就遞訴詞一紙，以作應兵，好替他當官說話。那兩姓人家，少不得也具訴詞，恐怕有夫之婦，不便出頭，把他做頭名干證，說是媳婦的母親，好待官府問他。彼時太守缺員，乃本府刑尊署印，刑尊到任未幾，最有賢聲，是個青年進士，准了這張狀詞。不上三日，就懸牌提審。先喚小江上去，盤駁了一番，然後審問四姓之人，具狀上有名的媒妁，只除邊氏不叫，因他有丈夫在前，只說丈夫的話與他所說的一般，沒有夫妻各別之理。那裏知道被告的干證，就是原告干證的對頭，女兒的母親，就是女婿丈人的讎敵，只見人說會打官司，同筆硯，不會見說會打官司共枕頭。邊氏見官府不叫，就高聲喊起屈來。刑尊只說喚他上去，邊氏指定了小江說：「他雖是男人，一些主意也沒有，隨人哄騙，不顧女兒終身。他所許的人，都是地方上的光棍，所以小婦人便宜行事，不肯容他做主。求老爺從公判斷。」刑尊聽了，只說他情有可原，又去盤駁小江。小江說：「妻子悍潑異常，只會欺凌丈夫，並無一長可取。別事欺凌還可容恕，婚姻是椿大典，豈有丈夫退位，讓妻子專權之理？」刑尊見他也說得是，難以解分，就對他二人道：「論起理來，還該是丈夫做主，只是家庭之事，儘有出於常理之外者，不可執一而論。待本廳喚你女兒到來，且看他意思，何如，還是說爺講的是，娘講的是？」二人磕頭道：「正該如此！」刑尊就出一枝火簽，差人去喚他女兒。喚他去喚，只說他父母生得醜陋，料想茅茨裏面開不出好花，還怕一代不如一代，醜到甚麼地步。方纔底止，就辦一副吃驚見怪的面孔，在堂上等他。誰想二人走到，竟使滿堂書吏與皂快人等，都不避官法，一齊挨擠攏來，個個伸頭，人人着眼，竟像九天之上，掉下個異寶來的一般。至於堂上之官，一發神搖目定，竟不知二位神女，從何處飛來，還虧得簽差稟了一聲說：「某人的女兒拿到！」方纔曉得茅茨裏面開出來的異花，不但後代好似前代，竟好到沒影的去處。方纔底止，驚駭了一會，就問他道：「你父母二人，不相知會，竟把你們兩個，許了四姓人家。及至審問起來，父親又說母親不是，母親又說父親不是。古語道得好：清官難斷家務。」

事，要叫你來問平昔之間，還是父親做人好，還是母親做人好？這兩個女兒平日最是害羞，看見一個男子，尚且思量躲避，何況滿堂之人，把幾百雙眼睛，釘在他二人身上，恨不得掀開官府的桌圍，鑽將進去，權躲一刻。誰想官府的法眼，又比衆不同，分外分明。看之不足，又且問起話來，叫他滿面嬌羞，如何答應得出？所以刑尊問了幾次，他並不作聲，只把面上的神色，做了口供，竟像他父母二人，都有些不是，爲女兒者，不好說得的一般。刑尊默喻其意，思想這樣絕色女子，也不是將就男人，可以配得來的。如今也不論父親許母親許的，只把那四個男子，一齊拘了來，替他比比並，只要配得過，就斷與他成親便了。算計已定，正要出簽去喚男子，不想四個犯人，一齊跪上來稟道：『不須老爺出簽，小的們的兒子，都現在二門之外，防備老爺判親與他，故此先來等候，待小的們自己出去，把人喚進來就是了。』刑尊道：『既然如此，快出去喚來。』只見四個人去不多時，各人扯着一個，走進來稟道：『這就是兒子，求老爺判親與他。』刑尊搖起頭來，把四個後生一看，竟像一對父母所生，個個都是奇形怪狀，莫說標致的沒有，就要選個四體俱全，五官不缺的，也不能夠。心上思量道：『二女之夫，少不得出在這四個裏面，矮子隊裏選將軍，叫我如何選得出？不意紅顏薄命，一至於此。』嘆息了一聲，就把小江所許的，叫他跪在東首，邊氏所許的，叫他跪在西首，然後把兩個女兒，喚來跪在中間，對他分付道：『你父母所許的人，都喚來了。起先問你，你既不肯直說，想是一來害羞，二來難說父母的不是。如今不要你開口，只把頭兒略轉一轉，分出個向背來。要嫁父親所許的，就向了東邊；要嫁母親所許的，就向了西邊。這一轉之間，關係終身大事，你兩個的主意，須要定得好。』說了這一句，連滿堂之人，都定睛不動，要看他轉頭。誰想這兩位佳人，起先看見男子進來，倒還左顧右盼，要看四個人的面容。及至見了奇形怪狀，都低頭合眼，暗暗的墜起淚來。聽見官府問他，也不向東，也不向西，正正對了官府，就放聲大哭起來，越問得勤，越哭得急，竟把滿堂人的眼淚，都哭出來。個個替他稱冤叫苦。刑尊道：『這等看起來，兩邊所許的，各有些不是，你都不願他的了。』老爺心上也正替你驕

踏，沒有這兩個人都配那村夫俗子之理。你且跪在一邊，我自處治。」叫了他父母上來，小江與邊氏一齊跪到案桌之前，聽官分付。刑尊把案桌一拍大怒起來道：「你夫妻兩口，全沒有一毫正經，把兒女終身視爲兒戲。既要許親，也該大家商議商議，看女兒女婿配得上爲甚麼把這樣標致女兒都配了這樣？女婿你看方纔這種哭法，就知道配成之後，得所不得所了。還虧得告在我這裏，除常律之外，另有一個斷法。若把別位官兒定要拘泥成格，判與所許之人，這兩條性命，就要在他筆底勾消了！如今兩邊所許的，都不作准，待我另差官媒，與他作合，定要嫁個相配的人。我今日這個斷，也不是曲體私情，不循公道，原有一番至理，待我做出審單，與衆人看了，你們自然心服。說完之後，就提起筆來寫出一篇讞詞道：——

審得錢小江與妻邊氏，一胞生二女，均有姿容，人人欲得以爲婦。某某等希冀聯姻，非一日矣。因其夫婦異心，各爲婚主。媚竈出奇者，旣以結締欺男爲得志；盜鈴取勝者，又以掩中襲外爲多功。遂致兩不相聞，多生註誤。二其女而四其夫，旣少分身之法；東家食兮西家宿，亦非調俗之方。相女配夫，怪妍媸之太別；審音察貌，憐痛楚之難勝。是用以順情理，破格行仁，然亦不敢枉法以行私，仍效引經而折獄。六禮同行，三茶共設，四婚何以並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者均不可少。茲審邊氏所許者，雖有媒言，實無父命，斷之使就，慮開無父之門。小江所許者，雖有父命，實無媒言，判之使從，恐闢無媒之徑。——均有妨於古禮，且無裨於今人。四男別締絲羅，二女非其伉儷，寧使噬臍於今日，無令反目於他年。此雖救女之苦心，抑亦算男之善策也。各犯免供，僅存此案。

做完之後，付與值堂書吏，叫他對了衆人，高聲朗誦一遍，然後把衆人逐出一概免供。又差人傳諭官媒，替二女別尋佳婿，如得其人，定要領至公堂面相一過，做得他的配偶，方許完姻。官媒尋不幾日，領了許多少年私說好，當官都相不中。刑尊就別生一法，想在文字之中，替他擇婿，方能夠才貌全雙。恰好山間的百姓，拿着一對活

鹿，解送他，正合刑尊之意，就出一張告示，限於某月某日，舉考生童，叫生童於卷面之上，把「已冠未冠」四個字，改做「已娶未娶」。說本年鄉試不遠，要識英才於未遇之先，特縣兩位淑女，兩頭瑞鹿，做了錦標，與衆人爭奪。已娶者，以得鹿爲標，未娶者，已得女爲標。奪到手者，卽是本年魁解。考場之內，原有一所空樓，刑尊喚邊氏領着二女，住在樓上，把二鹿養在樓下，暫懸一匾名曰「奪錦樓」。告示一出，竟把十縣的生童，引得人人興發，個個心癢。已娶之人，還只從功名起見，搶得活鹿到手，止不過得個彩頭。那些未娶的少年，一發踴躍，不過未曾折桂，先有了月裏嫦娥，縱不能夠大富貴，且先落個小登科。到了考試之日，恨不得把心肝五臟，都嘔出來，好換這兩名絕色。考過之後，個個不想回家，都擠在府前等案。只見到三日之後，發出一張榜來，每縣只取十名，聽候覆試。那些取着的，知道此番覆效，不在看文字，單爲選人才，生得標致的，就有幾分機括了。到覆試之日，要做新郎的，倒反做了新娘，一個個都去塗脂抹粉，走到刑尊面前，還要扭扭捏捏，裝些身分出來，好等他相中，規模，取作案首。誰想這位刑尊，不但善別人才，又且長於風鑑，既要看他妍媸好歹，又要決他富貴窮通，所以在唱名的時節，逐個細看一番，把硃點做了記號，高低輕重之間，就有尊卑前後之別。算完之後，又分付禮房，叫到次日清晨，喚齊鼓樂，待我未曾出堂的時節，先到「奪錦樓」上，迎了那兩個女子，兩頭活鹿出來，把活鹿放在府堂之左，那兩個女子坐着碧紗彩轎，停在府堂之右，再備花燈鼓樂，好送他出去成親。分付已畢，就回衙閱卷。及至到了次日清晨，掛出榜來，只取特等四名，兩名已娶，兩名未娶，以充奪標之選。其餘一等二等，俱在給賞花紅之例。已娶得鹿之人，不過是兩名陪客，無甚關係，不必道其姓名。那未娶兩名，一個是已進的生員，姓袁，名士駿，一個是未進的童生，姓郎，名志遠。凡是案上有名的，都齊入堂府聽候發落。聞得東邊是鹿，西邊是人，大家都含東就西，去看那兩個國色，把半個府堂，擠做人山人海。府堂東首，止得一個生員，立在兩鹿之旁，徘徊太息，再不去看婦人。滿堂書吏，都說他是已娶之人，考在特等裏面，知道女子沒分，少不得這兩頭活鹿，有一頭到他，所以預爲之計，要把輕

重肥瘦，估量在胸中，好待臨時牽取。誰想那邊的秀才，走過來一看，都對他拱拱手道：「袁兄恭喜！這兩位佳人，定有一位是尊嫂了！」那秀才搖搖手道：「與我無干！」衆人道：「你考在特等第一，又是未娶的人，怎麼說與你無干？」那秀才道：「少頃見了刑尊，自知分曉。」衆人不解其故，都說他是謙遜之詞。只見三榔已畢，刑尊出堂，案上有名之人，一齊過去拜謝，刑尊就問：「特等諸兄，是那幾位，請立過一邊，待本廳預先發落。」禮房聽了這一句，就高聲唱起名來。袁士駿之下，還該有三名特等，誰想止得兩名，都是已娶。臨了一名，不到是個未娶的童生。刑尊道：「今日有此盛典，這生爲甚麼不來？」袁士駿打一恭道：「這是生員的密友，住在鄉間，不知太宗師今日發落，所以不會趕到。」那刑尊道：「你就是袁士駿麼？好一分天才！好一枝秀筆！今科決中無疑了。這兩位佳人，實是當今的國色，今日得配才子，可謂天付良緣了。」袁士駿打一躬道：「太宗師雖有盛典，生員是薄命之人，不能享此奇福，求另選一名挨補，不要誤了此女終身。」刑尊道：「這是何事，也要謙讓起來？」叫禮房去問那兩個女子，是那一位居長，請他上來與袁相公同拜花燈。袁士駿又打躬止住，禮房叫他不要去，喚刑尊道：「這是甚麼緣故？」袁士駿道：「生員命犯孤鸞，凡是聘過的女子，都等不到過門，一有成議，就得暴病而死。生員纔滿二旬，已會誤死六個女子，凡是推算的星家，都說命中沒有妻子，該做個僧道之流。如今雖列衣冠，不久就要棄儒歸墨，所以不敢再誤佳人，以重寒儒的罪孽。」刑尊道：「那有此事？命之理微，豈是尋常星士推算得出的？就是幾番虛聘，也是偶然，那有因噎廢食之理？兄雖如此，學生斷不肯依。只是一件，那第四名志遠爲甚麼不到？一來選了良時吉日，要等他來做親，二來覆試的筆跡，與原卷不合，還要面試一番。他今日不到，怎麼處？」袁士駿聽了這句話，又深深打一躬道：「生員有句隱情，論理不該說破，因太宗師見論及此，若不說明，將去成就過失了。這個朋友，與生員有八拜之交，因他貧不能娶，有心要成就他，前日兩番的文字，都是生員代作的。初次是他自謄，第二次因他不來，是生員代寫的。還只說兩卷之內，或者取得一卷，就是生員的名字，也要把親

事誣他。不想都蒙特拔，極是傲倖的了！如今太宗師明察秋毫，看出這種弊端，萬一查究出來，倒把爲友之心，變作累人之具。所以不敢不說，求太宗師原情恕罪，與他一體同仁。」刑尊道：「原來如此，若不虧兄說出，幾乎誤了一位佳人！既然如此，兩名特等，都是兄考的，這兩位佳人都該是兄得了。富貴功名，倒可以冒認得去。這個國色大香，不是人間所有，非真正才人不能消受，斷然是假借不得的。」叫禮房快請那兩位女子過來，一齊成親。袁士駿再三推却說：「命犯孤鸞，得一個女子，尙且壓他不住，何況兩位佳人？」刑尊笑起來道：「今日之事，倒合着吾兄的尊造了！所謂命犯孤鸞者，乃是單了一人，不變成雙之意。若還是一男一女，做了夫妻，倒是雙而不單，恐於尊造有礙！如今兩女一男，除起一雙，就要單了一個，豈不是命犯孤鸞？這等看起來，信乎有命！從今以後，再沒有蘭摧玉折之事了。」他說話的時節，下面立了無數的諸生，見他說到此處，一齊贊頌起來說：「從來帝王師相，都可以爲人造命。今日這段姻緣，出於太宗師的特典，就是替兄造命了。何況有這個解法？又是至當不易之理。袁兄不消執意，竟與那兩位尊嫂，一同拜謝，就是了。」袁士駿無可奈何，只得勉強上命，曲狗與情，與兩位佳人，立做一處，對着大恩人，深深拜了四拜。然後當堂上馬，與兩乘彩轎，一同迎了回去。去之後，方纔分賜瑞鹿，賞給花紅。衆人看了袁士駿，都說上界神仙之樂，不能有此。總虧了一位刑尊，實實的憐才好士，纔有這般盛舉。當年鄉試，這四名特等之內，恰好中了三位。只聯捷得一個，就是奪着女標的人。所遺的一個，原不是真才代筆的中了，也是與他中了一般。後來三個人，都崇拜刑尊識拔之恩。刑尊爲此一事，賢名大噪。於都後來欽取入京，做了兵科給事。袁士駿出翰林散館，也做了臺中，與他同在兩衙門，意氣相投，不啻家人婦子。古語云：「惟英雄能識英雄。」此言真不誣也。

【評】刑尊之判姻事，人皆頌其至公無私。以予論之，全是一團私意。其喚四堵上堂，分列左右，而令二女居中，使之自分向背，此是一段公心。及觀二女不向左右，止以嬌面向己，號啕痛哭，分明是不嫁兩人，願嫁

老爺之意。蓋因女子無知，不諳大義，謬謂做官之人，亦可娶民間婦也。刑尊默識其意，而辭親話頭，不使出之於口，是以屏絕四人，而於多士之中，擇一才貌類已，不日爲官者，以自代。此與鄭侯舉曹參同意，謂之曲體民情則可；謂善秉公道，而不可。然推此一念，以臨民，又自不爲無濟。如民欲父我，我卽舉一人子之；民欲歸我，我卽舉一人弟之；民欲神明戶祝我，我卽分任數人以維持保佑之；爲方莫善於此，又不得以一事之隱哀，而塞千萬人受福之路也。」

三與樓

第一回 造園亭未成先賣 圖產業欲娶姑弟

茅庵改姓屬朱門，抱取琴書過別村；自起危樓還自賣，不將蕩產累兒孫。
百年難免屬他人，賣舊如何自賣新；松竹梅花都入券，琴書雞犬南隨身。
壁間詩句休言值，橋外雲衣不算緡；他日或來開眺望，好呼舊主作嘉賓。

這首絕句，與這首律詩，乃明朝一位老人，爲賣樓別產而作。賣樓是樁苦事，正該嗟嘆不已，有甚麼快樂，倒反形諸歌咏，要曉得世間的產業，都是個傳舍茅廬，沒有千年不變的江山，沒有百年不賣的樓屋。與其到兒孫手裏爛賤的送與別人，不若自尋舊主，還不虧折。卽便賣不得價，也還落個慷慨之名，說他施恩仗義。但不是被人談論，若使兒孫賤賣，就有許多議論出來，說廢祖父之遺業不孝，割前人之所愛，不仁；昧創業之艱難，不智；這三個惡名，都是創家立業的祖父，帶累他受的。倒不如片瓦不留，卓錫無地之人，反使後代兒孫，白手創起家來，還個個不借尺土的美號。所以爲人祖父者，到了桑榆暮景之時，也要回轉頭來，把後面之人，看一看，若還規模舉

勳不像個守成之子，倒不如預先出脫，省得做敗子封翁，受人譏諷。從古及今，最著名的達者，只有兩位：一個叫做唐堯，一個叫做虞舜。——他見兒子生得不肖，將來這分產業，少不得白送與人，不如送在自家手裏，還合着古語二句叫做「寶劍贈烈士，紅粉贈佳人」。若叫兒孫代送，快尋一個好受主，少不得你爭我奪，動起干戈。莫說兒子如婦人有住場，連自己兩座坟山也保不得不來侵擾。有天下者，尚且如此，何況平人？我如今再說一位達者，一個愚人，與庶民之家，做個榜樣。這兩分人家的產業，還抵不得唐堯的屋，相去天淵，豈可爲同源異派之鑒耳。明朝嘉靖年間，四川成都府成都縣，有個暴發富翁，姓唐號王川。此人儘有田土之多，有了錢財，只喜買田置地，再不起這樓房，連動用的家伙，也不肯多置一件。至若衣服飲食，一發與他無緣了。他的本心，只爲多圖生利。說良田美產，一進了戶，就有花利進來，可以自上。仕大樓房什物，不惟無利，且愁有回祿之災，一遇化爲烏有，大家衣服一美，就有不趣之人走來借穿，飲食一豐，就有托熟之人坐來討喫，不若自安。他拿定這個主意，所以除了置買田產之外，他多不喜。衆人見他慳吝太過，都在背後料他說古語有云：「鄙嗇之極，必生奢男。」少不得有後代出來，替他變古爲今，使唐風儉不到底。誰想生出來的兒子，又能酷肖其父，自小蚤緣入學，是個白衣秀才。飲食也不求豐，衣服也不求修，器玩也不求精，獨有房屋一事，却諸願不同，不肯安於儉樸。看見所住之屋，與富貴人家的坑廁一般，自己深以爲恥。要想做「肯堂肯構」之事，又怕興工動作，所費太多。聞得人說起新不如買舊，就與父親商量議道：「若置得一所美屋，做了住居，再尋一座花園，做了書室，生平之願足矣。」玉川思想做封君，只得要奉承兒子，不知不覺，就變起常性來。回覆他道：「不要性急，一座連園帶屋的門面，就在這里巷之中，還不會起造得好，少不得造完之日，就是變賣之期。我和你略等一等，就是了。」兒子道：「要賣就不起，要起就不賣，那有起造得完，就有變賣之理？」玉川道：「這種決竅，你那裏得知有萬金田產的人家，纔起得千金的屋宇，若無錢造屋，就叫做樹大無根，少不得被風吹倒。何況這分人家，沒有百畝田產，忽想造屋，叫

做無根之林，不待風吹，自然會倒的了。何須問得？」兒子聽見了這句話，說他是不朽名言，依舊學了父親，只去求田，不來問舍，巴不得他早完一日，等自己過去替他落成。原來財主的算計，再不會到後來果應其言，念着詩經二句：「維鷗有巢，維鳩居之。」那個造屋之人，乃靈華後裔，姓虞，名灝，字素臣，是個愛讀書不求聞達的高士。只因疎懶成性，最怕應酬，不是做官的材料，所以無意功名，寄情詩酒，要做個不衫不履之流。他一生一世，沒有別的嗜好，只喜歡起造園亭。一年到頭，沒有一日不起工作，所造之屋，定要窮精極雅，不類尋常。人生一世，任你良田萬頃，厚祿千鍾，堅金百鈞，都是他人之物，與自己無干。只有三件器皿，是實在受用的東西，不可不求精美。那三件呢？日間所住之屋，夜間所睡之床，死後所貯之棺。他有這個見解，列在胸中，所以割興土木之工，終年爲之而不倦。虞玉川的兒子，等了數載，不見他完功，心上有些焦躁，又對父親道：「爲甚麼等了許久，他家的房子，再造不完？他家的銀子，再用不盡？這樣看起來，是個有積蓄的人家，將來變賣之事，有些不穩。」玉川道：「遲一日穩一日，又且便宜一日，你再不要慮他起不完的房子。只因造成之屋，看中不中意，又要拆了重起，精而益求其精，所以擔擱了日子，只當替我改造，何等便宜？銀子用不盡，只因借貸之人，與工匠之輩，見他起得高大，情愿把貨物賒他，工食欠帳不取，多做一日，便有他一日的錢。若還取過得緊，他就要停工兩日，沒有生意做了，所以他的銀子，還用不完。這叫做挖肉補瘡，不是真有積蓄。到了週轉不來的時候，那些放帳的，少不得一齊逼討，念起緊箍咒來，不怕他不尋頭路！田產賣了，不穀還人，自然想到屋上。若還收拾得早，所欠不多，還好待價而沽，就賣也不肯賤賣。正等他遲些日子，多欠些債主下來，賣得着慌，纔肯減價。這都是我們的造化，爲甚麼反去愁他一兒子聽了，愈加贊服。果然到數載之後，虞素臣的逋欠漸漸積累起來，終日上門取討，有回覆不去，所造房屋，不能落成，就要人貸賣，但凡賣樓賣屋，與賣田地不同，定要在就近之處，尋見受主，因他或有某址相連，或有門窗相對，就是別人要買，也要訪問鄰居，口裏若有一字不乾淨，那要買的人，也就不肯買了。比不得租地山塘，

落在空野之中，是人人都可以管業。所以賣樓賣屋，定要從近處賣起。唐玉川是個財主，沒人賽得他過，少不得房中人先去尋他。玉川父子心上極貪，口裏只回不要，等他說得緊急，方纔走去借觀，又故意憎嫌，說他起得小巧，不像個大家大面。迴廊曲折，走路須担擱工夫。綉戶玲瓏，防賊時全無把柄。明堂大似廳屋，地氣太洩，無怪乎不聚錢財。花竹多似桑麻，遊玩而來者，不得常賠酒食。這樣房子，只好改做庵堂寺院，若做內宅住家，其實也用他不着。虞素臣一生心血，費在其中，方見得意不過，竟被他嫌出屁來，心上十分不服。只因舍了此人，別無售主，不好與他爭論。那些閒居之人，勸他不必憎嫌，總是價錢不貴就是了。玉川父子二人，少不得做好做歹，還一個極少的價錢，不上五分之一。虞素臣無可奈何，只得忍疼賣了。一應廳房、台榭、亭園、池沿，都隨契交卸。只有一座堂樓，是他起造，一生最得意的結構，不肯寫在契上，要另設牆垣，別開門戶，好待自己棲身。玉川之子，定要強他盡賣，好湊方圓。玉川當着衆人，努一努口道：「賣不賣由他，何須強得？只願他留此一線，作恢復之基，後面發起財來，依舊還歸原主，也是一樁好事。」衆人聽了，都說是長者之言，那裏知道，並不是長者，全是輕薄之詞。料他不能回贖，就留此一線，也是枉然，少不得供作一家，只遲早些。所以聽他分付極口依從，竟把一宅分爲兩院，新主得其九，舊主得其一。原來這幾間書樓，竟抵了半座寶塔，上下共有三層，每層有匾式一個，都是自己署名，高人寫就的。最下層有雕欄曲檻、竹座花塢，是他待人接物之處。匾額上有四個字云：「與人爲徒。」中間一層，有淨几明窗，是他讀書臨帖之所。匾額上有四個字云：「與古爲徒。」最上一層，極是空曠，除名香一爐，黃庭一卷外，並無長物，是他俗離羣，絕人隱避所在。匾額上有四個字云：「與天爲徒。」却把一座樓臺，分爲三樣用處，又合來總題一匾名曰：「三與樓。」未曾棄產之先，這三種名目，雖取得好，還是虛設之詞，不會實在受用。只有下面一層，因他好客不過，或有遠人相訪，下榻於其中，還合着「與人爲徒」四個字。至於上面兩層，自來不會走到，如今園亭既去，舍了「與古爲徒」的去處，就沒有讀書臨帖之所，除了「與天爲徒」的所在，就沒有離羣

避俗之場，終日坐在其中，正合命名之巧，方纔曉得舍少務多，反不如棄名就實。俗語四句果然說得不差：「良田萬頃，日食一升；大廈千間，夜眠七尺。」以前那些物力，都是虛費了的！從此以後，把求多務廣的精神，合來用在一處，就使這座樓閣分外齊整起來。虞素臣住在其中，不但不知賣園之苦，反覺得贅瘤既去，竟鬆爽了許多。不但不知強隣在側，一座後園，可住得牢，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不竊不盜忽致奇賊 連產連人願歸舊主

玉川父子買園後，少不得財主性情，與別個不同，定要更改一番；不必移樑換柱，與前者不同，就像一幅山水，只消增一草一木，看不成個園意。經他一番做造，自然失去本真，指望點鐵成金，不想變金成鐵。走來的人，都說這座園亭大而無當，倒不如那座書樓緊湊得好，怪不得他取少棄多，堅執不賣，原來有寸金丈鐵之分。玉川父子聽了這些說話，就覺懊悔起來，纔知道做財主的一刻也放鬆不得。就與原中過去攬掇，叫他寫張賣契帶過來。虞素臣賣園後永不興工，自然沒有浪費，既不欠私債，不少銀糧，那裏還肯賣產？就回覆他道：「此房再去叫我何處棲身？即便少吃無穿，也還要死守，何況支撐得去？叫他不要思量。」中人過來說了，玉川的兒子，未免譏誚父親，說他終日料人，如今料不着了。玉川道：「他強過生前，強不過死後；如今已半老之人，又無子媳，少不得一口氣斷，連妻妾家人，都要歸與別個，何況這幾間住房？到那時節，連人一齊歸他過來，不怕走上天去。」兒子聽了道：「話雖如此，說得是，其如大限未終，等他不得，還是早些歸他纔好。」從此以後，時時刻刻，把虞素臣放在心上，不是咒他速死，就是望他速窮，到那沒穿少吃的時節，自然不能死守。誰想人有善願，天不肯從，不但望他不窮，亦且呪他速死。過到後面，倒越老越健起來，衣不缺穿，飯不少吃，沒有賣樓的機會。玉川父子懊惱不過，又想個計較出來，倒去央了原中，逼他取贖，說一所花園住不得兩家，宅眷立在三與樓上，那一間廳屋，不在眼

前他看見我的家小，我不見他的婦人，這樣失志的事，沒人肯做。虞素臣聽了這些話，知說這還是假，貪買是真，休舊照了前言，斬釘截鐵的回覆。玉川父子氣不過，只得把官勢壓他，寫下一張狀詞，當堂告他，指望通些賄賂，買囑了官府，替他歸借過來。誰想那位縣尊，也曾做過貧士，被財主欺凌過的，說：「他是個窮人，如何取贖得起？分明是吞併之法！你做財主的，便要爲富不仁，我做官長的，偏要爲仁不富！」當堂辱罵一頓，扯碎狀紙，趕了出去。虞素臣有些最義氣的朋友，是遠方人氏，擁了巨萬家資，最喜輕財好俠。一日偶來相訪，見他賣去園亭，甚爲嘆息。又聽得被人謀佔，連這一線窠巢，也住不穩，將來必有盡棄之事，就要捐出重資，替虞素臣取贖。當不得爲人狷介，莫說論千論百，不肯累人，就送他一兩五錢。若是出之無名，他也決然推却。聽了朋友的話，反說：「你空有熱腸，所見不達；世間的產業，那有千年不賣的？保得生前，也保不得生後！你如今替我洩憤，捐了重資，萬一贖將過來，住不上三年五載，一旦身亡，並無後嗣，連這一椽片瓦，少不得歸與他人。你就肯仗義輕財，只怕這般盛舉，也行不得兩次。難道如今替人贖了，等到後面，又替鬼贖不成？」那位朋友見他回得激烈，也就不好相強。在他三與樓下住了幾日，就要告別回家。臨行之際，對了虞素臣道：「我夜間睡在樓下，看見有個白老鼠走來走去，忽然鑽入地中，一定是財星出現。你這所房子，千萬不可賣與他人，或者住到後面，倒得些橫財，也未可知。」虞素臣聽了這句話，不過冷笑一聲，說一句多謝，就與他分手。古語說得好：「橫財不付命窮人。」只有買屋的財主，時常掘牆撥土，不會見有賣屋的人，上來望見忘念。虞素臣是個達人，那裏肯作癡想，所以聽他說話，不過冷笑一聲，決不去拋磚掘土。唐玉川父子自從受了縣官的氣，悔恨之後，總似羞慚，一發住不得手，只望他早死一日，早做一日的孤魂，好看自家進屋。誰想財主料事，件件料得着，只有生死二字，不肯把他做主。虞素臣不但

不死，過到六十歲上，忽然老與發作，生個兒子出來，一時賀客紛紛，齊集在三與樓上，都說恢復之機，端是在矣。玉川父子甚是惶惶，起先惟恐不得，如今反慮失之，那裏不焦躁，却不想一月之後，有幾個買房的，原中虞素臣

生子之後，倒被賀客弄窮了，吃得他鹽乾醋盡，如今別無生法，只得想到住房，連根出賣的招帖，都貼在門上了。機會不好錯過，快些下手。玉川父子聽見驚喜猖狂，還只怕他記恨前情，甯可賣與別人，不肯問他交易。誰想虞素臣的見識，與他絕不相同，說這虞姓比不得別姓人家，他始祖帝堯曾以天下，絕不以今日之小姪，抹煞了先世的大德，叫他不須介懷，任憑我些微價歸併過去就是了。玉川父子聽見歡欣不已，說我平日好說祖宗，畢竟受了祖宗之庇。如不是遙遙華胄，怎得這奕奕高居？故人樂有賢名，也就隨着原中過去，成了交易。他一向受討便宜，如今敍起舊情，自然要叨惠到底。虞素臣並不較量，也學他的祖宗，竟做推位讓國之事，另尋幾間茅屋，搬去棲身，使他成了一統之勢。有幾個公直朋友，替虞素臣不服，說有了棧房，那家不好賣得，偏要賣與貪謀之人，使他墮了心。父子到人面前說嘴，未有子嗣之先，倒不肯折氣。如今得了子，正在恢復之基，不贖他的轉來，也勾得緊了，爲甚麼把留下產業，又送與他？虞素臣聽見，又冷笑了一聲。方纔回覆道：「諸公的意思極好，只是單顧眼前，不曾慮到日後。我看他的意思，原是爲着自己，不就要恢復，也須等兒大做起人家，方纔取贖得轉。我這人，是個老年之人，等到兒子長大，焉知我死之後，兒子不賣到他，與其等兒子棄產，使他笑罵父親，不如父親賣了，還教人憐惜兒子。這還是樁小事，萬一我死得早，兒子又不得大，妻子要爭氣，不肯把產業與人，他見新的圖不到手，舊的又怕回贖，少不得要生賣斷，斬絕我的宗祧，只怕產業贖不來，連兒子都送了去，這纔叫做折本。我如今賤賣與他，只當施捨一業，放還欠賬，與人到兒孫手裏，他就不還，也有人代出。古語云：「吃虧人常在。」此一定之理也。」衆人聽到此處，雖然務醒，究竟說他迂闊，不想虞素臣賣樓之後，過不得幾年，果然死了，留下三尺之童，與未亡人撫育，絕無生產，止靠着幾兩樓價，生些微利出來，以作糊口之計。唐玉川的家資，一日富似一日，他會創業，兒子又會守成，只有進氣，沒有出氣，所置的產業，竟成了千年不拔之基。衆人都說天道無知，慷慨仗義者，子孫是個式微，刻薄成家者，後代偏能發積，誰想古人的言語，再說不差的。一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

與來遲。這兩句說話，雖在人口頭，却不曾留心玩味。若還報得遲的，也與報得早的一樣，豈不難爲了等待之人？要曉得報應的遲早，就與放債反利一般。早取一日，少取一日的子錢，多放一年，多生一年的利息。你望報之心愈急，他偏不與你銷繳，竟像沒有報應的一般。等你望得心灰意懶，丟在肚皮外面，他倒忽然報應起來。猶如多年的冷債，主人都忘記了，平空地送上門來，又有非常的利息，豈不比那現計現得的更加爽快麼？素臣的兒長到十七八歲，忽然得了科名，叫做虞嗣臣，字總武，做了一年縣官，考選進京，陞授掌科之職。爲人敢言善諫，明宗皇帝極眷注他。一日因母年老，告准了終養，馳驛還家。竟在數里之外，看見一個婦人，年紀不過二十多歲，手持文券，跪在道旁，口中叫喊，只求虞老爺收用。繼武喚他上船，取文契一看，原來是他丈夫的名字。要連人帶屋，投靠進來爲僕。繼武問他道：「看你這個模樣，有些大家舉止，爲甚麼要想投靠丈夫？又不見面，叫你這婦人出頭，趕到路上來叫喊？」那婦人道：「小婦人原是舊家，只因祖公在日，好置田產，凡有地畝相連，屋宇相接的，定要謀來湊錦。那些失業之人，不是出於情願，個個都要懷恨在心。起先祖公未死，一來有些小小時運，不該破財；二來公公是個生員，就有些官司口舌，只要經些銀子，也還抵當得住。不想時運該倒，未及半載，祖公相繼而亡。丈夫年小，又是个平民，那些欺孤虐寡的人，就一齊發作，都往府縣告起狀來。一年之內，打了幾十場官司，家產費去一大半。如今還有一樁奇禍，未曾銷繳。丈夫現在獄中，不是錢財，敢得出分上講得來的。須是一位顯宦，替他出頭分理，當作已事去做，方纔救得出來。如今本處的顯宦，只有老爺，况且這樁事情，又與老爺有些干涉，雖是丈夫的事，却與老爺的事一般，所以備下文書，叫小婦人前來投靠。凡是家中的產業，連人帶上，都送與老爺，只求老爺不棄輕微，早些取納。」繼武聽了此言，不勝錯愕，問他：「未曾銷繳的是樁甚麼事？爲何干涉于我？莫非我不在家，奴僕借端學事，與你丈夫兩個生出禍來，故此引你投靠，要我把外面的人都認做官家，護庇你們做那行勢作惡的事麼？」那婦人道：「並無此事，只因家中有一座高閣，名爲三與樓，原是老爺府上賣出來的。

管業多年，並無異說。誰想到了今日，不知甚麼仇人，遞了一張匿名狀紙，說丈夫是強盜窩家，祖孫三代，俱做不良之事。現有二十錠元寶，藏在三與樓下，起出真贓，便知分曉。縣官見了狀，就密差幾個捕役，前來起贓。誰想在地板之下，果然起出二十錠元寶，就把丈夫帶入縣堂，指爲窩盜，用刑夾打，得他指出同夥之人，與別處劫來的贓物。丈夫極力分析，再辯不清。這宗銀子，不但不是己物，又不知從何處飛來，只因來歷不明，以致官司難結。還喜得沒有失主，縣官作了疑案，不曾定下罪名。丈夫終日思想，此產業原是府上出來的，或者是老爺的祖宗，預先埋在地下，先太老爺不知，不曾取得，所以倒把有利之事，貽害于人。如今不論是不是，只求老爺認了過來，這宗銀子，就有下落。銀子一有着落，小婦人的丈夫，就從此死中得活了。性命既是老爺的，家產該是老爺得。何況這座園亭，這些樓屋，原是先太老爺千辛萬苦創造出來的，物各有主，自然該歸府上，並沒有半點嫌疑。求老爺不要推却。一繼武聽了這些話，總是狐疑，就回覆他道：「我家有禁約在先，不受平民的投獻，這靠身二字，不必提起。就是那座園亭，那些樓屋，俱係我家舊物，也是明中正契，出賣與人，不是你家要去的。就使我要，也要把原價還你，方纔管得過來，沒有白白退還之理。至於那些元寶，一發與我無干，不好自認。你如今且去，待我會過縣官，再叫他仔細推詳，定要審個明白。若無實據，少不得救你丈夫出來，決不冤死他就是了。」婦人得了此言，歡喜不盡，千稱萬謝而去。但不知這場禍患，從何而來，後來脫與不脫，尙剩一回，略觀便曉。

第三回 老俠士設計處貪人 賢令君留心折疑獄

虞繼武聽了婦人的話，回到家中，把自己當作問官，再三替他推測，說道這財物不是上祖所遺，就是祖上所遺，爲甚麼子就不識宗族不爭，則是旁人知道，走去遞起狀來，狀上不寫名字，分明仇害無疑。只是那遞狀之人，就與他有仇，那一樁不好加他罪名，定要爲窩盜起贓時節，又能果然不錯，却好不多不少，合着狀上數目，難道

遞狀之人，爲報私仇，倒肯破費千金，預先埋在地上去，做這樁故事不成？想了幾日，並無決斷，就把這樁疑事，刻刻放在心頭，睡裏夢裏定要噫呀幾聲，囔聒幾日。太夫人聽見，問他爲着何事？繼武就把婦人的話，細細述了一遍。太夫人初聽之際，也甚是狐疑，及至想了一番，太夫人大悟道：『是了是了！這宗銀子，果然是我家的，他疑得不錯。你父親在日，曾有一個朋友，是遠方之人，他在三與樓下宿過幾夜，看見有個白老鼠走來走去，鑽入地板之中，他臨去的時節，曾對你父親說過，叫他不可賣樓，將來必有橫財可得。這等看起來，就是財物出現，你父親不會取得，所以留禍於人，竟去認了出來，救他一命就是了。』虞繼武道：『這些說話，還有些費解，鄉宦口中說不出荒唐之事。何況對着縣父母請出白老鼠三字來，焉知不疑我想這千金，不好自得，故意創爲此說，好欺騙人？况這個白老鼠也不是先人親見的，連這白老鼠也不是先人親口講的，虛而又虛，真所謂知人甚難。若是我家的財，外人何以得知？自己人何以不見露形？反現在別人眼裏，這是必無之事，不要信他。看見要與父母商量，密出這樁疑事，救了無罪之民，纔算個仁人君子。』正在講話之際，忽有家人稟報說：『縣官上門參謁。』繼武道：『正要相會，快請進來。』知縣謁見之後，說了幾句閒話，不等虞繼武開口，先談這樁疑事，請教主人說：『唐某那宗贓物，再三的審問不得其實，那日又親口招稱，說起賊之處，乃府上的產，一定是令祖所移，故此卑職一來參謁，二來請問老大人，求一個示下，不知果否？』繼武道：『寒家累代貧窮，先祖並無積蓄，這贓物學生不敢冒認，以來不美之名，其間必有他故，也未必是窩盜之賊。還求老父明訪暗察，審出這樁事來，出了唐犯之罪，纔好。』知縣道：『太翁仙逝之日，老大人尚在幼齡，以前的事，未必盡曉，何不請問太夫人，未知棄產之時，可還有此見聞否？』繼武道：『已曾問過家慈，家慈說來，這話頗近荒唐，又不出於先人之口，如今對了老父母，不好直談，只好存而不論罷了。』知縣聽見這句言語，竟要求說。繼武斷不肯說，虧了太夫人立在屏後，一心要積陰功，就吩咐管家出來，把以前的說話，細述一遍，代了主人之口。知縣聽罷，默默無言，想了好一會，方纔對管

家道：『煩你進去，再問一聲，說那看見白老鼠的人，住在那裏？如今他在不在？他家貧富如何？太老爺爺在日與他是何等的交情？曾有緩急相通之事否？』求太夫人說個明白。今日這番問答，就當做審事一般，或者無意之中，倒決了一樁疑獄，也未可知。』管家進去一會，又出來稟覆道：『太夫人說那看見白鼠的是遠方人氏，住在某府某縣，如今還不曾死的。家資極厚，爲人仗義疎財，與太老爺有金石之交，看見太老爺賣去園亭，將來還有賣樓之事，就要借金取贖。太老爺自己不願，方纔中止。起先那句話，是他隨行之際說出來的。』知縣又想一會，吩咐管家叫他進去問道：『既然如此，太老爺去世之後，他可曾來過？見太夫人有些甚麼說話？』發講來。』管家進去一會，又出來稟復道：『太夫人說太老爺沒了十數年，方纔知道，特地趕來弔祭，看見樓也賣去，却是驚駭。又問我去之後，可曾得些橫財？太夫人說並不會有。他就連聲嘆息，說便宜了受業之人，欺心謀產，又得了不義之財，將來必有橫禍。他去之後，不多幾日，就有人出首唐家弄出這樁事，太夫人常常贊服說他有先見之明。』知縣聽此處，就大笑起來，對了屏風後，深深打一躬道：『多謝太夫人教道，使我這愚蒙縣令，審出一樁奇事來。如今不消說得，竟煩尊使，遞張領狀，把那二十錠元寶，送到府上來就是了。』繼武道：『何所見解，還求老父母明白賜教。』知縣道：『這二十錠元寶，也不是令祖所遺，也不是唐姓所劫，就是那位高人要替先太翁贖產，因先太翁素性介直，堅執不從，故此埋下這宗財產，贈與先太翁，爲將來贖產之費的。只因不好明講，所以假托鬼神，好等他去之後，太翁掘取的意思。及至赴弔之時，看見不贖園亭，又把住樓賣去，就知道這個財物，反爲仇家所有，心上氣憤不過，到臨去之際，丟下一張匿名狀詞，好等他破家蕩產的意思。如今真情既白，原物應歸尊府，當送過來就是了。還有甚麼講得？』虞繼武聽了，口內雖然贊服，究竟礙了嫌疑，不好遽然道謝，也對知縣打了一躬，說：『善察通言，腹多奇智，雖龍圖復出，當不至此。只是這個財物，雖說是俠士所遺，究竟無人證見，不好冒領。求老父母存在庫中，以備賑飢之費罷了。』正在推讓之際，又有一個家人，手持紅帖，對了主人，輕輕的稟道：

「當初講話的人，現在門首，說從千里之外，趕來問候太夫人的。如今太爺在此，本不該傳，只因當日的事情，他知道，恰好來此，所以傳報，老爺可好請進來質問。」虞繼武大喜，就對知縣說：「知縣更加踴躍，叫快請進來。只見走到面前，是個童顏鶴髮的高士，藐視新貴，重待款留，對知縣作了一揖，往後面竟走。說：『我今日之來，乃問亡友之妻，不是趨炎附勢，貴介臨門，不預野叟之事，難以奉陪。引我到內室之中，去見嫂夫人罷了。』」虞繼武道：「老伯遠來，不該屈你陪客，只因縣父母有椿要事，要訪問老伯，難得真人到此，就屈坐片刻，也無妨。」此老聽了這句話，方纔拱手而坐。知縣陪了一茶，就打躬問道：「老先生二十年前，曾做一椿盛德之事，今遇了下官，替你表白出來了。那藏金贈友，不露端倪，祇以神道設教的事，可是老先生做的麼？」此老聽見這句話，不覺心頭跳動，半晌不言。躊躇了一會，方纔答應他道：「山野之人，那有甚麼盛德之事？這句說話，使君問他甚麼？」繼武道：「白鼠出現的話，聞得於老伯之口，如今爲這一椿疑事，要把窩盜之罪，加與一個良民，小姪不忍，求縣父母寬釋他。方纔說到其間，早已有些頭緒，只是白鼠之言，竟不知是真是假，求老伯一言以決。」此老還故意推辭，不肯直說。直到太夫人傳出話來，求他吐露真情，好釋良民之罪，此老方纔大笑一場，把二十餘年不曾沒露的心事，一齊傾倒出來，與知縣所言，不爽一字。連元寶上面鑿的甚麼字眼，做的甚麼記號，叫人取來質驗過，絲毫不差。知縣對繼武稱道：「此老的盛德。」此老與繼武誇頌知縣的神明，知縣與此老又交口贊嘆。說繼武不修宿怨，反沛新恩，做了這番長厚之事，將來前程遠大，不亦可知。你贊我，我贊你，大家講得不休。只有兩班皂快，立在旁邊，個個掩口而笑。却本官出了告示，訪拿匿名遞狀之人，如今審問出來，不行夾打，反同他坐了講話，豈不是件新聞？知縣回到衙中，就取了那二十錠元寶，差人送上門來，要取家人的領狀。繼武不收，寫書回復知縣，求他把這項銀兩，給與唐姓之人，以爲贖產之費。一來成先人之志，二來遂俠客之心，三來好等唐姓之人，別買樓房居住，庶使與受者，兩不相虧，均頌仁侯之異。故知縣依了書中的話，把唐姓提出獄來，給還原價，取出兩張賣

契，差人押送上門，把樓閣園亭，交還原主管業。當日在三與樓上舉酒謝天，說前人爲善之報豐厚，唐姓爲惡之報慘酷至此。叫人亦何憚而不爲善哉？何而爲不善哉？唐姓夫婦依舊寫了身典，連所領當官之價，一併送上門來，抵死求他收用。繼武堅辭不納，還把好言安慰他。唐姓夫婦刻了長生牌位，領回家去奉養。雖然不蒙收錄，仍以家中事務，報還大恩也。要使旁人知道，說他是虞府的人，不敢欺的意思。衆人有詩一首，單記此事，要勸富厚之家，不可謀人田產。其詩云：

『人生活在世，切莫貪異財；損人終無益，圖利必生災。』

【評】縣令之神明，老友之任俠，與繼武之廉靜，居鄉里不修宿怨；三者均堪不朽。仕宦居官者，當以縣令爲法；居鄉者當以繼武爲法；獨是庶民之有財力者，不當以老叟爲法。因其匿名遞狀一節，不可訓耳！然從來俠客所行之事，可訓者絕少，如其可訓，就是義士與俠客也；義與俠之分，在可訓不可訓之間而已矣。

夏宜樓

第一回 浴荷池女伴肆頑皮 慕花容仙郎馳遠目

兩村姊妹一般嬌，同往溪邊隔小橋；相約採蓮期早至，來遲罰取蕩輕橈。採蓮欲去又逡巡，無語低頭各禱神；折得並頭應嫁早，不知佳兆屬何人。不識誰家女少年，半途來搭採蓮船；蕩舟懶用些須力，纔到攀花却佔先。採蓮只唱採蓮詞，莫向同儕浪語私；岸上有人閒處立，看花更看探花兒。人在花中不覺香，離花香氣遠相將；從中悟得勾郎法，只許郎看不近郎。姊妹朝來共採渠，新粧草草久舒徐；雲鬢搖動渾鬆却，却去重教阿母梳。

這六首絕句名爲採蓮歌，乃不肯兒時所作，共得十首，今去其四，凡作採蓮詩者，都是借花以詠閨情，再沒有一首說着男子，又是借題以詠美人，並沒有一句關着醜婦。可見荷花不比別樣，只該用婦人採，不該用男子摘。只該入美人之手，不該近醜婦之身。世間可愛的花卉，不知幾千百種，獨有荷花一種，更比諸卉不同，不但多色，又且多姿，不但有香，又且有韻，不但娛神悅目，到後來變作蓮藕，又能解渴充飢。古人說他是「花中君子」，我又替他別取一號叫做「花之美人」，不但在假紅倚翠，握兩攤雲的時節，方纔用得着他，竟是個荆釵布裙之妻，箕帚蘋繁之婦，既可生男育女，又可宜室宜家。自少至老，沒有一日空閒，一時懶惰——開花放蕊時節，是他當令之秋，那些好處，都不消說得，只說他前乎此者，與後乎此者，自從出水之際，就能點綴綠波，雅稱「荷錢」之號，未經發蕊之先，便可飲嗽清香，無愧「碧筒」之譽，花瓣一落，早露蓮房，荷葉雖枯，亦能適用。這些妙處，雖是他的餘緒，却也可矜可貴，比不得尋常花卉，不到開放之際，毫不覺其可觀，一到花殘絮舞之後，就把他當了棄物。古人云「種花一年，看花十日」，想到此處，都有些打算不來。獨有種荷栽藕，是椿極討便宜之事，所以將他比做美人。我往時講一句笑話，人人都道可傳，如今說來請教看官，且看是與不是。但凡戲耍耍狎之事，都要帶些正經，方纔可久，儘有戲耍耍狎之中，做出正經事業來者，就是男子與婦人交媾，原不叫做正經，爲甚麼千古相傳，做出一件不朽之事，只因在戲耍耍狎裏面，生出兒子出來，綿百世之宗祧，存兩人之血脈，豈不戲耍而有益事正，耍狎而無畔於經者乎？因說荷花，偶然及此，幸勿怪其饒舌。如今敍說一篇奇語，因爲從採蓮而起，所以就把採蓮一事，做了引頭，省得在樹外尋根，到這移花接木的時節，兩邊合不着筭也。元朝至正年間，浙江婺州府金華縣，有一位致仕的鄉紳，姓詹，號筆峯，官至徐州路總管之職。因早年得子二人，先後皆登仕路，故此急流勇退，把未盡之事，付與二位賢郎。終日飲酒賦詩，爲追陶傲謝之計。中年生得一女，小字嫻嫻，自幼喪母，俱是養娘撫育。詹公不肯輕易許配，因有兒子在朝，要他在仕藉裏面，選一個青年來娶的，好等女兒受現成封誥。這

位小姐，既有濃桃豔李之姿，又有璞玉渾金之度，雖生在富貴之家，再不喜嬌粧豔色，在人前賣弄娉婷。終日淡掃蛾眉，坐在蘭房，除女工繡作之外，只以讀書爲是。詹公家範極嚴，內外男婦之間，最有分別。家人所生之子，自十歲以上者，就屏出二門之外，卽有呼喚，亦不許擅入中堂，只立在階沿之下，聽候使令。因女兒年近二八，未曾贅有東床，恐怕他身子空閑，又苦於寂寞，未免要動懷春之念，就生個法子出來，擾動他，把家人所生之女，有資性可教，面目可觀者，選出十數名來，把女兒做了先生，每日教他寫字一張，識字幾個，使任事者既不寂寞，又不空閒，自然不生他想。那裏知道這位小姐，原是端莊不過的，不消父母防閑，他自己也會防閑自己。知道年已及笄，芳心易動，刻刻以懲邪遏慾爲心，見父親要他受徒，正合着自家意思，就將這些女兒，伴認真教誨起來。一日時當盛夏，到處皆苦炎蒸，他家庭樹雖多，都有日光晒到，獨有高樓一所，甚是空曠，三面皆水，水裏皆種芙蓉，上有綠槐遮蔽，垂柳相遭，自清早以及黃昏，不漏一絲日色。古語云：「夏不登樓。」獨有他這一樓，偏宜於夏，所以詹公自題一匾，名曰「夏宜樓」。嫻嫻相中這一處，就對父親講了，搬進裏面去住。把兩間做書室，一間做臥房，寢食俱在其中，足跡不至樓下。偶有一日，覺得身體困倦，走到房內去就寢，那些家人之女，都是頑皮不過的，張得小姐去睡，就大家高興起來，要到池內採荷花，又無舟楫可渡，內中有一個道：「總是沒有男人，怕甚麼出身露體？何不脫了衣服，大家跳下水去，爲採荷花，帶便洗個涼澡，省得身子煩熱，何等不妙？」這些女伴，都是喜涼畏暑，連這一衫一褲，都是強勉穿着的，巴不得脫去一刻，好受一刻風涼。况有綠水紅蓮，與他相映，只當是女伴裏面，又增出許多女伴來，有甚麼不好？大家約定要在脫衫的時節，一齊脫衫解褲的時節，一齊解褲，省得先解先脫之人，露出惹看的東西，爲後解後脫之人所笑。果然不先不後，一齊解帶寬衣，做了臨瀆勝會，叫做七國諸侯，一同賽寶。你看我，我看你，大家笑個不住。脫完之後，又一同下水，倒把採蓮做了末着。大家頑耍起來，也有摸魚賭勝的，也有沒水爭奇的，也有在葉上弄珠的，也有在花間吸露的，也有搭手並肩，交相摩弄的，也有捲抱胸

摟背互討便宜的，又有三三兩兩，打做一團，假做吃醋拈酸之事。正在吵鬧之際，不想把嫫嫫驚醒，偏尋女使不見，只聽得一片笑聽，就悄悄的爬下牀來，步出繡房一看，只見許多奴婢，無數頑徒，一個個赤身露體，都沒在水中。看見小姐出來，那一個不驚惶失色？上又上不來，下又下不去，都弄得進退無門。嫫嫫恐怕呵叱得早，不免要激出事來，倒把身子縮進房去，陽爲不知，好待他們上岸。直等衣服着完之後，方纔喚上樓來，罰他一齊跪倒，說：「做婦女的人，全以廉恥爲重，此事可做，將來何事不可爲？」衆人都說：「老爺家法森嚴，並無男子敢進內室，曉得沒有男人，故敢如此，求小姐饒恕初犯。」嫫嫫不肯輕恕，只分個首徒出來，爲從者一般，吃打，只保得身有完膚，爲首倡惡之人，直打得皮破血流，纔止。詹公聽見叫喚之聲，叫人問其所以，知道這番情節，也說打得極是。贊女兒教誨有方，誰想不多幾日，就有男媒女妁，上門來議親，所說之人，是個舊家子弟，姓瞿，名信，字吉人，乃婺郡知名之士，一向原考得起，科舉新案，又是他領批，一面央人說親，一面備了盛禮，要拜在門下。嫫嫫左右之人，都說他俊俏不過，真是風流才子。詹公只許收入門牆，把聯姻締好之事，且糝糊答應說兩個小兒在堂，恐怕別有所許，故此不敢遽諾，且待秋闈放榜之後，再看機緣。他這句話，明明說世宦之家，不肯招白衣女婿，要他中過之後，纔好聯姻的意思。瞿吉人自恃高才，常以鼎甲自許，見他如此回覆，就說這頭親事，拿定是我的，只得遲幾個日子，但叫媒婆致意小姐，求他安心樂意，打點做夫人。嫫嫫聽見這句話，不勝之喜，說他沒有必勝之才，如何拿得這樣穩？但願果然中得來，應了這句話也好。及至秋闈放榜，買張小錄一看，果然中了經魁。嫫嫫得意不過，知道自家的身子，必歸此人，可謂終身有靠，巴不得早些定局，好放下這條肚腸。怎奈新中的孝廉，住在省城，定有幾時，担擱。嫫嫫望了許久，並無音耗，就有許多疑慮出來。又不知是他來議婚，父親不許；又不知是發達之後，另娶豪門，從來女子們的芳心，再使他動彈不得的一動之後，就不能復靜。少不得到愁攻病出，而後止。一連望了幾日，就不覺生起病來，怕人猜忌，他又不好說得，只是自疼自苦，連了環面前，都不敢嗟嘆一聲，不想過了幾

日，那個說親的媒婆，又來致意，他道：「瞿相公回來了，知道小姐有恙，特地叫我來問安，叫你保重身子，好做夫人，不要心煩意亂。」嫻嫻聽見這話，就喫了一大驚，心上思量道：「我自己生病，只有我自己得知，貼身連服侍的人，都不曉得，他從那處回家，何由知道？」竟着人問起安來。『躊躇了一會，就在媒婆面前，再三掩飾說：「我好好一個，並沒有半毫災晦，爲甚麼沒原沒故，呢人生起病來？」』媒婆道：「小姐不要推調，他起先說你有病，我還不信，如今走進門來，看你這模樣，果然瘦了許多，纔信他講得不差。」嫻嫻道：「就使果然有病，他何由得知？」媒婆道：「不知甚麼緣故，你心上得事體，他件件得知，就像同腸合肺一般，不但心上如此，你所行之事，沒有一件瞞得他。他的容貌，你雖不會見過，你的容貌，他却記得分明。對我說來，一毫不錯。想是你們兩個前生前世，原是一對夫妻，故此不會會面，就預先曉得。」嫻嫻道：「我做的事，他既然知道，何不說出幾件來？」媒婆道：「只消說一件，就勾你喫驚了。他自己有神眼，遠近之事，無一豪勿見。某月某日，他曾睡在房中，竟有許多女伴，都充了身子，下水去採蓮，被你走出來看見，每人打打幾板，末後那一個，更打得凶，這一件事可是真的麼？」嫻嫻道：「這等講來，都是我家內之人口，不好，把沒要緊的說話，都傳將出去，所以他得知，曉那裏是甚麼夙緣？那裏有甚麼神眼？」媒婆道：「別樣的話，傳得出去，你如今自家生病，又不曾告訴別人，難道也是傳出去的？況且那些女伴洗澡，他都親眼見過，說十個之中，有幾個生得白，幾個生得黑，有幾個黑白之間，還說有個披髮女子，面貌肌膚，儘生得好，只可惜背脊上面有個碗大的瘡疤，這幾句說話，是真是假，合得着合不着？你去思量了。」嫻嫻聽了這幾句，就不覺口呆目定，忙做一團。心上思量道：「若說我家門戶不謹，被人閃匿進來，他爲甚麼止看了環，不來調戲小姐？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況且我家門禁最嚴，十歲之童，都走進二門不得，他是何人，能夠到此？若說他是巧語花言，要騙我家的親事，爲甚麼信口講來，不見有一字錯誤？這等看起來，定然有些夙緣，就未必親眼看見，也定有夢魂到此，所請精靈不隔，神氣相通的原故了。」想到此處，就愈加親熱起來，對着媒婆

道：「既然如此，爲甚麼親事不說，反來見我？」媒婆道：「一來爲小姐有恙，他放心不下，恐怕担擱遲了，你要加出病來，故此叫我來安慰一聲，省得小姐煩躁。二來說老爺的意思，定要選個富貴東床，他如今雖做孝廉，還怕不滿老爺之意。說來未必就允，求小姐自做主張，念他有夙世姻緣，一點精靈，終日不離左右，也覺得可憐。萬一老爺不允，倒許了別家，他少不得爲你而死。說他這個魂靈，在生的時節，尙且一刻不離，你做的事情，他件件知道。既死之後，豈肯把這條靈魂倒收了轉去？少不得死跟着你，只怕你與那一位也過不出好日子來。不如死心塌地，只是嫁他的好。」爛爛的意思，原要嫁他，又聽那些怪異之事，得了這激切之言，一發牢上加牢，固上加固，絕無一毫轉念了。就回覆媒婆道：「叫他放心，速速央人來說，老爺許了，就罷。萬一不許，叫他進京之後，見我們大老二爺，他兩個是憐才的人，自然肯許。」媒婆得了這句話，就去回覆吉人，吉人大喜，即便央人說合，但不知可能就允。看官們看到此處，別樣的事，都且丟開，單想詹家的事情，吉人如何知道？是人是鬼，是夢是真，大家請猜一猜，且等猜不着時，再取下回來看。

第二回 冒神仙才郎不測 斷詩句造物留情

吉人知道事情的原故，料想列位看官都猜不着。如今聽我道來：——這個情節，也不是人，也不是鬼，也不是全假，也不全真，多虧了一件東西，替他做了眼目，所以把個肉身男子，假充了蛻骨神仙，不怕世人不信。這件東西的出處，雖然不在中國，却是好奇訪異的人家，那收藏得有，不是甚麼荒唐之物。但可惜世上的人，都拿來做了戲具，所以不覺其可寶，獨有此人善藏其用，別處不敢勞動他，直到遴嬌選豔的時節，方纔祭起壇來，拜爲上將，求他建立膚功，能使深閨豔質，不出戶而羅列於前，別院奇葩，纔着想而顯然於目。你道是甚麼東西？有西江月一詞爲證：

非獨公輸炫巧，離婁明目相資，微光一線，僅如絲，能使瞳神生翅。製體初無遠近，全憑用法參差；休嫌獨目把人嗤，眇者從來善視。

這件東西，名爲『千里鏡』，出在西洋。一日同了幾個朋友，在街上走過，看見古玩鋪中，擺了這件東西，衆人問他何用？店主道：『登高之時，取以眺遠，數千里外的山川，可以一覽而盡。』衆人信都說：『那有這般奇事？』店主道：『諸公不信，不妨小試其端。』就取一張廢紙，乃是選錄的詩文，對了衆人道：『這一篇文字，貼在對面人家的門首，諸公立在此處，可念得出麼？』衆人道：『字細而小，又隔這許多地，那裏念得出？』店主道：『既然如此，就請試驗一試驗。』叫人取了過去，貼在對門，然後將此鏡懸起。衆人一看，甚是驚駭，都說不但字字碧清，可以朗誦得出，連紙上的筆畫，都粗壯了許多。一個竟有幾個大。店主道：『若還再遠幾步，他還要粗壯幾分，到了百步之外，一里之內，這件異物，纔得盡其長。只怕八詠樓上的牌匾，寶婺觀前的聯對，還沒有這些字大哩！』衆人見說，一齊高興起來，人人要買。吉人道：『這件東西，諸公買了，只怕不得其用，不如讓了小弟罷。』衆人道：『不過是登高恁遠，望望景致罷了，還有甚麼用處？』吉人道：『恐怕不止於此，等小弟買了回去，不上一半年載，就叫他建立奇功，替我做一件終身大事，等到建功之後，就用他不着了，然後送與諸兄，做了一件公器，何等不好？』衆人不解其故，都說：『既然如此，就讓兄買去，我們要用的時節，過來奉借就是了。』吉人問過店主，酌中還價，兌足了銀子，竟袖之而歸。心上思量道：『這件東西，既可以高處望遠，又能使遠處的人物，比近處更覺分明，竟是一雙千里眼，不是千里鏡了！我如今年已弱冠，姻事未諧，要選個人間的絕色，只是仕宦人家的女子，都沒得與人見面，低門小戶，又不便聯姻。近日做媒的人，開了許多名字，都說是宦家之女，所居的宅子，又都出數里之外，我如今有了千里眼，何不尋一塊最高之處，去登眺起來，料想大戶人家的房屋，決不是在瓦上開窗牆角之中，立門戶的，定有雕欄曲榭，虛戶明窗，近處雖有遮欄，遠觀料無障礙，待我嚮了這件東西，到高

山寺浮屠寶塔上去眺望一番，未必不有所見。看是那一位小姐，生得出類拔萃，把他看得明明白白，然後央人說去，就沒有錯配姻緣之事了。『定下這個主意，就到高山寺租了一間僧房，以讀書登眺爲名，成日去試千里鏡，望見許多院落，看過無數佳人，再沒有一個中意的。』想不到那一日，也是他的姻緣湊巧，詹家小姐當該着假神仙，又有那些玩皮女伴，一齊脫去衣裳，露着光光的身體，惹人動起興來。到了高興勃然的時節，忽然走出一位女子，月貌花容，又在諸姬之上，分明是牡丹獨立，不問而知，爲花王。况又端方鎮靜，起初不露威嚴，過後纔施夏楚，卽此一事，就知道他寬嚴得體，御下有方，娶進門來，自然是個絕好內助。所以查着根蒂，知道姓名，就急急央人說親。又怕詹公不許，預先拜在門下，做了南容公治之流，使岳翁鑒貌憐才，知其可妻；及至到中後，回家的時節，丟這小姐不下，行裝未解，又去登高而望。只見他倚欄危坐，大有病容，秀靨上的香肌，竟減去了三分之一，就知道他爲着自己，未免有怨望之心，所以央人去問候問候，還是小事，知道吃緊的關頭，全在窺見底裏。這一着初次說親，不好輕易露出，此時不講，更待何時？故此假口於媒人，說出這種神奇不測之事，預先拘住芳魂，使他疑鬼疑神，將來轉動不得。及至媒人轉來回覆，便知道這段奇功，果然出在千里鏡上，就一面央人作伐，一面攬了這位功臣，又去登高而望。只見他倚了危欄，不住作點頭之狀，又有一副筆硯，一幅詩牋，擺在榻上，是個做詩的光景。料想在頃刻之間，就要寫出來了。待我把這位神仙，假充到底，等他一面落稿，我一面和將出來，卽刻央人送去，不怕此女見了不驚斷香魂，嚇破絳舌。這頭親事，就是真正神仙，也爭奪不去了！何況世上的凡人，想到此處，又怕媒婆蹤跡，一時尋他不着，遲了一時三刻，然後送去，雖則稀奇，還不十分可駭。就預先叫人呼喚，使他在書房等坐，自己仍上寶塔去偷和新詩。起先眺望，還在第四五層，只要平平望去，看得分明就是了。此番道他寫來的字，不過放在棹上，使雲箋一幅，仰首朝天，決不肯挂在壁間，使人得以窺視，非置身半天，不能俯眺人間，窺見赤文綠字，就上了一層，又上一層，直到無可再上的去處，方纔立定脚，擺定千里眼，對着夏宜樓把欄。

嫻小姐仔細一看，只見五條玉筍，捏着一管彩毫，正在那邊謄寫其詩云：

重門深鎖覺春遲，盼得花開蝶便知。不使花魂沾蝶影，何來蝶夢到花枝？

纔寫到此，不知爲甚麼緣故，忽地張皇起來，把詩箋團做一把，塞入袖中，却像知道半空之中，有人偷視的模樣；倒把這個假神仙，驚個半死。說我在這邊偷觀，他何能知道，就忽然收拾起來，正在那裏疑慮，只見一人步上危樓，葛巾野服，道貌森然，就是嫻小姐之父。纔知道他驚惶失色，把詩稿藏入袖中，就是爲此。起先未到面前，聽見父親的脚步，所以收拾，省得敗露於臨時。半天所立之人，相去甚遠，止能見貌，不得聞聲，所以錯認至此，也是心虛胆怯的原故。心上思量道：看這光景，還是一首未了之詩，不像四句就歇的口氣。我起先原要和韻，不想機緣不湊巧，恰好有尊人走來打斷他的詩興，我何不代他之勞，就續成一首，把訂婚的意思，寓在其中，往常是夫唱婦隨，如今倒番一局，做個夫隨婦唱，只說見他吃了虛驚，把詩魂隔斷，所以題完送去，替他聯屬起來，何等自然，何等詫異，不像次韻和去，雖然可駭，還覺得出於有心。想到此處，就手舞足蹈起來，如飛跑到書房，拈起兔毫，一揮而就其詩云：

只因蝶欠花前債，引得花生蝶後思。敢向東風酹夙緣，莫教花蝶兩參差。

寫完之後，就交付媒婆，叫他急急送去，一步也不可担擱。怎奈走路之人倒急，做演義者，偏要故意遲遲，留下一回另說。猶如詹小姐做詩，被人隔了一隔，然後聯續起來，比一口氣做成的又好着多少。後事如何，再看下回。

第三回 賺奇緣新詩半首 原抄謊密疏一篇

媒婆走到夏宜樓，只見詹公與小姐還坐在一處講話。媒婆等了一會，直待詹公下樓，沒人聽見的節時，方纔着小姐道：「瞿相公多多致意說，小姐方纔做詩，只寫得一半，被老爺闖上樓來，吃了一個虛驚，小姐是抱恙的。」

人未免有傷貴體，叫我再來看，不知今日的身子，比昨日略好些麼？」嫻嫻聽見，嚇得毛骨悚然，心上雖然服他，口內只是不應說：「我並不會做詩，這樓上是老爺時常走動的，有甚虛驚吃得？」媒婆道：「做詩不做詩，吃驚不吃驚，我都不知道。他叫這等講，我就是這等講，又說你後面半首，不會做得完，恐怕你纔吃虛驚，又要勞神思索，特地續了半首，叫我送來，但未知好與不好，還求你自家改改。」嫻嫻聽到此處，一發驚上加驚，九分說是神仙，只有一分不信了。就叫取出來看，及至見了四句新詩，驚出一身冷汗，果然不出吉人所料，竟把絳舌一條吐出在朱唇之外，香魂半縷，直飛到碧漢之間，呆了半個時辰，不會說話。直到收魂定魄之後，方纔對着媒婆說出幾句真話來道：「這等看起來，竟是個真仙無疑了！丟了仙人不嫁，還嫁誰來？只是一件，恐怕他這個身子，還是偶然現出來的，來必是真相實像，不要等我許親之後，他又飛上天去，叫人沒處尋他，這就使不得了！」媒婆道：「決無此事，他原說是神仙轉世，不會說竟是神仙，或者說替你做夫妻，到百年以後，一同化了原身，飛上天去，也未可知。」嫻嫻道：「既然如此，把我這半幅詩牋寄去，與他留下他的半幅詩牋，各人做個符驗，叫他及早說親，不可羈延時日。我這一生一世，若有二心到他，叫他自做閻羅王，勾攝我的魂靈，任憑處治就是了。」媒婆得了這些言語，就轉身退去，回覆。又多了半幅詩牋，吉人得了比前更加跳躍，只等同結連理，怎奈好事多磨，雖是吉人不蒙天相，議親的過來回覆，說詹公推托如初，要待京中信來，方纔定議，分明是不嫁舉人，要嫁進士的聲口。吉人要往都門會試，恐怕事有變更，又叫媒婆過去與小姐商議，只說是媒婆自家的主意，說：「瞿相公一到京師，自然去拜二位老爺，就一面央人作伐，只是一件，萬一二位老爺也像這般勢利，要等春闈放榜，倘或榜上無名，竟許了別個新貴，却怎麼處？須要個訣竅，預先傳授他方好。」嫻嫻道：「不消慮得，一來他有必售之才，舉人拿得定，進士也拿得定；二來又是神仙轉世，憑着這樣法術，有甚麼事體做不來？況且二位老爺又是極信仙佛的，叫使顯些小小神通，使二位老爺知道他要趨吉避凶，自然肯許。我之所以傾心服他，肯把終身相就。」

也是爲此。難道做神仙的人，婚姻一事，都不能自保，倒被凡人奪了去不成？」媒婆道：「也說得是。」就把這說話回覆了吉人，連媒婆也不知就裏，只說他果是真仙，回覆之後，他自有神通會使，不消憂慮。吉人怕露馬脚，也只得含糊答應。他心上思量道：「這樁親事，有些不穩了！我與他兩位令兄，都是一樣的人，有甚麼神通顯得？只好憑着人力，央人去說親。他若許了更好，他若不許，我再憑自己力量，去掙他一名進士來，料想這件東西，是他喬梓三人所好之物，見了紗帽，自然應許。若還時運不濟，偶落孫山，這頭婚姻，只索丟手了。難道還好充假神仙去賴人家親事不成？」立定主意，走到京中，拜過二詹之後，即便央人議婚。果然不出所料，只以榜後定議爲詞。吉人就去奮志青雲，到了場屋之中，竭盡平生之力，真個是文章有用，天地無私，掛出榜來，果然中了二甲。此番再去說親，料想是滿口應承，萬無一失的了。不想他還有回覆，說這一榜之上，同鄉未娶者共有三人，都在求親之列。因有家嚴在堂，不敢擅定去取，已把三位的姓氏，都寫在家報之中，稟明家嚴，待他自己枚卜。吉人聽了這句話，又從新害怕起來，說：「這三個之中，萬一卜着了別個，却怎麼處？我在家中，還好與小姐商議，設些機謀，以圖萬一之幸。如今隔在兩處，如何照應得來？」就不等選館，竟自告假還鄉。西廂記上有兩句曲子，正合着他的事情，與看官代唱一遍：「只爲着翠眉紅粉一佳人，棄了他玉堂金馬三學士。」丟了翰林不做，趕回家去求親，不過是爲情所使，這樣做事，自然該上手的了！不想到了家中，又合着古語二句云：

莫道君行早，還有早行人。

原來那二名新貴，都在未曾掛榜之先，就束裝歸里。因他臨行之際，曾央人轉達二詹，說此番上第就罷，萬一僥倖，望在宅報之中，代爲緩頰，求訂朱陳之好。所以吉人未到，他已先在家中，個個都央人死訂，把嫻嫻小姐驚得手忙脚亂。聞得吉人一到，就叫媒婆再四叮嚀，求他速顯神通，遂了初議。若被凡人佔了去，使我莫知死所，然後來攝魄勾魂，也就不中用的事了！吉人聽在耳中，忙無主意，也只得央人力懇，知道此翁勢利，即以勢利動之。

說我現中二甲，即日補官；說那兩位不曾殿試，如非做起官來，也要遲我三年。若問同選京職，我比他多做一任，萬一中了三甲，補放外官，只怕他做到白頭，還趕我不上。那兩個新貴，也有一番誇誕之詞，說殿試過了的人，雖未授官，品級已定；況有不曾選館，極高也不過個部屬。我們不曾殿試，將來中了鼎甲，也未可知。況且有三年讀書，不怕不是館職，好歹要上他一乘。詹公聽了，都不回言，只因家報之中，曾有枚卜二字，此是勢利別人，不如勢利兒子，就拿來奉為號令，定了某日某時，把三個姓名，都寫個紙鬮，叫女兒自家拈取，省得議論紛紛，難於決斷。嫻嫻聞得此信，歡笑不已。說他是個仙人，我這邊一舉一動，一步一趨，他都有神眼照瞭。何況枚卜新郎，是他切已的大事，不來顯些法術，使我拈着他人之理？就一面使人知會，叫他快顯神通，一面抖擻精神，好待臨時拈取。到了那一日，詹公把三個名字，寫上了紙鬮，放在金瓶之內，就像朝廷卜相一般，對了天地祖宗，自己拜了四拜，又叫兒女也拜了四拜，然後取一雙玉筋，交付與他，叫他向瓶內揭取。嫻嫻是膽壯的人，到手就揭，絕無畏縮之影。誰知事不湊巧，神仙拈不着，倒拈着一個凡人，就把這位小姐驚得柳眉倒豎，星眼頻酸，說他往日的神通，都到那裏去了？正在那邊愁悶，詹公又道：「鬮取已定，叫他去拜謝神鬮。」嫻嫻方怪神道無靈，怨恨不了，那裏還肯拜謝？虧得他自己聰明，有隨機應變之略，就跪在詹公面前，正言厲色的稟道：「孩兒有句說話，要奉告爹爹，又不敢啓齒，欲待不說，又怕誤了終身。」詹公道：「父母面前，有甚麼難說之話，快些講來。」嫻嫻就立起身來，道：「孩兒昨夜得一夢，夢見亡過兩母親，對孩兒說道：『聞得有三個貴人，來說親事，內中只有一個，該是你的姻緣，其餘並無干涉。孩兒問是那一個母親，只道其姓，不道其名，說出一個瞿字，叫孩兒緊記在心，以待後驗。不想到了如今，反拈了別個，不是此人，故此猶豫未決，不敢拜謝神明，有個期期不奉詔之意。』」詹公想了一會道：「豈有此理？既是母親有靈，爲甚麼不托夢與我，倒對我說起來？既有此說，到了這枚卜之時，就該顯些神力，前來護佑他人，爲何又拈着別人？這句邪話，我斷然不信。」嫻嫻道：「信與不信，但憑爹爹；只是孩兒以母命爲重。」

了姓瞿的，斷然不嫁。」詹公聽了這一句，就大怒起來道：「在生的父命，倒不依從；反把亡過的母命來挾制。況你這句說話，甚是荒唐，焉知不是另有私情，故意造爲此說？既然如此，待我對着他的神座，禱祝一番，問他果有此說否？若果有此說，速來托夢與我，倘若三夜無夢，就可見是捏造之詞，不但不許瞿家，還要查訪根由，究你那不端之罪。」說了這話頭，也不回，竟走開去了。嫻嫻滿肚驚疑，又受了這番凌辱，那裏憤激得了？就寫了一封密札，叫媒婆送與吉人，前半段是思恨之詞，後半段是永訣之意。吉人拆開一看，就大笑起來道：「這種情節，我早已知道了。煩你去回覆小姐，我包他三日之內，老爺必定回心。這頭親事，斷然歸我。我也有密札在此，煩你帶去，叫小姐依計而行，決然不錯，就是了。」媒婆道：「你既有這樣神通，爲甚麼不早些顯應，成就姻緣？又等他拈着別個？」吉人道：「那是我的妙用，一來要試小姐的心，看他鬪着別人，改節不改節；二來，氣他的父親，不過故意用些小巧術，要愚弄他一番；三來，神仙做事，全要神奇不測，若還一拈着，又覺得過於平常一些，奇趣都沒有！」媒婆只說是真，捏了這封密札去回覆。嫻嫻正在痛哭之際，忽然得了此書，拆開一看，不但破涕爲笑，竟拜謝天地起來。說有了此法，何愁親事不成？媒婆問他甚麼法子，他只是笑而不答。到了三日之後，詹公把他叫到面前，正言厲色的問道：「我已禱告母親，問其來歷，叫他托夢與我。如今已是三日，並無一毫影響，可見你的說話，全是誑言。既然捏此虛情，其中必有原故，快些說來我聽。」嫻嫻道：「爹爹所祈之夢，又是孩兒代做過了！母親對孩兒說，爹爹與姬妾同眠，他不屑走來親近，只是跟着孩兒說，你爹爹既然不信，我有個憑據，只怕你說出口來，竟要把他嚇倒，故此孩兒不敢輕說，恐怕驚壞了爹爹。」詹公道：「甚麼情由？就說得這等利害？既然如此，你就講來。」嫻嫻道：「母親說，爹爹禱告之時，不但口中問他，還有一道疏文燒去，可是真的麼？」詹公點點頭道：「這是真的。」嫻嫻道：「要問親事的話，確與不確，但看疏上的字，差與不差？他說這篇疏文，是爹爹瞞着孩兒做的，旋做旋燒，不會有人看見。他親口說與孩兒，叫孩兒記在心頭，若還爹爹問及，也好念將出來，做

個憑據。『詹公道：「不信有這奇事，難道疏上的話，竟念得出來？」』爛爛道：「不但念得出，還可以一字不差。若差了一字，依舊是捏造之言。爹爹不信，就是了。」說過這一句，就輕啓朱唇，微開玉齒，試梁間之燕語，學柳外之鶯聲，背將出來，果然不差一字。詹公聽了，不怕他毛骨悚然，驚訝了一番。就對小姐道：「這等看來，鬼神之事，並不荒唐。百世姻緣，果由前定。這頭親事，竟許瞿家就是了。」當日就分付媒婆，叫他不必行禮，擇了吉日，竟過來贅親。恰好成親的時節，又遇着夏天，就把授徒的去處，做了洞房才子佳人，同諧伉儷。爛爛初近新郎，還是一團畏敬之意，說他是個神仙，不敢十分狎褻。及至睡到半夜，見他慾心大重，道氣全無，枕邊所說的言語，都是些尤雲滯雨之情，並沒有餐霞吸露之意，就知道不是仙人。把以前那些事件，件件要查問到底。吉人騙了親事上手，知道這位假神仙也做到功成行滿的時候了，若不把直言稟告，等他試出破綻來，問這樁事，很沒趣的。就把從前的底裏，和盤托出。原來那一道疏文，是他得了枚卜之信，日夜憂煎，並無計策，終日對了千里鏡，長吁短嘆。再四哀求說：「這媒人原是你做起來的，如今弄得不上不下，如何是好？還求你再顯威靈，做完了這庄奇事，庶不致半途而廢，埋沒了這段前功，使人不知敬重。」說了這幾句，就拿來供在中堂，志志誠誠，又拜了幾拜。拜完之後，又攔到浮屠之上，法目而視。又見詹老坐在中堂，研起墨來，正在那邊寫字。吉人只說他是做詩，要把騙小姐的法則，又拿去騙騙大人，也等他疑鬼疑神，好許這頭親事。及至仔細一看，纔得是篇疏文，聰明之人，不消傳說，看見這篇文字，就知道那種情由，所以急急膽寫出來，加上一封密札，正要央人轉去，不想遇着那人，就托他將去。誰料機緣湊巧，果然收了這段奇功。爛爛待他說完之後，詫異了一番，就說這些情節，雖是人謀，也原有幾分天意。不要十分說假了。明日起來，就把這件法寶，供在夏宜樓，做了家堂香火。夫妻二人，不時禮拜。後來凡有疑人回，就去卜問，他取來一照，就覺得眼目之前，定有些奇奇怪怪，所見之物，就當了一首籤詩，做出事來，真不奇。頭只見精神所聚之處，泥土草木皆能效靈，從來拜神拜佛，都是自拜其心，不是真有神仙，真有菩薩也。他這一番，

八，只有嫵嫵小姐的尊軀，直到做親之後，纔能暢覽；其餘那些女伴，就是當年現體之人，不須解帶寬裳，狹其底相。吉人瞞着小姐，與他背後調情，說着下身的事，一毫不錯。那些女伴，都替他上個徽號，叫做『賊門』，他果『既已出乖露醜，少不得把靈犀一點，托付與他。吉人既占花王，又收了羣芳衆豔，當初刻意求親，也就爲此。』是單愛牡丹，置水面荷花於不問也。可見做婦人的，不但有人之處，露不得身體，就是空房冷室之中，避閑幽之內，那袒揚裸程四個字，也斷然是用不着的。古語云：『慢藏誨盜，治容誨淫。』露了標致的面容，還可以完名全節，露了雪白的身體，就保不住玉潔冰清，終久要被入點污也。

【評】同一鏡也，他人用以眺遠，吉人用以選豔。此等聰明，昔人有行之者矣！留木屑以鋪地，用竹頭以造船，此物此志，無二理也。吉人具此作用，其居官之事業，必有可觀。但見從來好色之人，止有此一長可取，除却偷香竊玉，便少奇才。猶之做賊之人，止有賊智，而無他智也。奈何！

歸正樓

第一回 發利市財食兼收 恃精詳金銀兩失

爲人有志學山邱，莫作卑污水下流；山到盡頭猶返顧，水甘獨死不回頭。
砥瀾須用山爲柱，戴石難憑水作舟；畫幅單條懸壁上，好將山水助潛修。

這首新詩要勸世上的人，個個自求上進，不可安於下流。上進之人，就如登高陟嶺一般，步步求高，時時怕墜，這片勇往之心，自不可少。至於下流之人，當初偶然失足，墮在罪孽坑中，也要及早回頭，想顧自新之計，切不可。以流水爲心，高山作戒，說我的身子業已做了不肖之人，就像巫峽的流泉，匡廬的瀑布，流出洞來，料想回不轉。

去，索性等他流入深淵，卑污到底。這點念頭，作惡之人雖未必個個都有，只是不想回頭，少不得到這般地步。要曉得水不返，還有滄海可歸；人惡不悛，只怕沒有桃源可避。到了水盡山窮之處，惡又惡不去，善又善不來，纔知道綠水誤人，黃泉招客，恨不曾遇得正人君子，做個中流砥柱，早早教我回頭也。四書上有句云：『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事上帝。』我有個絕妙的比方——爲善好似天晴，爲惡就如下雨。譬如終日晴明，見了明星朗月，不見一毫可喜，及至苦雨連朝，落得人心厭倦，忽然見了日色，就與祥雲瑞靄一般，人人快樂，個個歡欣，何曾怪他出得稍遲，把太陽推下海去，所以善人爲善，倒不覺得稀奇，因他一向如此，只當得久晴的日色，雖然可喜，也還喜得平常，惡人爲善，分外覺得奇特，因他一向不然，忽地如此，竟是積蔭之後，陡遇太陽，不但可親，又還親得炎熱，故此惡人回頭，更爲上帝所寵，得福最易。就像改邪歸正的盜賊，見官常蒙獎賞，比不得無罪之人，要求旌獎，非有奇德異行，不能得隻字之褒也。近日有個殺豬屠狗的人，住在持齋念佛的間壁，忽然一夜遇了回祿之災，把持齋念佛的房屋，燒得罄盡，單留下幾間破屋，倒是殺豬屠狗的住房，沒有燒掉，衆人都說：『天道無知，報應相反，及至走去一看，那破屋裏面，有幾行小字，貼在堂堂面前，其字云：『屠宰半生，罪孽深重，今特詔告神明，以某月某日爲始，改從別業，誓不殺生，違戒者天誅地滅！』衆人替他算一算，那立誓的日子，比失火之期，只早得三日，就一齊驚異道：『難道你一念回頭，就有這般顯應？』既然如此，爲甚麼持齋念佛的人，修行了半世，反不如你那殺豬屠狗的應道？』也有些原故，聞得此老近日得了個生財的妙方，三分銀子，可以傾做一錢，竟與真紋無異，用慣了手，終日閉戶硬煎，所以失起火來，把房屋燒得罄盡，衆人聽了，愈加察省。古語云：『一善可以蓋百惡。』這等看來，『一惡也可掩百善。』了可見『回頭』二字，爲善者切不可有，爲惡者切不可無。善人回頭就是惡，惡人回頭就是善也。東西南北，各走一方，走路的人，不必定要自東至西，由南抵北，方纔叫做回頭。只須掉過臉來，就不是從前之路了。這回野史，說一個拐子回頭後，登了道岸，與世間不肖的人，做個樣子省。

錯了主意，只說罪孽深重，懺悔不來，索性往錯處走也。明朝永樂年間，出了個神奇不測的拐子，訪不出他姓名，查不着他鄉里，認不出他面貌，只見四方之人，東家又說被拐，西家又道着騙，纔說這個神棍。近日去在南方，不想那個奸人，早已來到北路。百姓受了害，告張緝批拿他，搜不出一件真贓，就對面也不敢動手。官府吃了虧，差些捕快拿他，審不出一毫實據，就捉着也不好加刑。他又有個改頭換面之法，今日被他騙了，明日相逢，認他不出，都說是個攪世的魔王。把一座清平世界，弄得鬼怕神愁，刻刻防奸，人人慮詐，越防得緊，他越要去打擾，偏虛得忙，他偏要來照顧。被他攪了三十餘年，天下的人，都沒法處治。直到他賊星退命，驛馬離宮，安心住在一處，改邪歸正起來，自己說出姓名，紀出鄉里，露出本來面目，把生平所做之事，時常敘說一番，叫人以此爲戒，不可學他。所以遠近之人，把他無窮的惡跡，倒做了美談，傳到如今，方纔知道來歷。不然叫編野史的人，從何處說起？這個拐子，是廣東肇慶府高安縣人，姓貝名喜，並無表字，只有一個別號，叫做貝去戎。爲甚麼有這個別號？因此人之父，原以偷摸治生，是穿窬中的名手，人見他來，就說個暗號道：「貝戎來了！」大家謹慎，「貝戎」二字合來是個「賊」字，又與他姓氏相符，故此做了暗號。及至到他手裏，忽然要改弦易轍，做起跨灶的事來，說：「大丈夫要弄銀子，須是明取民財，想個光明正大的法子，弄些用用，爲甚麼背明趨暗，夜起晝眠，做那些鼠竊狗偷之事？」所以把人俞改爲馬扁，才莫翻爲才另，暗施誑詐，明肆詭譎，做了這樁營業，人見他別創家聲，不仍故轍，也算是個允宗之子，所以加他這個美稱。其實也是袋中寓刺，上下兩個字眼，究竟不曾離了貝戎。但與乃父較之，別有異耳。做孩子的時節，父母勸他道：「拐子這碗飯，不是容易吃的，須有孫龐之智，賁育之勇，蘇張之辯，又要隨機應變，料事如神，方纔騙得錢財到手。一着不到，就要弄出事來，比不得我傳家的勾當，是背着人做的，夜去明來，還可以藏拙，勸你不要更張，還是守舊的好。」他拿定主意，只是不肯說：「我乃天授之才，不假人力，隨便甚麼好漢，少不得要墮入計中，還你不錯就是。」父母道：「既然如此，就試你一試。我如今立在樓上，你若騙

得下來，就見手段。」貝去戎搖頭道：「若在樓下，還得上去；立在上面，如何騙得下來？」父母道：「既然如此，我就下來，且看用甚麼騙法。」及至走到樓下，叫他騙上去。貝去戎道：「業已騙下來了，何須再騙？」這句舊話傳流至今，人人識得，但不知是誰人所做的事。如今纔揭出姓名。父母大喜，說他果然勝祖強宗，將來畢竟要恢宏舊業。就選一個吉日，叫他出門，要發小小利市，只不要落空就好。誰想他走出門去，不及兩三個時辰，竟領着兩名脚夫，抬了一棹酒席，又有幾兩席儀，連抬盞杯箸，色色俱全，都是金鑲銀造的。抬進大門，秤了幾分脚錢，打發來人轉去。父母大驚，問他得來的原故。貝去戎道：「今日乃開市吉期，不比尋常日子，若但是腰裏撒撒口裏不見，嗒嗒也還不爲罕異。連一家所吃的喜酒，都出在別人身上，這個拐子，纔做得神奇。如今都請坐下，待我一面說，一面吃，還你們聽了，都大笑一場。就是父母歡喜不過，就坐下席來，捏着酒杯，聽他細說。原來這兩棹酒席，是兩們至戚，初次會親，吃到半席的時節，女家叫人撤了，送到男家去的。未經撤席之際，貝去戎隨了衆人，立在旁邊，看戲，見他吃桌之外，旁有看桌，料想終席之後，定要撤去送他，少不得是家人引領，就想個計較出來，知道戲文鬧熱，兩處管家都立在看戲，決不提防。又知道只會男親，不會女眷，連新婦也不會回來，就粧做男家的小廝，闖進女家的內室，了鬢看見，問他是誰家孩子。他說我是某姓家僮，跟老爺來赴席的，新娘有句說話，叫我瞞了衆人，說與老安人知道，故此悄悄進來，煩你引我一見。了鬢只說是真果然引他見了主母。貝去戎道：「新娘致意老安人，叫你自家保重，不要念想。他有一句說話，雖然沒要緊，也關係府上的體面，料想母子之間，決不見笑，所以叫我來傳。言他說我家的伴當，個個生得嘴饞，慣要偷酒偷食，少刻送桌面過去，路上決要抽，每分取出幾塊，雖然所值不多，我家老安人看見，只說酒席不齊整，要譏諷你，求你到換桌的時節，差兩個的當用人，把食籠封好，瞞了我家伴當，預先挑送過門，省得他弄手脚。至於抬酒之人，不必太多，只消兩人就有了。連帖子也交付與他，省得嘈嘈雜雜，不好款待。」那位家主婆見他說得近情，就一一依從，瞞了衆人，叫酒席送去臨送的。

貝去戎又立在旁邊與家主婆，唧唧咕咕說了幾句私語，使抬酒的看見，知道是男家得用之人。等酒席抬了門，約去半里之地，就如飛趕上去道：「你們且立住，老安人說還有好些菜蔬，裝滿一替食籮，方纔遺落了，不會加在擔上，叫我趕來看守，喚你們速速轉去，抬了出來。」家人聽了，俱說是真，一齊趕了回去。貝去戎張得不見，另僱兩名腳夫，抬了竟走。所以抬到家中，不但沒人追趕，亦且永不敗露。這是他初出茅廬，第一樁燥脾之事。父母聽見，稱贊不已。就說他是個神人。從此以後，今日拐東，明日騙西，開門七件事，樣樣不須錢買，都是些湊來之物。把那位穿窬老子，竟封了太上皇，不許他出門偷摸，止靠一雙快手，養活了八口之家，還終朝飲酒食肉，不但是無飢而已。做上幾年，聲名大著，就有許多後輩，慕他手段高強，都來踵門受業。他有了幫手，又分外做得事來，遠近數百里，沒有一處的人，不被他拐到騙到家門首，貼了一行字云：「知會地方協拿騙賊。」有個徽州當舖，開在府前，那管當舖的人，是個積年的老手，再會不被人騙過。鄰舍對他道：「近來出個拐子，變幻異常，家家防備，以後所當之物，須要看仔細些，不要着他的手。」那管當舖的道：「若還騙得我動，就算他是個神仙！只怕遇了區區，把機關識破，以後的拐子，就做不成了。」說話的時節，恰好貝去戎有個徒弟，立在面前，回來對他說了。貝去戎道：「既然如此，就與他比比手段。」偶然一日，有個管當舖之人，立在櫃檯之內，有一人拿一錠金子，重十餘兩，要當五換管當舖的仔細一看，知有十成，就兌銀五十兩，連當票交付與他。此人竟自去了。旁邊立着一人，也拿了幾件首飾，要當銀子。管當舖的看了又看，磨了又磨，那人見他仔細不過，就對他笑道：「老朝奉這幾件首飾，所值不多，就當錯了，也有限！方纔那錠金子，倒求你仔細看看，只怕有些蹊蹺！」管當舖的道：「那是一定赤金，並無低假，何須看得？」那人道：「低假不低假，我雖不知道，只是來當的人，我却有些認得，是個有名的拐子，從來不做好事的。」管當舖的聽了，就疑心起來，取出那錠金子，從親看了一遍，就遞與他道：「你看這樣金子，有甚麼疑心？」那人接了，走到明亮之處，替他仔細一看，就大笑起來，說道：「好一錠赤金！准准值八兩銀子，你拿去，遞與

衆人大家驗驗，且看我的眼力比你如何？」那店內之人，接了進去，磨的磨，看的看，果然試出破綻來了。原來外面是真，裏面是假，只有一膜金皮，約有八錢多。裏面的骨子，都是精銅。管當的着起忙來，要想追趕，又不知去向。那人道：「他的蹤跡，瞞不得區區，若肯許我相酌，包你一尋就着。」管當的聽了，連忙許他謝意，就帶了原金，同去追趕。趕到一處，恰好那當金之人，同着幾個朋友，在茶館內吃茶。那人指了叫他：「上前扭住，喊叫地方，自然有人來接應。只是一件，你是一個，他是幾雙拳，不敵四手，萬一這錠金子，被他搶奪過去，把甚麼賊證弄他？」管當的道：「極說得是。」就把金子遞與此人，叫他立在門外，待我喊叫地方，有了見證之後，你拿進來質對。此人收了，管當的直闖進去，一把扭住當金之人，高聲大叫起來。果然有許多地方，走來接應，問他何故？管當的說出情由，衆人就討賊物來看。管當的連聲呼喚，叫取賊物進來，並不見有人答應。及至出去找尋，那守賊物之人，又不知走到何方去了。當金的道：「我好好錠赤金，你倒遇了拐，被他拐去，反要弄起我來。如今沒得說，當票現存，原銀也未動，速速還我原物，省得經官動府！」倒把他交與地方，討過下落。地方之人，都說他自不小心，被人騙去，少不得要賠還。不然他豈有肯干休之理？管當的聽了，氣得眼睛直豎，想了半日，無計脫身。只得認了賠，還回到店中，兌了一百兩真紋銀，方纔打發得去。這個拐法，又是甚麼情由？只因他要顯手段，一模一樣，做成兩錠赤金，一真一假。起先所當，原是真的，預先叫個徒弟，帶着那一錠，立在旁邊。等他去後，故意說些巧語，好動的疑心，及至取出原金，徒弟接上了手，就將假的，仍遞與他。衆人試驗出來，自然央他追趕，後來那些關竅，一發容易做的，不愁他不入局了。你說這些智謀，奇也不奇？巧也不巧？起先還在近處掏摸，聲名雖著，還不出東西兩粵之間，及至父母俱亡，無有掛礙，就領了徒弟，往各處橫行。做來的事，一樁奇似一樁，一件巧似一件，索性把惡事講盡，纔好說他回頭。做小說的本意，原在下面幾回，以前所敘之事，示戒非示勸也。

第二回 斂衆怨惡貫將盈 散多金善心陡發

貝去戎領了徒弟，周流四方，遇物即拐，逢人就騙，知道不義之財，豈能久聚？料想做不起人家，落得將來撒漫。凡是有名的妓婦，知趣的龍陽，沒有一個不與他相處，贈人財物，動以百計，再沒有論十的。嫖錢論兩的表記。所以風月場中，要算他第一個大老。只是到了一處，就改換一次姓名，那些嫖過的表子，枉害相思，再沒有尋訪之處。貝去戎遊了幾年，十三個省分，差不多被他走遍。所未到者，只有南北兩京。心上思量道：若使輩輩之下，沒有一位神出鬼沒的拐子，也不成個京師地面。畢竟要去走走，替朝廷長些氣概。況且拐百姓的方法，都做厭了，只有官府不會騙過，也不要便宜了他。就使京官沒錢，出手不大，蘆書也拐他幾封，往各處走走，做個馬扁遊客，也使人耳目一新。就收拾行李，僱了極大的坐船，先入燕都，後往白下。有個湖州筆客，要搭船進去，徒弟見他背着空囊，並無可騙之物，不肯承攬。貝去戎道：「世上沒窮人，天下無棄物。就在叫化子身上，拐得一衲頭，也好備逃難之用。只要招待下船，騙得上手，終有用着的去處。」就請筆客下艙，把酒好食，不時款待。筆客問他進京何事，寓在那裏。貝去戎就借了一位當道，認做父親，說一到就進衙署，不在外面停泊。筆客道：「原來是某公子，今尊大人是我定筆主顧，他一向所用之筆，都是我的，少不得要進衙賣筆，就帶便相訪。」貝去戎道：「這等極好，既然如此，你的主顧，決不止家父一人，想是五府六部，翰林科道，諸官都用你的寶貨。此番進去，一定要送過的。」筆客道：「那不待言。」貝去戎道：「是那些人？你說來我聽。」筆客就向夾袋之中，取出一個經折，凡是買筆的主顧，都開列姓名。又有一篇帳目，寫某人定做某筆幾帖，議定價銀若干。一項一項，開得清清楚楚，好待進京分送。貝去戎看肚裏過了一兩日，又問他道：「我看你進京一次，也費好些盤纏，有心置貨，何不多置幾箱？爲甚麼不慳不恥，止帶這些？」筆客道：「限於資本，故此不能多置。」貝去戎道：「可惜你會遲了，若還在家，我有的銀子，就借給你幾百兩，多置些貨物，帶到京師賣出來，還我也不是甚麼難事。」筆客聽了此言，不覺利心大動，翻來覆去，想了一夜。第二日起來道：「公子昨日之言，甚是有理。在下想來，此間去府上也還不遠，公

子若有盛意何不寫封書信待我趕到貴鄉領了資本再做幾箱好筆趕進京來也未爲遲。這些貨物央煩公子帶進去借重一位尊使分與各家待我來取帳有何不可？」貝去戎見他說到此處知道已入計中就慨然應許寫下一張諭帖着管事家人速付元寶若干錠與某客置貨進京不得違誤筆客領了千稱萬謝而去。貝去戎得了這些貨一到京師就扮做筆客照他單上的姓名竟往各家分送就說：「某人是嫡親舍弟因臥病在家不能遠出恐怕老爺等筆用特着我費送前來任憑作價所該的帳目若在便中就付些帶去以爲養病之資萬一不便等他自家來領。只有一句話要稟上各位老爺舍弟說連年生意淡薄靠不得北京一處要往南京走走。凡是由南至北經過的地方或是貴門人或是貴同年或是令親盛族求賜幾封書札薦人賣筆是樁雅事沒有甚麼嫌疑料想各位老爺不惜齒頰之分自然應許。」那些當道見他說得近情料想沒有他意就一面寫薦書一面兌銀子當下交付與他。書中的話不過首敘寒溫次談衷曲把賣筆之事倒做了餘文隨他買也得不得。那裏知道醉翁之意原不在酒單要看他東帖裏面用些甚麼稱呼書啓之中敘的甚麼情節知道這番委曲就可以另寫薦書。至於圖書筆跡都可以摹仿得來不是甚麼難。出京數十里做了游客起頭自北而南沒有一處的抽豐不被他打倒。只因書札上面所敘的寒暄所談的衷曲一字不錯自然信殺無疑。周濟惟恐不到甚至有遺事之外又復捐囊捐囊之外又托他捎帶禮物轉致此公所得的錢財不止一項。至於經過的地方凡有可做之事可得之財他又不肯放過一件不止爲抽豐而已。一日看見許多船隻都貼了紙條寫着幾行大字道：

某司某道衙門吏書皂快人等迎接新任老爺某上任。

他見了此字就退回數十里即用本官的職銜刻起封條印板印上許多把船艙外面反扶手拜匣之類各貼一張對着來船揚帆而進。那些衙役見了知道就是本官走上船來一齊謁見。貝去戎受之不辭把屬官費到的文書都拆開封筒打了到日少不得各有重儀。接到就送預先上手做了他的見面錢。過上一二日就把書吏

進官船，輕輕的分付道：『我老爺有句私話，對你們講，須要體心，不可負我相托之意。』書吏一齊跪倒問道：『有什麼分付？』貝去戎道：『我老爺出京之日，借一主急債用了，原說到任三日，就要湊還他。如今跟在身邊，離一刻，我想到任之初，那裏就有？況且此人跟到地方，一定要招搖生事，不如在未到之先，設法起來，打發他轉去，纔是一個長策。自古道：『衆擎易舉，獨力難成。』煩你們衆人，大家攢湊攢湊，替我擔上一肩。我到任之後，就設處出來，還你。』那些書吏，巴不得要奉承本官，那一個肯說沒有？就如飛趕上前去，不上一日，都取了回來，個個爭多，人人慮少，竟收了一主橫財。到了夜深人靜之後，把銀子并做一箱，輕輕丟下水去，自己逃避上岸，不露蹤影。躲上一兩日，看見接官的船隻都去遠了，就叫徒弟下水，把銀子淘摸起來，又是一樁生意。到了南京，將所得的財物，估算起來，竟以萬計。心上思量道：『財物到盈千滿萬之後，若不散些出去，就要作禍生災，不若尋些好事做做，一來免他作祟，二來借此蓋愆，三來也等世上的人，受我些拐騙之福。俗語道得好：趁我十年運，有病早來醫。焉知我得意一生，沒有個倒運的日子？萬一賊星退命，拐騙不來，要做打劫修行之事，也不能夠了。』就立定主意，停了夕事不做，終日在大街小巷，走來走去，做個沒事尋事的人。一日清晨，起來，吃了些早飯，獨自一個往街上閒走。忽然走到一處，遇着四五個大漢，一齊圍住了他，都說：『往常尋你不着，如今從那裏出來？今日相逢，料想不能放過，一定要下顧下顧的了。』說完之後，扯了竟走。問他甚麼緣故，又不肯講。都說：『你見了冤家，自然明白。』貝去戎甚是驚慌，心上思量道：『看這光景，一定是些捕快，所謂冤家者，就是受害之人，被他緝訪出來，如今拿去送官的了。難道我一向作惡，反沒有一毫災星，方纔起了善念，倒把從前之事，敗露出來，拿我去了命不成？』正在疑惑之際，只見行到一處，把他圍在空屋之中，一齊去號召冤家，好來與他作對。貝去戎坐了一會，想出一個不遁自遁之法，好拐騙脫身。只見門環一响，擁進許多人來，不是受害之人，反是受恩之輩，原來都是嫖過的姊妹，從各處遷到南京，做了歌院中的名妓，終日思念他，各人分付首領，叫在路上遇着之時，千萬不

可放過。故此一見了面，就扭他回來。所謂冤家者，乃是俏冤家，並不是取命索錢冤家。作對的對字，乃是配人之對，不是犯對質對之對也。只見進門之際，大家堆着笑容，走近身來相見。及至一見之後，又驚疑錯愕起來，大家走了開去，却像認不得的一般。三三兩兩，立在一處，說上許多私語，絕不見有注意到他。這是甚麼原故？只因只去戎身邊有的是奇方妙藥，只消一時半刻，就可以改變容顏起來。先被衆人扯到關在空屋之中，只說是禍事到了，乘衆人不在，正好變形，就把臉上眉間，略加點綴，却像個雜脚戲子，在外未淨丑之間，不覺體態依然，容顏頓別。那些姊妹，看見自然疑惑起來。這個纔說有些相似，那個又道甚麼相干的？說他面上無疤，爲甚麼忽生枝節？有的道他眉間沒痣，爲甚麼陡起黑星？當日的面皮，却像嫩中帶老；此時的臉色，又在嫩裏生妍。大家唧唧咕咕，猜疑不出。貝戎口中不說，心上思量說：「我這樁生意，與爲商做客的，不同爲商做客，最怕是欺生。我要認得的多，方纔立得住腳。我這樁生意，不怕欺生，倒怕欺妓婦認得我，就要傳播開來，豈不是一樁好事？雖比受害的不同，究竟是不見的好。現別換一張聲口，倒把他盤問起來，說扯進來者何心避轉去者何意？那些妓婦道：『有一位故人，與你貌相似，多年不見，甚是想念他，故此分付蒼頭，不時尋覓。』方纔扯你進來，只說與故人相會，不想又是初交，所以驚疑未定，不好遽然近身。」貝戎道：「那人有甚麼好處？這等思念他！」妓婦道：「不但慷慨，又且溫存，贈我們的東西，不一而足。如今看了一件，就想念他一番，故此去撇不下。」說話的時節，竟有個少年姊妹，掉下淚來，知道不是情人，與他閒講，也無益，就掩着啼痕，別了衆人，先去管教這數行情淚，哭得千載的奇聞，有詩爲據：

從來妓女善粧愁，不必傷心淚始流；獨有蘇娘懷客淚，行行滴出自心頭。

第三回 顯神通字添一畫 施妙計殿起雙層

貝去戎嫖過的表子，盈千累百，那裏記得許多？見了那少年姊妹，雖覺得有些面善，究竟不知姓名。見他啼痕，別了衆人，先走，必非無故。然而把他姓名居址，與失身爲妓的來歷，細細問了一遍，纔知道他姓蘇，名一娘，原是蘇州城內隱名接客的一個私窩子。只因丈夫不肖，甘爲不流，把家產蕩盡，要硬逼他接人頭，一次接解的就是貝去戎。貝去戎見他體態端莊，不像私窩的舉止，又且羞澀太甚，就問其來歷，纔知道爲貧所使，不是出於本心，止嫖得一夜，竟以數百金贈之，叫他依舊關門，不可接客。誰想丈夫得了銀子，未及兩月，又賭得精光，竟把他賣入娼家，光明較著的接客，求爲私窩子而不能，故此想念舊恩，不時流涕。起先見說是他，歡喜不了，故踴躍而來。如今看見不是，又覺得面貌相同，有個賂物傷情之意，故此掉下淚來。又怕立在面前，愈加難忍，故此含淚而來。貝去戎見了這些光景，不勝悽惻，就把幾句巧話，騙脫了身子，備下許多禮物，竟去拜訪蘇一娘。蘇一娘纔見了面，又從新哭起來。貝去戎佯作不知，問其端的。蘇一娘就把從前的話，細述一遍，述完之後，依舊啼哭起來。再也勸他不住。貝去戎道：「你如今定要見他，是個甚麼意思？不妨對我講一講。難道普天下的好事，只許一個人做，就沒有第二個好漢，趕得上不成？」蘇一娘道：「我要見他，有兩個意思。一來因他嫖得夜破費了許多銀子，所得不償所失，要與他盡情歡樂一番，以補從前之缺；二來因我墮落烟花，原是不不得已，因他是個仗義之人，或者替我贖出身來，早作從良之計，也未見得。故此終日想念，再丟他不開。」貝去戎道：「你若得單補前情，倒未必能夠；若要贖身從良，這是甚麼難事？在下薄有錢財，儘可以擔當得起。只是一件區區是個東西，南北之人，今日在此，明日在彼，沒有一定的住處，不使娶妻買妾，只好替你贖出身來，送還原主，做個峴崙押衙之輩，尙還使得。」蘇一娘道：「若是交還原主，少不得重落火坑，倒多了一番進退。若得隨你終身，固所願也。萬一不能，到尋個僻靜的庵堂，使我削髮爲尼，飯衣三寶，倒是一樁美事。」貝去戎道：「只怕你這些說話，還是托詞，若果有急流勇退之心，要做這撒手登岸之事，還你今朝作妓，明日從良，後日就好剃度。不但你的衣食之費，香火

之資，出在區區身上，連那如來打坐之室，伽藍入定之鄉，四大金剛護法之門，一十八尊羅漢參禪之地，也都是區區建造。只要你守得到頭，不使他日還俗之心，甚於今日從良之志，就是個好尼僧，真菩薩，不枉爲一番救度。你也可能夠如此麼？」蘇一娘道：「你果能踐得此言，我就從今日立誓，倘有爲善不終，到出家之後，再起凡心者，叫我自遭慘禍而死，墮落最深的地獄！」說了這一句，就走進房中，半晌不出。貝去戎只說他去小解，等了一會，不想走出房來，將一位血性佳人，已變做肉身菩薩。竟把一頭黑髮，兩鬢烏雲，剪得根根到底。又在桃腮香頰上，刺了幾刀，以示破釜沉船，終不回頭之意。貝去戎見驚得毛骨悚然，正要與他說話，不想烏龜搗婦，一齊喧嚷進來，說他誘人出家，希圖拐騙，閉人生意之門，絕人糊口之計。揪住了貝去戎，竟要與他拚命。貝去戎道：「你那生意之門，糊口之計，不過爲財錢二字罷了。不是我誇口，說世上的錢財，都聚在區區家裏，隨你論百論千，都取得出。若要結起訟來，只怕我處得你死，你弄我不窮。不如做着好事，放他出家，待我取些銀子，還你當日買身之價，倒是個本等。」龜搗聽了，就問他索取身價，還要償還使費。貝去戎並不短少，一一算還，領了蘇一娘，權到寓中住下。當晚就分別嫌疑，並不同床宿歇，竟有秉燭待旦之風。到了次日，央些房屋中人，叫他各處找尋，要買所極大的房子，改造庵堂，其價不拘多少。又得一宅之中，可以分爲兩院，使彼此不相混雜的。過了三朝五日，就有幾個中人，走來回話，說：「一位仕宦人家，有兩座園亭，中分外合極，是幽雅。又有許多餘地，可以建造庵堂，要五千金現物，方可成交，少一兩也不賣。」貝去戎隨了中人，走去一看，果然好一座園亭，就照數兌了五千銀子，做成這主交易。把右邊一所改了庵堂，塑上幾尊佛像，叫蘇一娘住在裏面修行。又替他取個法號，叫做蓮因。他由青樓出家，有出淤泥不染之意，故此把蓮花相比。左邊一所，依舊做了園亭，好等自己往來，做個歇腳之地。裏面有三間大樓，極深幽邃，四面俱有夾牆，以後拐的贓物，都好貯物在其中，省得人來搜取，要做個聚財之所。樓上有個舊匾，題着「歸宦樓」三字，因原主是個仕止，當日解組歸來，不想復出，故此題匾示意，見得他歸止。

永不出山，誰想到了這一日，那件四方傢伙，竟會作怪起來，止字頭上，忽然添了一畫，變做歸正樓。只去戎的時節，還是歸止，及至揀了吉日，搬進樓房，抬起頭來，一看覺得毫厘之差，竟有壤霄之別，與當日命名之意，大不相同。心上思量道：正字與邪字相反，邪念不改，正路難歸，莫非是神道有靈，見我做了一樁善事，要索性勸我回頭，故此加上一畫，要我改邪歸正的意思麼？仔細看了一會，只見所添的筆跡，人與原字不同。原是直下去的，這一畫是另起來的，黑又不黑，青又不青，另是一種顏色。只去戎取了梯子，爬上去仔細一看，原來是些濕土，乃燕子脚泥，簇新壘上去的。只去戎道：「禽鳥無知，那裏會增添筆畫，不消說是天地神祇，假手於他罷了。從此斷了邪念，也學蘇一娘厭棄風塵，竟要逃之方外，因自己所行之事，絕類神仙，凡人不能測識，知道學仙易，成佛難，要從他性之所近而入，就把左邊的房子，改了道院，與淨蓮同修慧業，要做仙佛同歸。就把「歸正」二字，做了道號，只當神道替他命名，也好顧名思義，省得又起邪心。」一日對淨蓮道：「我們這座房子，有心改造道場，索性起他兩層大殿，一邊奉祀三清，一邊供養三寶，方纔像個局面。不然，你那一邊止有觀音閣羅漢堂，沒有如來釋迦的坐位，成個甚麼體統？我這般道場狹窄，院宇蕭條，又在改創之初，略而未備，一發不消設了。」淨蓮道：「造殿之費，動以千計，你既然出家，就斷了生財之路，縱有些須積蓄，也還要防備將來，豈有仍前浪用之理？」歸正道：「不妨，待我用些法術，感動世人，還你一年半載，定有人來捐造。不但不要我費錢，又且不要我費力，纔見得法術高強。」淨蓮道：「你方纔學仙，起頭並不會得道，有甚麼法術，就能感動世人，使他捐得，如此容易？」歸正道：「你不要管我，如今回去葬親，將一年之別，來歲此時，方能聚首，包你回來之日，大殿已成，連三清三寶的法像，都塑得齊齊整整。只等我袖手而來，做個現成法主，就是。」淨蓮不解其故，還是誕妄之詞。過了幾日，又說十八尊羅漢之中，有一尊塑得不好，要乘他在家，另換名手塑過，纔好出門。淨蓮勸他將就，他只是不肯。果然換了法身，方纔出去。臨去之際，止留一位高徒，看守道院，其餘弟子，都帶了隨身。淨蓮獨立禪關，將近半載，忽有

一位仕宦一位富商，兩下不約而同，一齊來做善事。那位仕宦說湖廣來的，帶了一二千金，要替他起造大殿，安置三清。那位富商說山西來的，也帶了一二千金，要替他建造佛堂，供養三寶。這兩位檀越，不知所見所聞，忽有此舉，歸正的法術，爲何這等高強？看到下回，自然了了。

第四回 徽天俸拐子成功 墮人謀檀那得福

仕宦富商走到，淨蓮驚詫不已。問他甚麼來由，忽然舉此善念。况且湖廣山西，相距甚遠，爲甚麼不甚相約，恰好同日光臨？其中必有原故。那位仕宦道：「有一樁極奇的事，說來也覺得耳目一新。下官平日極好是神仙，終日講究的，都是延年益壽之事。不想精誠之念，感格上清，竟有一位真神仙下降，親口對我說道：某處地方新建一所道院，規模已具，只少大殿一層。那個觀主，那是真仙謫降，不久就要飛昇。你既有修道之心，速去做了這樁善事，後來使你長生者，未必不是此人之力。下官敬信不過，就求他限了日期，要在某月某日起造，某月某日告成。告成之日，解主方來與他見得一面，就是姻緣，不怕後來不成正果。故此應期而來，不敢違了仙限。」那位富商雖然與他齊到，却是萍水相逢，不曾見過面的。聽他說，甚是疑心，就盤問他道：「神仙是虛無之事，畢竟有些徵驗，纔信得他。怎見得是真仙下降？知不是本觀之人，要你替他造殿，假作這番誑語，也未可知！」仕宦道：「若沒有徵驗，如何肯信服他？只因所見所聞，都是神奇不測之事，明明是個真仙，所以不敢不信。」富商道：「所見所聞，可好略說一說？」仕宦道：「他頭一次來拜，說是天上的真人，小介不信，說他言語怪誕，不肯代傳。他就在大門之上，寫了四個字云：『回道。人拜。』臨行之際，又對小介道：『我是他的故人，他見了拜帖，自然知道。我明日此時，依舊來拜訪，你們就不傳，他也會出來，不勞如此相拒。小介等他去後，將一盆熱水洗刷大門，誰想費盡氣力，只是洗不刷去，方纔說與下官知道。下官不信，及至看他洗刷，果如其言，只得喚個木匠，叫他用推。」

去。誰想靴去一層，也是如此，靴去兩層，也是如此，把兩扇大門，都靴穿了，那幾個字跡，已然還在。下官心
一二分信他。曉道：「道人三字，是呂純陽的別號。」就分付小介道：「明日再來，不可拒絕，我要見他。」及至第二日
果來，下官連忙出接，見他背上負了一口寶劍，鋒鏗耀目，快不可當。腰間繫個小小葫蘆，約有三寸多長，一寸多
大。下官請了進去，就先對他道：「你既是真仙，就把寶劍脫下，暫放在一邊，纔好相會。如今有利器在身，焉知不是
刺客？就要接見，也不敢接見了。」他聽了這句話，不慌不忙，把寶劍脫下，也不放在桌上，也不付與別人，竟拿來對
着葫蘆緩緩的插將進去，不消半刻，竟把三尺龍泉歸之烏有，只剩一個劍把，塞在葫蘆口內，却像個壺頂盒蓋
一般。你說這般光景，叫我如何不信？況且所說的話，又沒有一毫私心，錢財並不繼手，叫下官自來起造，無非要
安三清，這是眼見的功德，爲甚麼不肯依他？說完之後，又問那位富商：「你却是何所見而來？也有甚麼徵驗否？」
富商道：「在下並無徵驗，是本菴一個長老，募緣募到敵鄉，對着舍下的門，終日參禪打坐，不言不語，只有一
塊粉板，倒放在面前，寫着幾行字道：

募起大殿三間，不煩二位施主錢糧，並不經手。即求檀越就往光臨，功德自在眼前，果報不須身後。

在下見他坐了許久，聲色不動，知道是個禪僧，就問他寶山何處？他方纔說出地方。在下頗有家資，並無子息，
原有好善之名，又見他不化錢財，只求造殿，也知是眼前功德。故此寫了緣簿，打發他先來，臨行的時節，也限一
個日期，要在某日起造，某日落成，與方纔所說的不差一日。難道這個長老與神仙約會不成？叫他出來一問，就
明白了。淨蓮道：「本菴並無僧人在外面抄化，或者他說的地方，不是這裏？老善人記錯了？這一位宰官，既然
遇了真仙，要他來做善事，此番盛舉，自當樂從。至於老善人所帶之物，原不是本庵的人募來，如何輒敢冒認？况
且尼姑造殿，該是尼姑募緣，豈有假手僧人之理？清淨法門，不當有此嫌疑之事，尊意決不敢當。請善人實了原
金，往別處去訪問。」富商聽了，甚是狐疑道：「他所說的話，與本處相合起來，一毫不錯，如何又說無干？只得

講教於仕宦。仕宦道：「既發善心，不宜中止，即使募化之事，不出於他，就此地做個檀越，也未必非眼前功德。」富商見他說得是，兩個宿了一晚，到第二日，起來同往前後左右躡了一會，要替他選擇基址，估算材料，好興土木之工。不想走到一個去處，見了一座法身，又取出一件東西，仔細看了一會，就驚天動地起來，把那位富商嚇得毛骨俱豎，口中不住的念道：

奉勸世人休碌碌，低頭三尺有神明。

你說走到那一處，看見那一座法身，取出一件甚麼東西？就這等驚異？原來羅漢堂中十八尊法像，裏面有一尊的面貌，與募化的僧人無異，纖毫富商遠遠望見，就吃了一驚，及至走到近處，又越看越像起來。懷中抱了一本簿子，與當日募緣之疏，又有些相同，取下來一看，雖然是泥做的，却有一條紅紙，寫了一個姓名，夾在其中，就是富商所寫的親筆。你說看到此處，叫他驚也不驚，駭也不駭，信服不信服？就對了仕宦道：「這等看起來，仙也是真，仙佛也是真佛，我們兩個，喜得與仙佛有緣，只要造得殿成，將來的果報，竟不問可知了。」仕宦見其所見聞其所聞，一發敬信起來。兩個剋日興工，晝夜催替，果然不越限期。到了某月某日，同時告竣，連一應法像，都裝塑起來。正在落成，忽有一位方士走到，富商仕宦見他飄飄欲仙，不像凡人的舉動，就問是那一位道友，淨蓮道：「就是本觀的觀主，道號歸正，回去葬了二親，好來死心塌地做修真悟道之事的。」仕宦見說是他，低倒頭來，就是四拜，竟把他當了真仙。說話之間，一字也不敢褻狎，求他取個法名，收為弟子，好前去遙相頂戴。歸正一一依從，富商也把淨蓮當做活佛頂禮，也求他取個法名，備而不用。萬一佛天保佑，生個兒子出來，就以此名相喚，只當是蓮花座下之人，好使他增福增壽。淨蓮也一一依從，兩下備了素齋，把仕宦富商款待了幾日，方纔送他回去。這一尼一道，從此以假就認真修煉起來，不止十年，都成了氣候。俗語道得好：「浪子回頭金不換，」但凡走過邪路的人，歸到正經路上的人，更比自幼學好的不同，叫做「大悟之後，永不再迷。」那裏還肯做

不正之事，淨蓮與歸正隔了一牆，修行十載，還不知那位道友是個拐子出身。直等到悟道之後，不肯把話說出以前的醜態，纔知道他素行不端，比青樓出家的更加污穢，所幸回頭得早，不曾犯出事來。改邪歸正，去處就是變禍爲祥的去處。淨蓮問歸正道：「你以前所做的事，我已知道八九，只是造殿一事，我至今不解，爲甚麼半年之前，就拿定有人樂助？到後來果應其言，難道你學仙未成，就有這般的妙術？」歸正道：「不瞞賢弟講，那些勾當，依然是拐子營生。只因賊星將退，還不會離却命宮，正在交運接運之時，所以不知不覺，又做出兩件事來。去拐騙施主，還喜得所騙所拐之人，都拐騙得起，叫他做的，又都是善事，還不十分罪過，不然竟做了個出乖露醜的馮婦，打虎不死，還被人笑罵一生。」淨蓮道：「那是甚麼騙法？難道一痕的字跡寫穿了兩扇大門，寸許的葫蘆，捫回了三尺寶劍，與那役神驅鬼使羅漢帶緣簿出門替人募化的事，也是拐子做得來的？」歸正道：「都有緣故。那些事情，做來覺得奇異，說破不值半文，纔是做賊的人，都有一番賊智，使人測度不來，又覺得我的聰明，比別人更勝幾倍。只因要起大殿，捨不得破費，已資故此想出法來，去賺人作福。知道那位仕宦，平日極信神仙，又知道那位富商，生來極肯施捨，所以做定圈套，帶兩個徒弟出門，一個喬扮神仙，一個假粧羅漢，遣他往湖廣山西各行其道。自己回家葬親，完了身後之事，不想神明呵護，到我轉來之日，果應奇謀，這叫做人有善願，天必從之。天也助一半，人也助一半，不必盡是謊騙之功。」就把從前祕密之事，一齊吐露出來，不覺使人絕倒。原來門上所題之字，是龜溺寫得，龜尿入木，直鑽到底，隨你水洗刀刮，再弄他不去。背上所負之劍，是鉛錫造的，又是空心之物，葫蘆裏預先貯了水銀，水銀遇着鉛錫，能使立刻消融，所以插入葫蘆，登時不見。至於羅漢的法身，就是徒弟的小象，臨行之際，定要改塑一尊，就是爲此。寫了緣簿，就寄轉來，叫守院之人，裹上些塵土，塞在胸前，所以富商一見，信殺無疑，做了這樁善事。淨蓮聽到此處，就張眼吐舌起來，說他有如此聰明，爲甚麼不做正事？若把這些妙計，用在兵機將略之中，分明是陳平復出，諸葛再生，怕不替朝廷建功立業。道甚麼將來誤

用了，可見國家用人，不可拘限資格；穿窬草竊之內，儘有英雄；雞鳴狗盜之中，不無義士。惡人回頭，不但是惡人之福，亦是朝廷當世之福也。後來歸正淨蓮，一齊成了正果，飛昇的飛昇，坐化的坐化。但不知東西二天，把他安置何處？處了第幾等的神仙？第幾尊的菩薩？想來也在不上不下之間。最可怪者，山西那位富商，自從造殿之後，回到家中，就連生三子。湖廣那位仕宦，果然得了養生之術，直活到九十餘歲，纔終天年。窮究起來，竟不知是甚麼原故？可見做善事的人，只要自盡其心，終須得福，不必問他是真是假。果有果無，不但受欺受騙，原有粧聾做啞的陰功，就是被劫被偷，也有失財得福的好處。世間沒有溫飽之家，何處養活飢寒之輩？失盜與施捨，總是一般，不過有心無心之別耳。

【評】貝去戎一生事蹟，乃本傳之正文，從前數段，不過一冒題耳。正文之妙，自不待言。卽回頭中無數烟波，已令人心醉目飽。山水之喻奇矣！又復續以陰晴，陰晴之譬妙矣！又復繼以投誠納款，以投誠納款喻回頭，可請窮幽極奧，無復遺蘊矣！乃又有行路一段，取譬更精，無想不造峯巔，無語不臻堂奧。我不知笠翁一副心胸，何故玲瓏至此？然儘有玲瓏其心，而不能玲瓏其口；玲瓏其口，而不能玲瓏其手者。卽有妙論奇思，無由落於紙上。所以天地間快人易得，快書難得，天實有以限之也！今之作者，無論少此心胸，卽有此心胸，亦不能有此口與手。說十二樓以行邪，請攔筆可也！如必欲效顰，令「五丁」入腹，鑿開心竅，使之徹撒玲瓏再出，而及於手口，庶可作裨官後勁耳。

萃雅樓

第一回 賣花郎不賣後庭花 買貨人慣買無錢貨

豈是河陽縣，還疑碎錦坊。販來常帶蕊，賣去尚餘香。
價逐蜂蠶踊，人隨蝶翅忙。王孫休惜費，難買是春光。

這首詩乃稗官於二十年前之所作，因到虎邱山下賣花市中，看見五彩陸離，衆香芬馥，低徊留之不能去。有個不居奇貨，喜得名言的老叟，取出筆硯來索請，所以就他牆壁之上，題此一律。市廛乃極俗之地，花卉有至雅之名「雅」、「俗」二字，從來不得相雜。不想彼賣花之人，賺了此十倍錢，又享了這段清福，所以詩中的意思，極贊羨他。生意之可羨者，不止這一椿，還有一椿貿易，與他相似。那兩件「書舖」、「香舖」，這幾種貿易，合而言之，叫做「俗中三雅」。開這些舖面的人，前世都有些因果。只因是些飛蟲走獸托生，所以如此。不是偶然學就的營業，是那些飛蟲走獸「開花舖者乃蜜蜂化身，開書舖者乃蠶魚轉世，開香舖者乃香麝投胎」。還是一件生意最雅，爲甚麼不列在其中？開「古董」舖的叫「市廛清客」，冒了文人，豈不在三種之上？只因古董舖中，也有古書，也有名花，也有沉檀速降，說此三件古董，就在其中，不肯以高文典冊異卉名香作時物觀也。說便這等說，生意之雅俗，也要存乎其人。儘有生意最雅，其人極俗，在書史花香裏過了一生，不但不得其趣，倒厭香味之觸鼻。書史之閱人者，豈不爲書史花香之累哉？這樣的前生一般，也是飛蟲走獸，只因他止變形骸，不變性格，所以如此。蜜蜂但知探花，不識花中之趣，勞碌一生，徒爲他人辛苦。蠶魚但知蝕，不得書中之味，雖爲老死其中，止爲殘編所葬。香麝滿身是香，自己聞來不覺，雖有芳膺馥體，可以媚人，究竟是他累身之物。這樣的人，不是俗中三雅，還該叫他「雅中三俗」。如今說幾個變得完全，能得此中之趣的，只當替斯文交易，掛個招牌，好等人去下顧。只是一件，另有個美色招牌，切不可掛。若還一掛，就要生出事來。奉勸世間標致店官，全要以謹慎爲主。明朝嘉靖年間，北京順天府宛平縣，有兩個少年，一姓金字仲雨，一姓劉字敏叔，兩人同學攻書，最相契厚。只因把雜伎分心，不肯專心舉業，所以讀不成功。到了二十歲以外，都出了學門，要做貿易之事。又有個少而更少

的朋友是揚州人姓權字汝修，生得面似何郎，腰同沈約，雖是男子，還賽過美貌的佳人。與金劉二君都有後庭之好。金劉二君只以交情爲重，略去一切嫌疑。兩個朋友合着一個龍陽，不但醋念不生，反借他爲聯絡形骸之具。只說他二個增爲三個，却不知道三人并作一人。大家商議道：「我們都是讀書朋友，雖然棄了舉業，也還要擇術而行，尋些斯文交易做做，纔不失文人之體。」就把三百六十行的生意，件件都想到，沒有幾樣中意的。只有書舖、香舖、花舖、古董舖、四種，個個說通，人人道好，就要兼并而行之。竟到西河沿上，賃了三間店面，打通了併做一間。中間開書舖，是金仲雨掌管；左邊開香舖，是權汝修掌管；右邊開花舖，又搭着古董，是劉敬叔掌管。後面有進大樓，題上一個雅匾，額叫做「萃雅樓」，結構之精，舖設之雅，自不待言。每到風清月朗之夜，一同萃嘯其中，彈的彈，吹的吹，唱的唱，都是絕頂的技藝，聞者無不消魂。沒有一部奇書，不是他看起；沒有一種奇香，不是他燒起；沒有一本異花異卉，不是他賞玩起；手中摩弄的沒有秦漢以下之物；壁間懸掛的盡是宋唐以上之人。受用過了，又還賣出錢來，越用得舊，越賣得多，只當普天下的人，出了銀子，買他這三位清客在那邊受享。金劉二人，各有家小，另在一處，獨有權汝修未娶，常宿店中，當了兩人的家小。各人輪伴一夜，名爲守店，實是賞玩後庭花。日間趁錢，夜間行樂，你說普天之下，那有這兩位神仙？合京師的少年，沒有一個不慕，沒有一個不妬，慕者慕其清福，妬者妬其奇歡。他做生意之法，又與別個不同，雖然爲着錢財，却處處存些雅道。我販的時節，有三不買，出脫的時節，有三不賣。那三不買——低貨不買，假貨不買，來歷不明之貨不買。——他說這幾樁生意，都是雅事，若還收了低假之貨，不但壞了名聲，還使退上門來，有多少沒趣。至於來歷不明之貨，或是盜賊劫來，或是家人竊出，貪錢收了，所趁之錢不多，弄出官府口舌，不但折本，還把體面喪盡，麻繩套頸之事，豈是雅人深客所爲？所以把這三不買塞了，忍氣受辱之源。那三不賣——太賤不賣，太貴不賣，買主信不過不賣。——貨真價實四個字，原是開店的虛文，他竟當了實事，做所講的數目，雖不是一口價，十分之內，也只虛得一二分。莫說還到

他斷然不肯，就有相熟的主顧，見他說這些就依這些，他接到手內，也秤出一二分還他，以見自己的信實。不會交易過的，認貨不確，疑真作假，就兌足了銀子，他也不肯發貨。說將錢買疑惑，有甚麼趣味？不如別家去。看他立定這些規矩，始終不變。初開店的時節，也覺得生意寥寥；及至做到後來，三間舖面的人都挨擠不去。由平民以至士宦，以至官僚，沒有一種人不來下顧。就是皇帝身邊的宮女，要買名花異香，都分付太監，叫到「萃雅樓」去買，其馳名一至於此！凡有官僚仕宦往來，都請他樓上坐了，待恭已畢，然後取貨上去，待他評選。那些官僚仕宦，見他樓房精雅，店主都是文人，都肯破格相待。也有叫他立談的，也有與他對坐的。大約金劉二人，立談得多，對坐得少；獨有權汝修一個，雖是平民，却像有職分的一般，次次與貴人同坐，是甚麼原故？只因他年紀幼小，面龐生得可愛，上門買貨的貴客，料想沒有腐儒在其內，個個有龍陽之好，見他走到面前，恨不得把膝頭做了交椅，摟在懷中說話，豈忍叫他側身而立，與自己漠不相關？所以對坐得多，立談得少。彼時有嚴嵩相國之子嚴世蕃，別號東樓者，官居太史，威權赫奕，偶然坐在朝房，與同僚之人說起書畫古董的事，那些同僚之人，都說「萃雅樓」上的貨物，件件都精，不僞貨好，賣貨之人也不俗。又有幾個道理，最可愛者，是那小店官，生得水清玉潤，只消他坐在面前，就是名香，就是異卉，就是古董書藉了！何須看甚麼貨？東樓道：「蓮子衲裏面少了標致，龍陽要到櫃台裏面去取，不信市井之中，竟有這般的尤物？」講話的道：「口說無憑，你若有興趣，去看看就是了。」東樓道：「既然如此，等退朝之後，大家同去，走遭。」只因東樓口中說了這一句，那些講話的人，一來要趨奉要津，使自己說好的他也說好，纔見得氣味相投；二來要在舖面上討好，使他知道權貴上門，預先料理，若還奉承得到這一位主顧，就抵得幾十個貴人，將來的生意不少，自己再去賞貨，不怕不讓些價錢。所以都吩咐家人，預先走去知會，說嚴老爺要來看貨，你可預先料理。這位仕宦不比別個，是輕慢不得的。莫說茶湯要好，就是送茶陪坐之人，也要收拾收拾，把身材面貌打扮齊整些，他若肯說個好字，就是你的時運到了！難道一個嚴府

抵不得半個朝廷莫說趁錢就要做官做吏也容易金劉二人聽到這句說話是本等之事爲甚麼說到陪坐之人也叫他收拾起來他又不是跟官的門子獻曲的小唱不過因官府上樓沒人陪話叫點點貨物說說價錢誰知習以成風竟要看戲他起來照他方纔的話不是看貨分明是看人了！想是那些不要廉恥的人在老嚴面前極口形容所以引他上門要做借花獻物之事此老不比別個最是敢作敢爲他若肯說個好字是隔靴搔癢夾被摩疼就可以了得事的畢竟要認真舞弄難道我們兩個家醋不吃連野醋也不吃不戒？私自商議了一會又把汝修喚到面前叫他自定主意汝修道：「這有何難待我預先走出去等他進門只說不在就是了做官的人只好逢場作戲在同僚面前逞逞高興罷了難道好認真做事來拿捉訪緝不成？」金劉二人道：「也說得是。」就把他藏過一邊準備茶湯伺候不上一刻就有三四個仕宦隨着東樓進來僕從多人個個如狼似虎東樓跨進大門就一眼覷着店內不見有個小官只說你上樓去了及至去到樓上又不見面就對衆人道：「小店官在那裏？」衆人道：「少不得就來沒有我輩到此尙且出來陪話天上掉下一位福星倒避了開去之理？」東樓是個奸雄分外有些詭智就曉得未到之先有人來走漏消息預先打發開去了對衆人道：「據小弟看來此人今日決不出來見我。」衆人心中都說知會過的又不是無心走到他已不得招攬生意豈肯避人那裏知道市井之中一般有奇人怪士倒比紗帽不同勢利有時而輕交情有時而重甯可得罪權要不肯得罪朋友的衆人因爲拿得穩所以個個荷包都說此人來我們願輸東道請賭一賭東樓就與衆人賭下只等他送上茶來誰知送茶之人不是小店官却是個駝背老僕問他小主人在那裏老僕就回話道：「不知衆老爺降臨預先走出去了。」衆人聽見個個失色起來說：「嚴老爺不比別位難得見面的快去尋他回來不可誤事。」老僕答應一聲走了下去不多一會金劉二人走上樓來見過了禮就問：「嚴老爺要看的是那幾種貨物好取上來？」東樓道：「是貨都要看不問那一種只把高價難得別人買不起的取來看就。」

「二人得了這句話，就如飛趕下樓去，把一應奇珍寶玩，異卉名香，連幾本書目，一齊獻了上來，擺在面前。他取閱東樓意在看人買貨原是末着，如今見人不在，雖有滿懷怒氣，却一毫不放在臉上，只把值的貨物都揀在一邊，連聲贊好，絕口不埋小店官三個字。揀完之後，就說這些貨物，我件件要買，聞得你店中所說之價，不十分虛誣，待我取回去，你開個實價送來，我照數繳還就是了。」金劉二人只怕他爲人而來，決不肯舍人而去，定有幾時坐守，守到長久的時節，自家不好意思，誰想他起身得快，又一毫不惱，反買了許多貨物，心上十分感激，就連聲答應道：「只愁老爺不用，若用得着，只管取去就是了。」東樓分付家人搬取貨物，入袖的入袖，上肩的上肩，都隨了主人，一齊搬運回去。東樓上轎之際，還說幾聲打攪，歡歡喜喜而去。只有那些陪客，甚覺無顏，不愁輸了東道，只怕東樓不喜，因這小事，料不着以後的大事，都不肯信任他，這是患得患失的常態，作者說到此處，不得不暫停一停，因後話方長，一時講不了也。

第二回 保後件失去前件 結恩人遇着仇人

金劉二人，等東樓起身之後，把取去的貨物，開出一篇帳來，總算一算，恰好有千金之數。第二三日，不好就去領價，到五日之後，纔送貨單上門。管家傳了進去，不多一會，就出來回覆說：「老爺知道了。」金劉二人曉得官府的心性，比衆人不同，取貨取得急，發價發得緩，不是一次就有的，只得走了回去。過了三五日，又來領價，他回覆的話，仍照前說。從此以後，夥計二人輪班來取，或是三日一至，或是五日一來，莫說銀子不見一兩，清茶不見一杯，連回覆的說話也貴重起來了。除知道了三字之外，不曾增出半句話來。心上思量道：「小錢不去，大錢不來。領官府的銀子，就像燒丹煉來一般，畢竟得些銀母，纔變化得出，沒有空燒白煉之理。門上不用個紙包，他如何肯替你着力？」就秤出五兩銀子，送與管事家人，叫他用心傳稟。領出之後，選許抽分，只要數目不虧，就是加

一扣除，也情願的。家人見他知竅，就露出本心話來說：『這主銀子，不是二位領得出的！聞得另有一位店官，生得出衆不凡，老爺但聞其名，未識其面，要把這宗貨物，做了當頭，引他上門來相見的。只消此人一到，銀子就發出來。你們二位，都是有竅的人，爲甚麼丟了鑰匙，不拿來開鎖，倒把鉄絲去搔？萬一搔壞了簧，却怎麼處？』二人聽了這些話，猶如大夢初醒，倒驚出一身汗來。走到一邊去商議說：『我們兩個反是弄巧成拙了！那一日等他見了面，倒未必取貨回來，誰知道貨者禍也。如今得了貨，就要丟了人，就要丟了貨，少不得有一樣要丟，還是丟貨的是，丟人的是？』想了一會，又發起恨來道：『千金易得，美色難求，還是丟貨的是！』定了主意，過去回覆管家道：『那位敝夥計，還是個小孩子，乃舊家子弟，送在店中學生意的。從來不放出門，恐怕他父母計較。如今這主銀子，隨便爺發也得，不發也得，決不把別人家兒子，拿來換銀子用。況且又是將本求利，應該得的，我們自今以後，再不來了。萬一有意外之事，偶然發了出來，只求你知會一聲，好待我們來取。』管家笑一笑道：『請問二位，你這銀子不領，寶店還要開麼？』二人道：『怎麼不開？』管家道：『何如？既在京師開店，如何惡識得當路之人？古語道得好：窮不與富敵，賤不與貴敵，你若不來領價，明明是讎恨他，羞辱他了！這個主子，可是讎恨得羞辱得的？他若要睡人妻子，這就怪你不得，自然拚了性命，要拒絕他。如今所說的是一位朋友，就送上門來，與他賞鑒賞鑒，也像古董書畫一般，弄壞了些，也不十分減價，爲甚麼丟了上千銀子，去換一杯醋吃？況且丟去之後，還有別事出來，決不使你安穩！這樣有損無益的事，我勸你莫做。』二人聽到此處，就幡然自悔起來，道：『他講得極是。』回到家中，先對汝修哭了一場，然後說出傷心之語，要他同去領價。汝修斷然不肯說：『烈女不更二夫，貞男豈易三主？除你二位之外，矢不再去濫交一人，甯可把這些貨物，算在我帳裏，決不去做無恥之事。』金劉二人又把利害諫他說：『你若不去，不但生意折本，連這店也難開，將來定有不測之禍。』汝修立意雖堅，當不得二人苦勸，只得勉強依從，隨了二人同去管門的，見了喜歡，不過如飛進去傳稟。東樓見說，汝修

就叫快傳進來。金劉二人送進儀門，方纔轉去。東樓見了汝修，把他渾身上下仔細一看，果然是北京城裏個美童，心上十分歡喜。就問他道：「你是個韻友，我也是個趣人，爲甚麼別官都肯見面，反要迴避我？」汝修道：「實是無心，偶爾出外，怎敢迴避老爺？」東樓道：「我聞得你琴棋簫管，樣樣都精，又會葺理花木，收拾古董，至於燒香製茗之事，一發是你的本行，不消試驗的了。我在這書房裏，面少一個做伴的人，要屈你常住此間，當做一房外妾，又省得我別請陪堂，極是一樁便事。你心上可情願？」汝修道：「父母年老，家計貧寒，要覓些微利養親，恐怕不能久依膝下。」東樓道：「開得你是孤身，並無父母，爲甚麼騙起我來你的意思，不過同那兩個光棍相與熟了，一時丟他不下，所以托故推辭。難道我做官的人，反不如兩個鋪戶，他請得你起，我倒沒有束修麼？」汝修道：「這兩個是結義的朋友，同事的夥計，並沒有一毫苟且。老爺不要多疑。」東樓聽了這些話，明曉得是掩飾之詞，耳朵雖聽，心上一毫不理。只說與他未曾到手，情義甚疎，他如何肯撇了舊人，來親近我？就把他留在書房，一連宿了三夜。東樓素有男風之癖，北京城內，不但有姿色的龍陽，不會漏網一個，就是下僚裏面，頂冠束帶之人，若是青年有貌，肯以身事上的，他也要破格垂青，留在後庭相見。閱歷既多，自然知道好歹。看見汝修肌滑如油，豚白於雪，雖是有夫之婦，竟與處子一般，所以心上愛他不過，定要相留。這三夜之中，不知費了許多調停，指望把「柔溫軟款」四個字，買他身子過來。不想這位少年，竟老練不過，自恃心如鐵石，不怕你亂墜。天花這般講來，他這般回覆，那樣說去，他那樣推辭。東樓見說他不轉，只得權時打發，到第四日上，就把一應貨物，取到面前，又從頭細問一遍，把最好的留下幾件，不中意的盡打發還，除貨價之外，又秤十二兩銀子，送他做遮羞錢。汝修不好辭得，暫放袖中，到出門之際，就送與他的家人，以見恥食周粟之意。回到店中，見了金劉二人，滿面羞慚，只想要去尋死。金劉再三勸慰，纔得瓦全。從此以後，看見東樓的轎子，從店前經過，就趨避不及。惟恐他進來騷擾。有時嚴府差人呼喚，只以病辭，等他喚過多遭，難以峻絕，就揀他出門的日子，去空走一遭，好等門薄上。

記過名字，厥亡往拜，分明以陽貨待之。東樓恨他不過，心上思量道：『我這樣一位顯宦，心腹滿朝，何求不得？就是千金小姐，絕世佳人，我要娶他，也不敢回個不字！何況百姓裏面，一個孤身無靠的龍陽，我要親熱他，他偏要冷落我？雖是光棍不好，預先勾搭住他，所以不肯改適，却也氣恨不過！少不得生個法子，弄他進來。只是一件，這樣標致後主，留在家內，使姪妾看見，未免動心，就不做出事來，也要彼此相形，愈見得我老醜！除非得個兩全之法，止受其益，不受其損，然後招他進來，始爲長策。』想了半晌，並無半點機謀。其時有個用事的太監，姓沙，名玉成，一向與嚴氏父子表裏爲奸，勢同狼狽，甚得官家之寵。因他有痰癘病，早上入宮侍駕，一到巳刻，就回私宅調理。雖有內相之名，其實與外官無異。原是個清客出身，最喜栽培花竹，收藏古董。東樓雖務虛名，其實是個假清客，反不如他實實在在。一日東樓過去相訪，見他收拾器玩，燒澆花卉，雖不是自家動手，却不住的呼僮叱僕，口不絕聲，自家不以爲煩。東樓見了，倒替他吃力，就說這些事情，原爲快樂而設，若像如此費心，反是一莊苦事了！

『沙太監道：『孩子沒用，不由你不費心！我尋了一世錦繡，不曾遇着一個。嚴老爺府上若有勤力孩子，知道這些事情的，可否惠借一個？』東樓聽了這句話，就觸起心頭之事，想個計較出來。回覆他道：『敵衙的人比府上加倍不濟，近來北京城內，出了個清客少年，不但這些事情他都曉得，連琴棋簫管之類，都是精妙。不過的有許多仕宦，要圖在身邊做孩子，只是弄他不去。除非公公去喚他，或者肯來。只是一件，此人情竇已開，一心要想婦人，就勉強留他，也不能長久。須是與公公一樣，也替他淨了下身，使他只想進來，不想出去，纔是個長久之計。』

沙太監道：『這有何難？待我弄個法子，去哄他進來，若肯淨身就罷，萬一不肯，待我把幾杯藥酒灌醉了他，輕輕割去此道。到醒來知覺的時節，他就不肯做太監，也長不出人道來了。』東樓大喜，叫他及早圖之，不要被人弄了去。臨行之際，又叮囑一句道：『公公自己用他不消說得，萬一到百年以後，用不着的時節，求你交還薦主，切不可送與別人。』

沙太監道：『那何待說？我是個殘絕之人，知道還活幾年，做內相的料想沒有兒子，你

去就是。』東樓設計之意，原是爲此料他是個殘疾之人，沒有三年五載，身後自然歸我，落得假手於他，了見却之讎，二來做了久常之計。見他說着心事，就大笑起來，兩個弄盞傳杯，盡飲而別。到了次日，沙太監着人去喚汝修說：『舊時買些盆景，原是你鋪上的。一向沒人剪剔，漸漸長繁沉了，央你這位小店官，過去修葺修葺。』宮裏的人，又開出一篇帳來，大半是雲香油香皂之類，要當面交付與你，好帶出來點貨。金劉二人聽了這句話，就連聲招攬，叫汝修快些進去。一來因他是個太監，就留汝修過宿，也沒有甚麼歹心。二來因爲得罪東樓，怕他有懷恨之意，知道沙太監與他相好，萬一有事，也好做一枝救兵。所以招接不遑，惟恐服事不到。汝修跟進內府，見過沙太監，少不得敘敘寒暄。然後問他有何使令。沙太監道：『修理花卉與點貨入宮的話，都是小事，只因一向慕你高名，不會見面，要借此盤桓一番，以爲後日相與之地。聞得你清客裏面，極是用心。又且長於音律，是京師裏面第一個雅人。今日到此，件件都要相煩，切不可吝教。』汝修正有納交之意，已不得借此進身，求他護法，但不肯謙遜，又且極力誇張，惟恐說了一件，不能要塞他。後日召見之路，沙太監聞之甚喜，就分付孩子把琵琶弦管笙簫鼓板之屬，件件取到面前，擺下席來，叫他一面飲酒，一面敷陳技藝。汝修一一遵從，都竭盡生平之力。沙太監耳中聽了，心上思量說：『嚴的言語，果然不差。這樣孩子，若不替他淨身，如何肯服事我。』與他明說，料想不肯，不若便宜行事的是。』就對侍從之人，使一個眼色，待從的換上藥酒，斟在他杯中。汝修吃了下去，不上一刻，漸漸的綿軟起來，垂頭欹頸，靠在交椅之上，做了個大睡不醒的陳搏。沙太監大笑一聲，就叫孩子們快些動手。原來未飲之先，把閹割的人都埋伏在假池之後，此時一喚就到面前，先替他脫去褲衣，把人道捏在手中，輕輕一割，就丟下地來，與狗兒吃了。等他流去些紅水，就把止血的末藥，帶熱敷上，然後替他抹去猩紅，依舊穿上褲子，竟像不會動褲的一般。汝修睡了半個時辰，忽然驚醒，還在藥氣未盡之時，但覺得身上有些癢楚，却不知在那一處。睜開眼來，把沙太監相了一相，倒說：『晚生貪杯太過，放肆得緊，得罪於公公了。』沙太監道：

「看你這光景，身子有些困乏，不若請到書房安歇了罷。」汝修道：「正要如此。」沙太監就喚侍從之人扶他進去。汝修纔上床來，倒了就睡。總是藥氣未盡的緣故，正不知這個長覺，睡到幾時方醒。醒後可覺看官們，看到此時，可能硬了心腸，不替小店官疼痛否？以後如何，再看下回。

第三回 權貴失便宜棄頭顱而換卵 閹人圖報復遺尿以濁酬涎

汝修倒在牙床，又昏昏的睡去。直到半夜之後，藥氣散盡，方繞疼痛起來，從夢中喊叫而醒。伸手一摸，竟少了一件東西，摸着的，地方又分外疼痛。不過，再把日間之事，追想一遍，就恍然大悟，纔曉得結識的恩人，倒做了讎家敵國！昨日那番賣弄，就是取禍之由。思想到此，不由他不號啕痛哭。從四更哭起，哭到天明，不曾住口。只見到自己牌時候，有兩個小內相走進來，替他道喜，說：「從今以後，就是朝廷家裏的人了！還有甚麼官兒管得着你？還有甚麼男人敢來戲弄得你？」汝修聽到此處，愈覺傷心，不但今生今世，不能夠娶妻，連兩位尊夫，都要生離死別，不能夠再效鸞鳳了。正在惶悽之際，又有一個小內相走進來，喚他說：「公公起來了，快出去參見！」汝修道：「我和他是賓主，爲甚麼參見起來？」那些內相道：「昨日淨了，今日就在他管下，怕你不參？」說過這一聲，大家都走了開去。汝修思量道：「我就不參見，少不得要辭他一辭，纔好出去，難道不理不睬，他就肯放你出門？」只得爬下床來，一步一步的掙將出去，掙到沙太監面前，將要行禮，他就正言厲色分付起來，既不是昨天的面容，也不像以前的聲口，說：「你如今刀瘡未好，且免了磕頭，到五日之後出來參見。從今以後，派你看守書房，一應古董書籍，都是你掌管，再撥兩個孩子，替你管理花木。若肯盡心服事，我自然另眼相看，稍有不到之處，莫怪我沒有面情，割去瞎子的人，除了我內相家中，不怕你走上天去！」汝修聽了這些話，甚覺寒心，就曲着身子，道：「既然淨過身，自然要服事公公，只是眼下刀瘡未好，難以服役，求公公暫時寬做，放回去將養幾日。」

之後，進來服事，也未爲遲。」沙太監道：「既然如此，許你去將養十日。」叫孩子們領他出去，交與「某」主人，叫他好生調理，若還死了這一個，就把那兩名夥計割去臊子來賠我，也未必要他幾個小內相，一齊答應過了，就扶他出門，却說金劉二人見他被沙公喚去，慶不了已，巴不得他多住幾日，多顯些本事出來，等沙公賞鑒賞鑒，好借他的大樹遮陰，故此放心落意，再不去接他。比不得在東樓府上，睡了三夜，使他三夜不曾合眼，等不到天明，就騎了頭口去接，到不得日暮，就點火把相迎。只因沙府無射獵之資，嚴家有攻伐之具，誰料常虞有事，正不過後象消亡，如今自恃無妨，反使前軍覆沒，只見幾名內相，扶着汝修進門，滿面俱是愁容，遍體皆無血色。只說他酒量不濟，既經隔宿，還倚人扶掖而歸，誰知他色運告終，未及新婚，早已作無聊之事，說出被閹的情節，就放聲大哭起來，引得這兩位情哥，淚面盆傾，幾乎把全身濕透。送來的內相等不得他哭完，就催促金劉二人快寫一張領狀，好帶去回覆公公，若有半點差池，少不得是苦主償命。金劉二人怕有干係，不肯就寫，衆人就拉了汝修，要依舊押他回去。二人出於無奈，只得具張甘結與他，倘有疎虞，願將身抵。金劉打發衆人去後，又從頭哭了一場，徧訪神醫，替他醫治，方纔醫得收口。這十日之內，只以救命爲主，料想圖不得歡娛。直等收口之後，正要敘敘舊情，以爲求別之計，不想許多內相，擁進門來，都說限期已滿，快些進去服役。若遲了一刻，連具甘結的人都耍拿進府去，照他一般閹割，也未可知。二人嚇得魂飛魄散，各人捨了眼淚，送他出門。汝修進府之後，知道身已被閹，料想別無去路，落得輸心服意，替他做事，或者命裏試做中貴，將來還有個進身。凡是分所當爲，無不盡心竭力。沙太監甚是得意，竟當做嫡親兒子看待他。汝修初起被閹，還不知來歷，後來細問同伴之人，纔曉得是奸雄所使。從此以後，就切齒恨心，力圖報復。只恐怕機心一露，被他覺察，不但自身難保，還要累及兩位情哥，必有喪家亡命之事，所以裝聾做啞，只當不知。但見東樓走到，就竭力奉承，說：「以前爲生意窮忙，不能夠常常來倍奉，如今身在此處，就像在老爺府上一般，凡有用着之處，就差人來呼喚，只要公公肯放，就是三日之中過

來兩日，也是情愿的。東樓聽了此言，十分歡喜，常借修花移竹爲名，接他過去相伴。沙太監是無諒之人，日裏使得他着，夜間無所用之，落得公諸同好。汝修一到他家，就留心伺察，把他所行的事，所說的話，凡有不利朝廷，妨害軍國者，都記在一本經摺之上，以備不時之需。沙太監自從閹割汝修，不會用得半載，就被痰濕交攻，日甚一日，到經年之後，就沈頓而死。臨死之際，少不得要踐生前之約，把汝修贈與東樓。汝修專事讎人，反加得意，不上一年，把他父子二人一生所做之事，訪得明明白白，不會漏了一椿。也是他惡貫滿盈，該當敗露，到奸跡訪完之日，恰好就弄出事來。自從楊繼盛出疏劾奏嚴嵩十罪十惡，皇上不聽，倒把繼盛處斬。從此以後，忠臣不服，求去的，求去，復參的復參，弄得皇上沒有主意，只得暫示威嚴，分付叫嚴嵩致仕，其子嚴世蕃、孫嚴鵠等俱發烟瘴充軍。這些法度，原是被羣臣聒絮不過，權且疎他一疎，待人言稍息之後，依舊召還，仍前寵用的意思。不想倒被個小小忠臣塞住了這番私念，不但不用，反把他肆諸市朝，做了一椿痛快人心之事。東樓被遣之後，少不得把他隨從之人，都發在府縣衙門，討一個收管，好待事定之後，或是入宮，或是發還原主。汝修到唱名之際，就高聲喊叫起來說：「我不是嚴姓家僮，是沙府中的內監。沙公既死，自然該獻與朝廷，豈有轉發私家之理？求老爺速備文書申報，待我到皇爺面前自去分理。若還隱匿不報，只怕查檢出來，連該管衙門都有些不便！」府縣官聽了，自然不敢隱蔽，就把他申報上司。上司又轉文達部，值到奏過朝廷，拔他入宮之後，纔結了這宗公案。汝修入禁之後，幾見宮娥彩女，所用的雲油香皂及腰間佩帶之物，都有「萃雅樓」三字，就對宮人道：「此我家物也！物到此處，人也到此處，可謂有緣！」那些宮人道：「那些宮人道：『既然如此，你就是萃雅樓店官了。爲甚麼好好一個男人，不去娶妻生子，倒反鬧起來？』」汝修道：「其中有個原故，如今不便細講，恐怕傳出禁外，又爲奸黨所知。我這種冤情，就不能夠伸雪了！直等皇爺問我，方纔好說。」那些宮人聽了，個個走到世宗面前搬嘴弄舌，就新來的內監，乃是個生意之人，因被權奸所害，逼他至此，有甚麼冤情，要訴不肯對人亂講，直要到萬歲跟前，方纔

宗皇帝聽了這句話，就叫近侍把他傳到面前，再三訊問。汝修把被閹的情節，從頭至尾，備細說來，一句一句也不減，說得世宗皇帝大怒起來，就對汝修道：「人說他倚勢虐民，所行之事，沒有一件在情理之中，朕還不信。這等看來，竟是個真正權奸，一毫不謬的了！既然如此，你在他家立腳多時，他平日所作所爲，定然知道幾件，除此一事之外，還有甚麼奸款，將來不利於朝廷，有誤於軍國的麼？」汝修叩頭不已，連呼萬歲說：「陛下垂問及此，乃四海蒼生之福，祖宗社稷之靈也！此人奸跡多端，擢髮難數，奴輩也曾繫念朝廷，留心伺察，他所行之事，雖記不全，却也十件之中，知道他三四件。有個小小經摺在此，都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纔敢記在上面；若有一字不確，就不敢妄瀆聖聽，以蹈欺君之罪！」世宗皇帝拿起來一看，就不覺大震雷霆，重開天目，把御案一拍，高叫起來道：「好一個楊繼盛，真是比干復出，箕子再生！所奏之事，果然一字不差。寡人誤殺忠臣，貽譏萬世，真亡國之主也！朕起先的意思，還要暫震雷霆，終加雨露，待人心稍懈之後，還要用他。這等看來，遣配二字，不足以蔽其辜，定該取他回來，戮於市朝之上，纔足以雪忠臣之憤，快蒼生赤子之心。若還一日不死，就放他在烟瘴地方，也還要替朝廷造禍焉！知他不號召蠻人，思想謀叛？」正在躊躇之際，也是他命該慘死，又有人在火上加油，忽有幾個忠臣，封了密疏進來，說倭夷入寇，乃嚴世蕃賄賂交通者，已非一日，朝野無不盡知。只因他勢燄薰天，不敢啓口；自蒙發遣之後，民間首發着接腫而起，乞陛下早正國法，以絕禍萌。」世宗見了，正合着他的意思，就傳下密旨，差校尉速拿到京，依擬正法。汝修等他拿到京師，將斬未斬的時節，自己走到法場，對了他痛罵一頓，又做一首好詩贈他，一來發洩胸中的塊壘，二來使世上聞之，知道爲惡之報，其速如此！凡有勢燄者，切不可學他既殺之後，又把他的頭顱製做溺器。因他當日垂涎，自己做了這樣惡事，後來取樂的時節，唾沫用又得多，故此償以小便，使他不敢虧本。臨死所贈之詩，是一首長短句的古風，大有益於風教。其詩云：

汝割我卵，我去汝頭。以上易下，死有餘辜。汝戲我豚，我污汝口。以淨易穢，死多遺臭。奉勸世間人，莫施刻

毒心刻毒後來終有報。八兩機謀換一勳。

【評語】凡作龍陽者，本以身爲妾婦，則所存之人道，原屬贅瘤，割而去之，誠爲便事。但須此輩自發其心，如初集之尤瑞郎則可。東樓不由人情，願竟爾便宜行事，未免過於殘忍。無怪小權之切齒恨心。予又笑其涇渭不分，使官刑倒用，是但有奸雄之勢力，而無其才與術者也。若使真正奸雄，必以處小權者處金劉，使據有龍陽之人，頓失所恃，不特自快其心，亦可使傾都人士頌德歌功，謂東樓一生亦曾做一椿痛快人心之事，惜乎見不及此，而使名實俱喪，成其爲東樓之惡而已矣。

拂雲樓

第一回 洗脂粉嬌女增嬌 弄娉婷醜妻出醜

閨中隱禍自誰萌，狡婢從來易惹情。代送秋波留去客，慣傳春信學流鶯。
祇因出閣梅香細，引得窺園蝶意輕。不是紅娘通線索，鶯鶯何處覓張生。

這首詩與這回小說，都極道婢子之刁頑。梅香之狡獪，要使治家的人知道這種利害，好好隄防，伺察他，庶不致內外交通，閨門受玷，乃維持風教之書，並不是宣淫敗化之論也。從古及今，都把「梅香」二字做了「丫鬟」的通號，習而不察者，都說是個美稱，殊不知這兩個字眼，古人原有深意。——梅者，妹也；香者，向也。梅游春信，香惹游蜂，春信在內，游蜂在外，若不是他向裏向外牽合起來，如何得在一處？以此相乎，全要人顧名思義，刻刻防閑，一有不察，就要弄出事來。及至玷辱清名，婢香而主臭矣，豈不是這種意思？「環」的名目甚多，那一種呢？那一件器皿，不曾取過喚過？爲何別樣不傳，獨有「梅香」二字，千古相因而不變也。明朝有個節婦，從

年守寡守到四十餘年，通族迫之不嫁，父母勸之不轉，真是心如鐵石，還做出許多激烈的事來。忽然一夢之中，受人姦人的玷汙，將醒未醒之際，覺得身上有個男子，只說還在良人未死之時，摟了奸夫，盡情歡悅。到事畢之後，忽然驚醒，纔曉得男子是個奸人，自家是個寡婦，問他何人引進？忽然到此，奸夫見他身已受染，料無他意，就把真情說出來。原來是此婦之婢，一向與他私通，進房宿歇者，已非一朝。誠恐主母知覺，要追究他，故此教導奸夫，索性一網打盡。圖個長久歡娛，說：「主母平日喜睡，非大呼不醒，乘他春夢未斷，悄悄過去行奸，只要三寸落肉，大事已成，就醒轉來，也不好喊叫地方，再來捉護你了！」奸夫聽了此話，不覺色胆如天，故此爬上牀來，做了這椿歹事。此婦乍聞此言，雖然懊恨，還要顧惜名聲，不敢發作。及至奸夫去後，思想二十餘年的苦節，一旦論於了鬻之手，豈肯甘心忍又忍不住，說又說不出，只把了鬻叫到面前，咬上幾口，自己長嘆數聲，自縊而斃。後來家人知覺，告到當官，將奸夫處斬了，環問了凌遲，那爰書上面有四句云：

離恨雖雪於死後，聲名却玷於生前，難免守身不失之愆，可爲御下不嚴之戒。

另有一個梅香，做出許多奇事，成就了一對佳人才子，費盡死力撮不攏的姻緣，與一味貪淫壞事者有別，看官們見了一定要侈爲美談，說與前面之人，不該同年而語，却不知做小說者，頗諳春秋之義，世上的月老人人做得，獨有了環做不得！了環做媒，送小姐出閣，就如奸臣賣國，以君父子人同是一種道理。故此這回小說，原爲垂戒能作，非示勸也。宋朝元祐年間，有個青年秀士，姓裴名遠，字子到，因他排行第七，人都喚做裴七郎，住在臨安城內，生得俊雅不凡，又且才高學富，常以一第自許。早年娶妻封氏，乃本郡富室之女，奩豐而貌齎，行卑而性高，七郎深以爲恥。未聘封氏之先，七郎之父，曾與韋姓有約，許結婚姻。彼時七郎幼小，聲名未著，及至到弱冠之歲，才名大噪於里中，素封之家，人人欲得，以爲婚。封氏之父，就央媒妁來議親。裴翁見說他的妝奩較韋家不止十倍，耻於世俗之見，決不肯取少而棄多，所以撇却韋家，定了封氏。七郎做親之後，見他狀貌稀奇，又不自知其

醜，偏要艷妝麗服，在人前賣弄，說他是臨安城內數得着的佳人。一月之中，定要約了女伴，到西湖上遊玩幾次。只因自幼嬌養，習慣嬉游，不肯爲人所制。七郎是個風流少年，未娶之先，會對朋友說過大話，定要娶了絕世佳人，不然寧可終身獨處。誰想弄到其間，得了東施嫫姆，恐怕爲人恥笑，任他妻子遊玩，自己再不相陪。連朋友認得的家僮，也不許跟隨出去。貼身服事者，俱以內家之人，要使朋友遇見，認不出是誰家之女，那姓之妻，就使他笑罵幾聲，批評幾句，也說不到自己身上。一日偶值端陽佳節，合郡的男女，都到湖上看競龍舟。七郎也隨了衆人，夾在男子裏面，正看到熱鬧之處，不想颶風大作，浪湧如山，竟把五月五日的西湖水，變做八月十八日的錢塘江。潮頭准有五尺多高，盈舟滿載的男女，都打得渾身透濕。搖船之人，把捺不定，都叫他及早上岸，再遲一刻，就要翻下水了。那些女眷們，聽見那一個不想逃生，幾百船的婦人，一齊走上岸去，竟把蘇隄立滿，幾乎踏沉了六橋。男子裏面，有幾個輕薄少年，倡爲一說道：「看這光景，今日的風潮，是斷然不住的。了那些內客料，想不得上船，只好步行回去。我們立在總路頭上，大家領略一番，且看這一郡之中，有幾個國色。從來有句舊話說：杭州城內有脂粉而無佳人，今日這場大雨，分明是天公好事，要我們考試真才，特地降此甘霖，替他們洗脂滌粉，露出本來面目，好待我輩文人品題高下的意思，不可負了天心。」大家趕上前，衆人聽了，都道他是「不易之論」。連平日說過大話，不能應嘴的裴七郎，也說眼力甚高，竟以總裁自命。大家一齊趕去，立在西冷橋下，各人取些石塊，墊了脚跟，纔好居高而臨。下方纔得定，就見那些女眷如蜂似蟻而來，也有擎傘的，也有遮扇的，也有摘張荷葉，蓋上頭頂，像一朵落水芙蓉，隨風吹倒的，又有傘也不拿，扇也不遮，荷葉也不蓋，像一樹雨打梨花，沒些遮蔽的，衆人細視容貌，都是些中下之材，並沒有殊姿絕色。看過幾百隊，都是如此，大家嘆息幾聲，各念四書一句道：「才難不其然乎？」正在嘆嘆之際，只見一個朋友，從後面趕來，對着衆人道：「有個絕世佳人來了，大家請看！」衆人睜着眼睛，一齊觀望，只見許多婢僕簇擁着一個婦人，走到面前，果然不是尋常姿色，莫說他自

可以傾國傾城，就是衆人見了，也都要一笑傾城，再笑傾國起來。有西江月一詞爲證：

面似退光黑漆，飢生水裂花紋，腮邊頰上有奇痕，彷彿湘妃淚印，指露幾條碧玉，牙開兩片烏銀，轉更消魂，驚得才郎倒挺。

你道這婦人是誰？原來不是別個，就是封員外的嫡親小姐，裴七郎的結髮夫人；一向怕人知道，丈夫不敢追隨，任親戚朋友在背後批評，自家以眼不見爲淨的。誰想到了今日，竟要當場出醜，迴避不及，起來起先那人看見，知道是個醜婦，故意走向前來，把左話右說，要使人辨眼看神仙，忽地逢鬼魅，好吃驚數笑的意思。及至走到面前，人人掩口，個個低頭，都說青天白日，見了鬼，不是一樁好事。大家閉了眼睛，待他過去。裴七郎聽見，羞得滿面通紅，措身無地，還虧得預先識竅，遠遠望見他來了，就躲在衆人背後，又縮短了幾寸，使他從面前走過，認不出自己丈夫，省得叫喚出來，被人識破，走到時節，巴不得他脚底騰雲，快快的走將過去，省得延捱時刻，多聽許多惡聲。誰想那三寸金蓮，有些駝背，勉強在其中，到急忙要走的時節，被弓鞋束縛住了，一時伸他不直，要快也快不來的。若還信意走去，雖然不快，還只消半刻時辰，當不得他賣弄妖嬈，但是人多的去處，就要扭捏扭捏，弄些態度出來，要使人贊好。任你大雨傾盆，他決不肯疾趨而過。誰想脚下的爛泥，與橋邊的石塊，都是些冤家對頭，不替他長豔助嬌，偏使人出乖露醜。正在扭捏之際，被石塊撞了脚尖，爛泥糊了高底，一交跌倒，不免四體朝天。到這倉皇失措的時節，自然扭捏不來，少不得搶地呼天，倩人扶救。沒有一般醜態不露。在衆人面前，幾乎把上百個少年，一齊笑死。起先的裴七郎，雖然縮短了身子，還只短得幾寸，及方到了此時，竟把頭腦手足縮成一團，假妝個原壤夷俛，玩世不恭的光景，好掩飾耳目。正在譁噪之時，又有一隊婦人走到，看見封氏吃跌，個個走來相扶。其中有好有歹，強姪不一。獨有兩位佳人，年紀在二八上下，生得奇艷異嬌，光彩奪人，被幾層濕透的羅絲，粘在玉體之上，把兩個豐似多飢柔若無骨的佳人，透露的明明白白，連那酥胸玉乳，也在若隱若現之

間。衆人見了，就齊聲嘖嘆說：「狀元有了榜眼也有了！只可惜沒有探花，湊不完鼎甲，只好虛席以待等。新歲端陽，再來收錄遺才罷了。」裴七郎聽見這句話，就漸漸伸出頭來，又怕妻子看見，帶累自家出醜，取出一把扇子，遮住面容，只從扇骨中間露出一雙餓眼，把那兩個佳人細細的領略一遍，果然是天下無雙，世間罕有的。女子看了一會，衆人已把封氏扶起，隨身的伴當，見他衣裳汗穢，不便行走，只得送入寺中暫坐一會，去喚轎子，隨着衆人同去。只見那兩位佳人，合擎着一把雨傘，緩行幾步，急行幾步，緩又緩得可愛，急又急得可憐。雖在張皇急遽之時，不見一毫醜態，可見純是天姿，絕無妝飾。若不是颯風狂雨，怎顯得出絕世佳人。及至走過斷橋，那些女伴，都借人家躲雨，好等轎子出來迎接。這班少年，跟不到人家裏面去，只得割愛而行。那兩位佳人，雖中了狀元榜眼，究竟不知姓名，曾否許配？後來歸與何人？奉屈看官暫且朦朧一刻，待下回細細去訪。

第二回 溫舊好數致殷勤 失新歡三遭叱辱

裴七郎自從端陽日見妻子在衆人面前露出許多醜態，令自己無處藏身，刻刻羞慚欲死。衆人都說這樣醜婦，在家裏坐坐罷了，爲甚麼也來遊湖，弄出這般笑話？總是男子不是，不肯替婦人藏拙，以致如此。可惜不知姓名，若還知道姓名，倒有幾齣戲文好做。婦人是丑，少不得男子是淨，這兩個花面，自然是拆不開的。況且有兩個佳人，做了旦脚，沒有東施嫵姆，也顯不出西子王嬙，借重這位功臣，點綴點綴，也好。內中有幾個道：「有了正旦，少不得要用正生小生，拚得費些心機，去查訪姓氏，兼問他所許之人，我們肯做戲，不愁他的丈夫不來潤筆。這樁有興的事，是落得做的。」又有一個道：「若要查訪，連花面的私事，也要查訪出來，好等流芳者流芳，遺臭者遺臭。」七郎聞了此言，不但羞慚，又且驚怕，惟恐兩朵桃花，要塗上臉來，所以百般掩飾，不但不露羞容，倒反隨了衆人，也說他丈夫不是，被衆人笑罵，不足爲奇，連自己都笑罵自己。及至回到家中，思想起來，終

對了封氏，雖然不好說出，却懷了一點異心，時時默禱神明，但頭他早生早化，不想醜到極處的婦人，一造物之忌，不消丈夫呪，得那些魍魎，要尋他去做伴侶，早已送下邀帖了！只因游湖之日，遇了疾風暴雨，出個感寒症來；況且平日喜妝標致，愛作嬌妖，只說遇見的男子，沒有一個不稱羨他，使美麗之名，揚於通國。誰想無心吃跌，聽見許多惡聲，纔曉得自已尊容，原不十分美麗。我在急遽之中，露出本相，別人也在倉猝之次，吐出真言。平日那些扭捏工夫，都用在無益之地，所以鬱悶填胸，病上加病，不會睡得幾日，就嗚呼死了！起先要爲悅己者容，不意反爲憎己者死。七郎沒了醜妻，只當眼中去釘，那裏暢快得了？少不得把以前的大話，又從新說起。思想這一次續弦，定要娶個傾城傾國之姿，使通國之人贊美，方纔洗得前羞。通國所贊者，只有那兩位女子。若想不能全得，也要娶他一位，這就可以誇示衆人，不但應了如今的口，連以前的大話都不至落空。那戲文上面的正生，自然要讓我做，豈止不填花面而已哉！算計定了，就隨着朋友去查訪佳人的姓氏。訪了幾日，並無音耗。不想在無心之際，遇着一個驕夫，是端陽日抬他回去的，方纔說出姓名，原來不是別個，就是裴七郎未娶之先，與他許過婚議的一個是韋家小姐，一個是侍妾能紅，都還不會許嫁。說話的，你以前敍話，都敍得入情，獨有這句說話，講脫節了？既是梅香小姐，那日湖邊相遇，衆人都有眼睛，就該識出來了。爲何彼時不覺，都說是一班游女，兩位佳人，直到此時方纔查訪得出？看官有所不知，那一日湖邊遇雨，都在張皇急遽之時，論不得尊卑上下，總是並肩而行，況且兩雙玉手，同執了一把雨傘，你靠着我，我靠着你，竟像一朵並頭蓮，辨不出誰花誰葉。所以衆人看了，竟像同行姊妹一般。及至查問起來，那說話的人，決不肯朦朧答應，自然要分別尊卑，說明就裏。衆人知道，就愈加贊歎起來，都說一分人家生，出這兩個至寶，况是一主一婢，可謂奇而又奇。這個梅香，反大小姐二歲；小姐二八，他已二九了，原名叫做桃花，因與小姐同學讀書，先生見他資穎出衆，相貌可觀，將來必有良遇，恐怕以桃花二字見輕於人，說他是個婢子，故此告過主人，替他改了名字，叫做能紅，依舊不失桃花之意。所謂

『桃花能紅李花能白』也。七郎訪着根蒂，就不覺顛狂起來說：『我這頭親事，若做得成，不但娶了嬌妻，又且得了美妾，圖一得二，何等便宜！這頭親事，又不是劈空說起，當日原有成議的，如今要從前約，料想沒甚疑難。』就對父母說，叫他重溫舊好。裴翁因前面的媳婦，娶得不妥，大傷兒子之心，這番續弦，但憑他自家做主，並不相拘。原央舊時的媒妁過去說親，章翁聽見過裴字，就高聲發作起來說：『他當日愛富嫌貧，背了前議，這樣負心之事，我恨不得立斬其頭，剝出心肝五臟，拿來下酒，還肯把親事許他？他有財主做了親翁，佳人做了媳婦，這一生一世，用不着貧賤之交，糟糠之婦了！爲甚麼又來尋我？莫說我這樣女兒，不愁沒有嫁處，就是折腿爛腳，耳聾眼瞎，沒有人要的，我也拚得養他一世，決不素折了餓氣，嫁與離人，落得不要講起！』媒人見他所說的，實是一團道理，沒有半句回他，只得賠罪出門，轉到裴家，以前言回覆。裴翁知道不可挽回，就勸兒子別圖。七郎道：『今生今世，若不得與章小姐成親，寧可守義而死，就是守義而死，也不敢盡其天年，只好等一年半載，若還執意到底，不肯許諾，就當死於非命，以贖前愆。』父母聽了此言，驚得口呆目定，又向媒人下罪，求他勉力周旋。媒人無可奈何，只得又去傳說。章翁不見，只叫妻子回覆他。婦人的口氣，更比男子不同，竟帶講帶罵說：『從來慕富嫌貧，是女家所做之事，那一本戲文小說，不是男家守義，女家背盟，他如今倒做轉來？却像他家兒子，是天下沒有的人，我家女兒是世間無用之物，如今做親幾年，也不會見他帶挈丈人，丈母做了皇親國戚，我這個沒用女兒，倒常有舉人進士，央人來說，只因年貌不對，我不肯就許，像他這樣才郎，還選得出，叫他醒一醒春夢，不要思量。』說過這些話，就指名道姓，咒罵起來。比『王婆罵雞』更加熱鬧。媒人不好意思，只得告別而行，就絕口回覆裴翁，叫他斷却癡想。七郎聽了這些話，一發愁悶不已，反覆思量道：『難道眼見的佳人，許過的親事，就肯罷了不成？照媒人說來，他父母的主意，是立定不移了，但不知小姐心上，喜怒若何？或者父母不會讀書，但拘小忿，不顧本體，所以這般決裂，他是個讀書明理之人，知道從一而終，是婦人家一定之理，當初許過一番。』

妻之義，矢節不嫁，要歸原夫也未可料！待我用心打聽，看有甚麼婦人常在他家走動，拚得辦些禮物去，求他在小姐跟前探一探動靜。若不十分見絕，就把節義二字去勸動他，小姐肯許，不怕父母不從，死恢復燃也。是或有之事！」主意定了，就終日出門打聽。聞得有個女工師父叫做俞阿媽，韋小姐與能紅的手，作是他自小教會的，住相之處，不時往來。其夫乃學中門斗七郎，入泮之年，恰好派着他管路，一向原是相熟的。七郎問着此人，就有說三分機會了。即時備下盛禮，因其夫而媚其妻，求他收了禮物，方纔啓口。把當日改娶的苦衷，與此時求親的至意，備細陳述一番，要他瞞了二人，遂之閨閣。俞阿媽道：「韋家小姐是端莊不過的人，非禮之言，無由入耳。別樣的話，我斷然不敢代傳，只有節義二字，是喜聞樂聽的，待我就去傳說。」七郎甚喜，當日不肯回家，只在就近之處，坐了半日，好聽回音。俞阿媽走入韋家，見了小姐，先說幾句閒話，然後引歸正路，照七郎的話，一字不改，只把圖謀義意，變做攛掇之詞。小姐回覆道：「阿媽說錯了，節義二字，原是分拆不開的。有了義夫，纔有節婦；沒有男子不義，責婦人以守節之禮。他既然立心娶我，就不該慕富嫌貧，悔了前義，既悔前議，就是恩斷義絕之人了，還有甚麼瓜葛？他這些說話，都是支離矯強之詞，沒有一分道理。阿媽是個正人，也不該替他傳說。」俞阿媽道：「悔盟別娶之事，是父母迫他做的，不干自己之事，也該原宥他一分。」韋小姐道：「父母相迫，也要他肯從，同是一樣天倫，難道他的父母就該遵依，我的父母就該違拗不成？四德三從之禮，原爲女子而設，不會說及男人。如今做男子的倒要在家從父，難道叫我做婦人的未嫁從夫？一發說得好笑！」俞阿媽道：「婚姻之事，執不得古板，要隨緣法轉的。他初起原要娶你，後來惑於媒妁之言，改娶封氏。如今成親不久，依舊做了鰥夫，你又再在閨中待字，不曾許嫁，別姓可見，封家女子與他無緣，裴姓郎君該你有分的了。況且這位郎君，又有絕美的姿容，是臨安城內數一數二的才子，我家男人現在學裏做齋夫，難道不知秀才好？我這番攛掇，原爲你終身起見，不是圖他的謝禮。」韋小姐道：「緣法之有無，繫於人心之向背，我如今一心不願，就是與他無緣了，如何

強得人生一世，貴賤窮通，都有一定之數，不是強得來的。總是聽天由命，但憑父母主張罷了。」俞阿媽見他堅執不允，就改轉口來，倒把他稱贊一番，方纔出去。走到自己門前，恰好遇着七郎，來討回覆。俞阿媽留到家中，把小姐的話，對他細述一番，說：「這頭親事，是斷門絕路的了！及早他圖，不可誤了婚姻大事。」七郎呆想一會，又對他道：「既然如此，我另有一樁心事，望你周全。小姐自己不願，也不敢再強，聞得他家有個侍女，喚做能紅，姿貌才情，不在小姐之下，如今小姐沒分，只得想到梅香，求你勸他主人，把能紅當了小姐，嫁與卑人續弦，一來踐他前言，二來絕我癡想，三來使眾人知道，說他志氣高強，不屑以親生之女嫁與有隙之人，但以梅香塞責，只當羞辱我一場，豈不是一樁便事？他若還依舊執意，不肯通融，求你瞞了主人，把這番情節，傳與能紅知道，說我在湖邊一見，驀地銷魂，不意芝草無根，竟出在平原下土！求他鑒我這點誠心，想出一條門路，與我同效鸞鳳，豈不是椿美事？」說了這些話，又具一副厚禮，親獻與他，不是錢財，也不是幣帛，有詩爲證：

飢餓薄酒不堪斟，別送程儀表寸心；非是手頭無白鏹，愛從膝下獻黃金。

七郎一邊說話，一邊把七尺多長的身子，漸漸矮將下去，說到話完的時節，不知不覺，就跪在此婦面前，等他伸手相扶，已做矮人一會了。俞阿媽見他禮意殷勤，情詞哀切，就不覺動了婆心，回覆他道：「小姐的事，我決不敢應承，在他主人面前，也不好說得他既不許，小姐何又許梅香？說起梅香，倒要愈增其怒了！獨有能紅這個女子，是乖巧不過的人，算計又多，口嘴又來得，竟把一家之人，都不放在眼裏。只有小姐一個，他還忌憚幾分，若還看得你上，他自有妙計出來，或者會駕馭主人，做了這頭親事，也未可知。你如今且別走，待我緩緩的說音稅他，一有好音，就遣人來相覆。」七郎聽到此處，真個是死恢復燃，不覺眉歡眼笑起來，感謝不已，起先丟了小姐，只想梅香，還怕圖不到手，如今未曾得隔，已無望蜀，依舊要藉能紅之力，希翼兩全，只是講不出口，恐怕俞阿媽說他所願太奢，不肯任事，又唱幾個肥諾，叮嚀致謝而去。但不知後事如何，略止清談，不擎塵尾。

第三回 破疑人片言成一美 癡情客一跪得雙嬌

俞阿媽受托之後，把七郎這樁心事，刻刻放在心頭。一日走到韋家，背了小姐，正要與能紅說話。不想這個女子，竟有先見之明，不等他開口，就預先阻住道：「師父，今日到此，莫非替人做說客麼？只怕能紅的耳朵，比小姐還硬幾分，不肯聽非禮之言，替人做曖昧之事，你落得不開口。受人一跪，少不得要加利還他。我笑你這樁生意，做折本了！」俞阿媽聽見這些話，嚇得毛骨悚然，說他就是神仙，也沒有這等靈異。爲甚麼我家的事，他件件得知？連受人一跪，也瞞他不得？難道是千里眼順風耳的，不成？既被他識破機關，倒不好支吾掩飾，就回他道：「我果然來做說客，要使你這位佳人，配個絕世的才子，我受他一跪，原是真的，但不知你坐在家中，何由知道？」能紅道：「豈不聞人間的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我是個神仙轉世，你與他商議的事，我那一件不知？只揀要緊的話說幾句罷了！只說一件：他託你圖謀原，是爲着小姐，如今丟了小姐，不說反說到，我身上來，却是爲何？莫非借我爲由，好做假途滅虢之事麼？」俞阿媽道：「起先的話，句句被你猜着，獨有這一句，却是亂猜！他下跪之意，原是爲你，並不會講起小姐二字，爲甚麼屈起人來？」能紅聽了這句話，就低頭不語，想了一會，又問他道：「既然如此，他爲這般人，尙且下跪，起先爲着小姐，還不知怎麼樣哀求，不是磕碎頭皮，就是跪傷腳骨了！」俞阿媽道：「這樣看起來，你還是個假神仙！起先那些說話，並沒有真知灼見，却是偶然撞着。他說小姐的時節，不但不會下跪，連啞也不唱一個；後來因小姐不許，絕了指望，就想到你身上來，要央我作伐。又怕我畏難不許，故此深深屈了一膝，這段真切的意思，你也負不得他！」能紅聽到此處，方纔說出真情。原來韋家的宅子，就在俞阿媽前面，兩家相對，止隔一牆。韋宅後園之中，有危樓一座，名曰「拂雲樓」。樓窗外面，又有一座露臺，原爲晒衣而設。四面有籬笆圍着，裏面看見外面，外面之人，却看不見裏面的。那日俞阿媽過去說親，早被能紅

所料，知說俞家門內，定有裴姓之人，就預先走上露台，等他回去，好看來人的動靜。不想俞阿媽走到，果然問着男子，進門裴七郎的相貌風姿，已被他一覽而盡。及至看到後來，見七郎忽然下跪，只道是爲小姐要他設計圖謀，不但求親，還有希圖苟合之意。就時時刻刻防備他。這一日見他走進來，特背着小姐要與自己講話，只說這個老狗，自己受人之託，反要我代做紅娘，那有這等便宜事？所以不等開口，就預先說破他，正言厲色之中，原帶了三分醋意。如今知道那番屈膝，全是爲着自己，就不覺改酸爲甜，釀醋成蜜，要與他親熱起來！好商量做事。既把真情說了出來，又對他道：「這位郎君，果然生得俊雅，他既肯俯就，我做侍妾的人，豈不願仰攀？只是一件，恐怕他醉翁之意，終不在酒，要預先娶了梅香，好招致小姐的意思，招致得去，將來得魚忘筌，寵愛二字，輪我不着；若還招致不去，一發以厭物相看，不但無恩，又且生怨，如何使得？你如今對我直說，他跪求之意，還是真爲能紅，還是要圖小姐？」俞阿媽道：「青天在上，不可冤屈了人！他實在爲你自己！你若肯許他，少不得央媒說合，用花燈四轎，抬你過門，豈有把梅香做了正妻，再娶小姐爲妾之理？」能紅聽了這一句，就大笑起來道：「被你這一句說破了，我滿肚疑心。這等看來，他是個情種無疑。做名士的人，那裏尋不出妻子？千金小姐也易得，何況梅香，竟肯下跪起來！你去對他說，他若單爲小姐，連能紅也不得進門；既然要娶能紅，只怕連小姐也不會絕望！我與小姐，其勢相連，沒有我束他，西我前他後之理；這兩姓之人，已做了讎家敵國，若要仗媒人之力，從外面說進裏面來，這是必無之事，終身不得的了！虧得一家之人，知道我平日有些見識，做事的時節，雖不服氣，問我却常在無意之中探聽我的口氣。我說該做，他就去做；我說不該做，就是議定之，也到底做不成。莫說別樣，就是他家這頭親事，也吃虧我平日之間，替小姐氣忿不過，說他許多不是，所以一家三口，都聽了先人之言，恨他入骨。故此媒人見不得面，親事開不得口，若還這句說話，講在下跪之先，我肯替他做個內應，只怕此時的親事，都好娶過門了！如今叫我改口說好，勸他去，其實有些煩難。若要丟了小姐，替自己說話，一發是難上加難！」

的事了！只好隨機應變，生出些法子來，依舊把小姐爲名，只當替他畫策公事；若做得，就連私事也會不是一舉兩得。』俞阿媽聽了這些話，喜歡不了，問他計將安出。能紅道：『這個計較，不是一時三刻想得來的。叫他安心等待，一有機會，我就叫人請你，等你去知會他。』大家商議做事，不是我誇口，這頭親事，只怕能紅不許，若還許出了口，莫說平等人家，圖我們不去，就是皇帝要選妃，地方報了名字，招到官府堂上，憑着我一張利嘴，也騙得脫身。何況別樣的事？』俞阿媽道：『但願如此。且看你的手段。』當日別了回去，把七郎請到家中，將能紅所說的話，細細述了一遍。七郎驚喜欲狂，知道這好事都由屈膝而來，就索性謙恭到底，對着『拂雲樓』深深拜了四拜，做個望闕謝恩。能紅見了一發憐上加憐，惜中添惜，恨不得寅時說親，卯時就許，辰時就諧花燭，把入門的好事，就像官府擺頭街一班，各役在先，本官在後，先從二夫人做起，纔是他的心事。當不得時勢艱難，急切不能到手，就終日在主人面前，窺察動靜，心上思量道：『說壞的事，要從新說他，好不容易，開得口，畢竟要使旁邊的人，忽然挑動，然後乘機而入，方纔有些頭腦。怎奈一家之人，絕口不提裴字；又當不得說親的媒人，接踵而至，一日裏面極少，也有三四起，所說的才郎，家聲門第，都在七郎之上；又有許多縉紳大老，願出重聘，要娶能紅做小，都不肯羈延時日，說過之後，到別處轉一轉，就來坐索回音。却像遲了一刻，就輪不着自己，要被人搶去的一般。爲甚麼這一主一婢，都長到及笄之年，以前除了七郎，並無一家說起，到這時候兩個的婚姻，就一就發作起來，要曉得韋翁夫婦，是一分老實人家，家中藏好窈窕女兒，媽娉侍妾，不肯使人見面。這兩位佳人，却像璞中的美玉，蚌內的明珠，外面之人，何從知道？就是端陽這一日，偶然出去遊湖，雜在那脂粉叢中，綺羅隊裏，人面白白，個個唇紅，那些喜着婦人的男子，料想不得攏身極近便的，也在十步之外，總有傾城美色，那裏辨得出來，虧了那幾陣怪風，一天狂雨，替這兩位女子做了個大大的媒人。所以傾國的才郎，都動了求婚之念，知道裴七郎以前沒福，坐失良緣，所謂秦失其鹿，非高才捷足者，不能得之。故此急急相求，不肯錯過機會。能紅見了這

些光景，不但怕，倒說裴七郎的機會。就在此中。知道一室三口，都是極信命的，故意在韋翁夫婦面前，假傳聖旨，說小姐有個隱情，不好對爹娘說得，只在我面前講出，他說婚姻是樁大事，切不可輕易許人，定要把年紀月生敢先討來，請個有意思的先生推算，一推算推算得好的，然後與他合婚，合得着的就許，若有一毫不着，就要回絕了他，不可又像裴家的故事。當初只因不曾推合，開口便許，那裏知道不是婚姻，還虧得在未娶之先，就變了卦，萬一娶過門去，兩下不和，又要更變起來，怎麼了得？」韋翁夫婦道：「婚姻大事，豈有不去推合之？我在外面推合他，那裏得知？」能紅道：「小姐也曾說過，婚姻是他的婚姻，外面人說好，他耳朵不會聽見，那裏知道？以後推算，都要請到家裏來，就是他自已害羞，不好出來聽得，也好叫能紅代聽，做個過耳過目的人。又說推算的人，不要東請西請，只要認定一個，隨他判定，不必改移，省得推算的多，說話不一，倒要疑惑起來。」韋翁夫婦道：「這個不難，我平日極信服的是個江右先生，叫做張鐵嘴，以後推算，只去請他就是。」能紅得了這一句，就叫俞阿媽傳話七郎，叫他去見張鐵嘴，廣行賄賂，囑托了他，須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方纔說到七郎身上，有我在裏面，不怕不倒央媒人過去說合，初說的時節，也不可就許，還要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方纔可以允諾。七郎得了此信，不但奉爲聖旨，又且敬若神言，一一遵從，不敢違了一字。能紅在小姐面前，又說兩位高堂，恐蹈覆轍，今後只以聽命爲主，推命合婚的時節，要小姐自家過耳，省得後來埋怨。小姐甚喜，再不疑是，能紅愚弄他。且等推命合婚的時節，看張鐵嘴怎生開口，用甚麼過文，隨轉到七郎身上。這番情節，雖是相連的事，也要略斷一斷，說來分外好聽。就如猜謎一般，若還信口說出，不等人猜，反覺得索然無味也。

第四回 圖私事設計賺高堂 假公言謀差相佳婿

韋翁夫婦聽了能紅之言，只道果是出自女兒之口，從此以後，凡任人說親，就討年庚來合。聚上

張鐵嘴請來，先叫他推算推算之後，然後合婚。張鐵嘴見了一個，就說道：「好，既做一對，就說不好。一連次，判上幾十張，不會說出一個好字來。」章翁道：「豈有此理？」難道許多八字裏面，就沒有一個看得？這等說來，小女這一生一世，竟嫁不成了？還求你細看一看，只要夫星略透幾分，但無刑傷相沖，與妻宮無礙的，就等我許他罷了。」張鐵嘴道：「男命裏面，不是沒有看得，倒因刑傷不重，不會剋過妻子，便於合愛有妨，故此不敢輕許。若還只求命好，不論刑剋，這些八字裏面，那一個配合不來？」章翁道：「刑傷不重，就是一樁好事了，怎麼到要求他尅妻？」張鐵嘴道：「你莫怪我說，合愛的八字，只帶得半點夫星，不該做人家長婦，倒是娶過一房頭妻，沒了要求去續弦的。這樣八字，纔合得着。若還是頭婚初娶，不會尅過長妻，就說成之後，也要翻悔。若還嫁過門，去不消三朝五日，就有災晦出來，保不得百年長壽。續弦雖是好事，也不便獨操箕帚，定要娶一房姪妾，幫助一幫助，纔可以白頭相守。若還獨自一個，坐在中宮，合不着半點夫星，倒犯了幾重關煞，就是壽算極長，也過不到二十之外。這是傾心吐膽的話。除了我張鐵嘴，沒有第二個人敢說的。」章翁聽了，驚得毛髮俱豎，半晌不言，把張鐵嘴權送出去。夫妻兩口，自家商議。章翁道：「照他講來，竟是個續弦的命人。娶了續弦的男子，年紀決然不小，難道這樣一個女兒，肯嫁個半老不少的女婿，又是重婚再娶的，不成？」章母道：「便是如此，方纔聽見他說，若還是頭婚初娶，不會尅過長妻的，就說成之後，也要翻悔。這一句話，竟被他講着了。當初裴家說時，豈不是頭婚初娶？誰想說成之後，忽然中變起來，我們只說那邊不是，那裏知道是命中所招？」章翁道：「這等說起來，他如今娶過一房，新近死了，恰好是尅過頭妻的人，年紀又不甚大，與女兒正配得來。早知如此，前日央人來議親，不該拒絕他，纔是。」章母道：「只怕我家不允，若還主意定了，放些口風出去，怕他不來再求？」章翁道：「也說得是，待我在原媒面前微示其意，且看他來也不來。」說到此處，恰好能紅走到面前，章翁對了妻子做個手勢，故意走開，好等妻子同他商議。章母就把前番的話對他說了一遍道：「丫頭你是曉事的人，替我想一想，看

還是該許他不該許他！能紅變下臉來，假粧個不喜的模樣，說：「有了女兒，怕沒人許，定要嫁與饑人，據我看來，除了此人不嫁，就配個三四十歲的男人也，不折了這口餓氣，只是這句話，使小姐聽見不得，他聽見了一定要傷心，還該到少年裏面去。取若有小似他的便好，若還沒有，也要討他八字過來，與張鐵嘴推合一推，合若有十分好處，便折了俄氣嫁他。若還是個秀才終身，沒有甚麼出息，只是另嫁的好。」韋翁道：「也說得是。」就與韋翁相議，叫他分付媒人，但有續娶之家，才郎不滿二十者，就送八字來看，只是不可假借，若還以老作少，就是推合得，好查問出來，依舊不許，枉費了他的心機。」又說：「一面也使裴家知道，好等他送八字過來。」韋翁依計而行，不上幾日，那些做媒的人，寫上許多年庚走來，回覆道：「二十以內的人，其實沒有，只有二十以外，三十以內的，這些八字，送不送由他，合不合由你。」韋翁取來一看，纔有二十多張，只是裴七郎的不見。倒去問原媒取討，原媒回覆道：「自從你家回絕之後，他已斷了念頭，不想這門親事，所以不發庚帖。況且許親的人家又多，不過他還要揀精揀肥，不肯就娶，那裏還來想着舊人？我說八字借看一看，沒有甚麼折本，他說數年之前，曾寫過一次，送在你家，比小姐大得三歲，同月同日，只不同時，一個是午未未初，一個是甲初未末，叫你想就是了。」

韋翁聽了這句話，回來說與妻子，韋翁道：「講得不差，果然小女兒三歲，只早一個時辰，去請鐵嘴來說與他算，就是了。」

韋翁又慮口中講出，怕他說有成心，也把七郎的年庚，記憶出來，寫在紙上，雜在衆八字之中，又去把張鐵嘴請來，夾他推合。張鐵嘴也像前番，見一個，就說一個不好，纔檢着七郎八字，就驚駭起來道：「這個八字，是我爛熟的，已替人說過幾次，婚知他是有主兒了，爲甚麼又來在這邊？」

韋翁道：「是那幾姓人家，求你推合，如今就了那一門，看他這個年庚，將來可有些好處，求你細講一講。」

張鐵嘴道：「有好幾姓人家，都是名閥，閱討了他的八字，送與我推，我說這樣年庚，生平不曾見過。到了二十歲，就留他不住，一定要飛黃騰達去，做官人之官，人上之人了。那些女命裏面，也有合得着的，也有合不着的。莫說合得着的，見了這樣八字，不

合不着的，都說只要命好，就參差些也不妨。我只說這個男子，被人家招去多時了，難道還不會說八字送到府上來不成？」韋翁道：「先生這話，果然說得不差，聞得有許多鄉紳大老，要招他爲婿，他想必是高，大不肯娶將就的女子，所以延挨至今，還不會定議。不瞞先生說，這個男當初原是我的女婿，只因他愛富嫌貧，悔了前議，又另娶一家，不上二三年，那婦人就死了，後面依舊來說親，我恨他背盟，堅執不許，只因先生前日指教說小女命該繼弦，故此想到此人身上，這個八字，是我自家記出來的，他並不會寫來送我。」張鐵嘴道：「這就是了。我說他議親的人家，爭奪不過，那裏肯送八字上門？」韋翁道：「據先生說來，這個八字，是極好的了。但不知小女的年庚，與他合與不合？若嫁了此人，果然有些好處麼？」張鐵嘴道：「合愛的貴造，與他正配得來。若嫁了此人，將來的富貴，享用不盡，只是一件，恐怕要他的多，輪不到合愛，待我再看看合愛的八字，目下氣運如何？婚姻動也不會動，就知道了。」說過這一句，又取八字放在面前，仔細一看，就笑起來道：「恭喜！恭喜！這頭親事，決成！只是遲延不得，因有個恩星在命，照着紅鸞，一講便就。若到三日之後，恩星出宮，就有些不穩了。」說完之後，就告別起身。韋翁夫婦聽了這些說話，就慌張踴躍起來，把往常的氣性，丟過一邊，倒去央人說合。連韋小姐心上也穩了一把干係，料他決粧身分，不是一句說話講得來的，恨不得留住恩星，等他多住幾日。獨有能紅一個，倒寬着肚皮，勸小姐不要着忙，說：「該是你的姻緣，隨你甚麼人家搶奪不去。照我個意思，八字雖好，也要相貌合得着。論起理來，還該男子約在一處，等小姐過過眼睛，果然生得齊整，然後央人說合，就折些餓氣與他，也還值得。萬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倒把個如花似玉的女子，挨上門去，送與那醜陋受用，有甚麼甘心？」韋小姐道：「他那邊粧作不過，上門去說，尙且未必就許，那裏還肯與人相見？」能紅道：「却不妨，我有個妙法。俞阿媽的丈夫，是學中一個鬥，做秀才的，他個個認得，託他做個引頭，只說請到家中說話，我和你預先過去，躲在暗室之中，細看一看，就是了。」小姐道：「要他過來容易，我和你出去煩難。你是個了環的人，鄰舍人家還可以

走動，我是個家中的處子，如何出得大門！除非你去替我，還說得通。」能紅道：「小姐既不肯去，我只得代勞。只是一件，恐怕我說得好，你又未必中意；到後面生怨起來，却怎麼處？」小姐道：「你是識貨的人，你的眼睛，料想不低似我，竟去就是。」看官，你說七郎的相貌，這能紅細看過的，如今事已垂成，只該急行趕人去，做爲甚麼倒寬懷大肚，做起沒要緊的事來，要曉得此番舉動，全是爲着自己二夫人的題目，雖然說過在先，七郎雖然口具遵依，却不曾親投供狀，焉知他事成之後，不妄自尊大起來，屈膝求親之事，不是簇新的家主肯對着梅香做得萬一把別人所傳的話，不肯承認起來，依舊以梅香看待，却怎麼處？所以又生出這段波瀾，拿定小姐，不好出門，定是央他代相，故此做這計策，好親身去見他，要與他當面訂過，省得後來翻悔；這是他一絲不漏的去處。雖是私情，又當了光明正大的事，故連章翁夫婦，都與他說明，方纔來對俞阿媽說去。約七郎相見，此番相見，定有好戲做出，不但把私事訂了，連章小姐的頭籌，却被他占了去。也未可知。各洗尊眸，看演這本無聲戲。

第五回 未嫁夫先施號令 防失事面具遵依

能紅約七郎相見，俞阿媽許便許了，却擔着許多干係。說乾柴烈火，豈是見得面的？若還是肆口調情，弄些眉來眼去的光景，背人遺興，做些捏手捏脚的功夫，這還使得。萬一弄到興高之處，兩邊不顧廉恥，要認真做起事來，我是圖吉利的人家，如何使得？所以到相見的時節，夫妻兩口，着意隄防，惟恐他要瞞人做事。那裏知道這個作怪女子，另是一種心腸，你料他如此，他偏不如此，不但不起淫心，亦且並無羨面，反起道學先生的事。七郎一到就要拜天恩人。能紅正顏厲色止住他道：「男子漢的脚膝頭，只好跪一兩次，若跪到第三次，就不值錢了。如今好事將成，虧了那一個？我前日分付的話，你還記得麼？」七郎道：「娘子分付的話，我奉作綸言，拿來溫誦的，那一個字不記得？」能紅道：「若還記得，須要逐句背來，倘有一字差訛，就可見是假。」

真心向我，這兩頭親事，依舊拆開，勸你不要癡相。」七郎聽見這句話，又從新害怕起來，只說他有別意，尋事難我，就把俞阿媽所傳的言語，先在腸中溫理一遍，然後背將出來，果然一字不增，一字不減。句子都不會說差一點。能紅道：「這等看起來，你前半截的心腸，是真心向我的了？只怕後面半截，還有些不穩。到過門之後，要改變起來。我如今有三樣事情，要同你當面訂過，叫做約法三章。你遵與不遵，不妨直說，省得後來翻悔。」七郎問：「是那三件？」能紅道：「第一件，一進你家的，就不許喚能紅二字，無論上下，都要稱我二夫人，若不依約，初出一言，罰你自家掌嘴一遭，就是奴婢之輩，也要罪坐家主，一般與你算帳。第二件，我看你舉止風流，不是個正經子弟，偷香竊玉之事，一定是做慣了的。從我進門之後，不許你擅偷一人，妄嫖一妓。我若查出蹤跡，與你不得開交。你這付腳膝頭跪過了我，不許再跪別人。除日後做官做吏，叩拜朝廷，參謁上司之外，擅自下人，一跪者，罰你自敲腳骨一次，只除小姐一人，不在所禁之中。第三件，你這一生一世，只好娶我兩個婦人，自我之下，不許妄添蛇足。任你中了舉人進士，做到尚書閣老，總用不着。第三個婦人，如有擅生邪念，說出取小二字者，罰你自己撞頭，直撞到皮破血流，纔住。萬一我們兩個，都不會生子，有癡宗祧，且到四十以後，別開方便之門，也只許納婢，不准娶小。」七郎初次相遇，就見有許多嚴政，心上頗覺膽寒。因見他姿容態度，不是個尋常女子，真可謂之奇嬌絕豔。況且又有撥亂反正之才，移天換日之手，這樣婦人，就是得他一個，也足以歌舞終身。何況自他而上，還有人間之至美？就對滿口招承，不作一毫難色。俞阿媽夫婦道：「他親口承認過了，料想沒有改移。如今望你及早收功，成就了這樁事罷。」能紅道：「翻雲覆雨之事，他曾做過一遭，親尚悔得，何況其他口裏說來的話，作不得准。要我收功完事，須是親筆寫一張，依着這化押，再屈你公婆二口，做兩位保人。日後倘有一差二錯，替他講起話來，也還些見證。」俞阿媽夫婦聽他講得極是，就取一付筆硯，一張錦紙，放在七郎面前，叫他自具供狀。七郎並不推辭，就起筆來寫道：

「具遵依人表遠，今因自不輸心，誤受謀之惑，棄前妻而不娶，致物議之紛然。猶幸篡位者早亡，待年者未字，重敦舊好。雖經屢致媒言，爲易初盟，遂爾頓逢岳怒，賴有如妻某氏，造福閨中，出巧計以回天，能使旭輪西上，造奇謀而縮地，忽教斷壁中連。是用設計酌功，剖肝示信，不止分茅錫土，允宜並位於中宮，行將道孤稱寡，豈得同名於臣妾？虞帝心頭無別寵，二妃難並雙妃。男兒膝下有黃金，一屈豈堪再屈懸三章而示罰。誰云有挾之求，秉四德有防微，實係無私之奉。永宜恪守，不敢故違。倘有跳梁，任從執扑！」

能紅看了一遍，甚贊其才，只嫌他開首一句，寫得不穩，律以春秋正名之義，殊爲不合，叫把「具遵依人」的「人」字，加上兩畫，改爲夫字。又叫俞阿媽夫婦二人，着了花押，方纔收了。七郎又問他道：「娘子分付的話，不敢不依，只是一件我家的人，我便制得他服，不敢呼你的尊名。小姐是新來的人，急切制他不得，萬一我要稱你二夫人，小姐倒不肯起來，偏要呼名道姓，却怎麼處？這也叫做家人犯法，難道也好罪及我家主不成？」能紅道：「那都在我身上，與你無干，只怕他要我做二夫人，我還不情愿做，要等他求上幾次，纔肯承受着哩。」說過這一句，就別了七郎起身，並沒有留連顧盼之態。回到家中，見了章翁夫婦，與小姐三人，極口稱贊其才貌，說這樣女婿，真個少有，怪不得人人要他。及早央人去說，就賠些餓氣，也是不折本的。章翁聽了歡喜不過，就去央人說親。章母對了能紅，又問他道：「我還有一句話，一向要問你，不曾說得，如今遲不去了，有許多仕宦人家，要娶你做小，日日有人來說，我因小姐的親事，還不會着落，要留你在家做伴，如今他的親事，央人去說，早晚就要成了。他出門之後，少不得就輪着你，但不知做小的事，你情愿不情愿？」能紅道：「不要提起，我雖是下賤之人，也還略有些志氣，莫說做小的事，斷斷不從，就是貧賤人家，要娶我爲正，我也不情愿去。甯可遲些日子，要等個像樣的人家，不是我誇嘴說，有了這三分人才，七分本事，不怕不做個家主婆。老安人不信，張了眼睛，看就。」

母道：「既然如此，小姐嫁出門，你還是隨去不隨去？」能紅道：「但憑小姐。他若怕新到夫家，沒有。」

要我做個陪伴的人，我就隨他過去，暫住幾時，看看人家的動靜，也不叫做無益於他。若還說他有不須用得別人，我就住在家裏，也沒有甚麼不好。只有一件事，我替他甚不放心，也要在未去之先定纔好。」說話的時節，恰好小姐也在面前，見他說了只一句，甚是疑心，就同母親問是那一件事。能紅道：「張鐵嘴的話，你們記不得麼？他說小姐的八字，止帶得半點夫星，定要尋人幫助，不然恐怕三朝五日之內，就有災晦出來。他嫁將過去，若不叫丈夫娶小，又怕於生命有關。若還竟叫他娶，又是一樁難事。世上有幾個做小的人，肯替大娘一心一意，你不吃他的醋，他要拈你的酸，兩下爭執起來，未免要洩些小氣。可憐這位小姐，又是慈善不過的人，我同他過了半生，重話也不會說我一句。如今沒氣淘田時節，倒有我在身邊消愁解悶，明日有了個淘氣的偏生，沒人勸解，他這個嬌怯身子，豈不弄出病來？」說到此處，就做出一種慘然之態，竟像要啼哭的一般，引得他母子二人，悲悲切切，哭個不了。能紅說過這一遍，從此以後，絕口不提。却說韋翁夫人說合，裴家故意作難不肯，就等他說到至再三，方纔踐了原議，選定吉日，要迎娶過門。那知又被能紅幾句的說話，觸動了心，就時時刻刻，以「半點夫星」爲慮。又說能紅痛癢相關，這個女子斷斷離他不得，就不能夠常相依傍，也權且帶在身邊，過了三朝五日，且看張鐵嘴的說話，驗與不驗，再做區處。故此母子二人，定下主意，要帶他過門。能紅又說：「我在這邊，自然該做梅香的事，隨到那邊去，只與小姐一個有主婢之分，其餘之人，我與他並無統屬，能紅二字，是不許別人喚的。至於禮數之間，也不肯十分卑賤，將來也要嫁好人，做好事的，要求小姐全些體面。至於抬我的轎子，雖比小姐不同，也要與梅香有別。我原不是贈嫁的人，要加上二名轎夫，只當送親的一樣，這纔個道理。不然我斷斷不去！」韋氏母了見他，講得入情，又且權於拋撇，只得件件依從。到了這一日，兩乘轎子，一齊過門，拜堂合卺的虛文，雖讓小姐先做，倚翠偎紅的實事，到底是他筋節，不過畢竟占了頭籌。這是甚麼緣故？只因七郎心上原把他當了新人，未曾進門的時節，就另設一間洞房，另做一副鋪陳，伺候。又說良時吉日，不可使他

獨守空房，只說叫母親陪伴他，分做兩處歇宿。原要同小姐睡了半夜，到三更以後，托故起身，再與二夫人做好事。不想這位小姐，執定成親的古板，不肯趨時脫奔，真做起新婦來，隨七郎勸了又勸，扯了又扯，只是不肯上床。那裏知道這位新郎，是被醜婦惹厭慣的，從不曾親近佳人。忽然遇見這般絕色，就餓鷹看了睡雞，饞貓對着美食，那裏發極得了？若還沒有退步，也只得耐性忍心，坐在那邊守他，當不得肥雞之旁，現有壯鴨美食之外，另放佳餚，爲甚麼不去先易而後難？就借個定省爺娘的名色，托故抽身，把三更以後的事情，挪在二更以前來做。能紅見他來得絕早，就知道這位小姐，畢竟爲虛誤事，決不肯蹈人的覆轍，使他見所見而來，不得聞所聞而往。一見七郎走到，就以和藹相加，口內且說好看話兒，叫他轉去，念出詩經兩句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心上又怕他當真轉去，隨即用個挽回之法，又念出四書兩句道：『既來之則安之。』七郎正在急頭上，又怕擔攔工夫，一句話也不說對着牙床，扯了就走。能紅也肯隨他解帶寬衣，並無推阻，同入鴛衾，做了第一番好事。據能紅說起來，依舊是尊崇小姐，把他當做本官，只當是胥役，向前替他擺了個頭踏，殊不知尊榮裏面，却失了大大的便宜。世有務虛名而不顧實業者，皆當以韋小姐爲前車。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弄巧生疑 假夢變爲真夢 移奸作盡 虧人改作完人

七郎完事之後，即便轉身，走到新人房內，就與他雍容揖遜起來。那一個要作古時新人，這一個也做古時新人，暫且落套違時，以待精還力復。直陪他坐到三更，這兩位古人都做得不耐煩了，方纔變爲時髦，兩個笑嘻嘻的上床，做了幾次江河日下之事。做過之後，兩個摟在一處，呼呼的睡着了。不想睡到天明，七郎在將醒未醒之際，忽然大哭起來，越哭得凶，把新人越摟得緊。被小姐喚了十數次，纔驚醒轉來，喊了一聲道：『原來是個惡夢！』小姐問他：『甚麼惡夢？』七郎只不肯講，望見天明，就起身出去。小姐看見新郎不在，就把能紅

自己梳頭，刷髮，粧飾已完，兩人坐了一會。只見有個丫頭走進來問道：「不知新娘昨夜做個甚麼，甚麼東西可好對我們說說？」小姐道：「我一夜醒到天明，並不會合眼，那有甚麼好夢？」那丫環道：「既然此相公爲甚麼原故清早就叫人出去請那圓夢的先生？」小姐道：「是了，他自己做個惡夢，睡得好好的，忽然哭醒，及至問他，又不肯說，去請圓夢的先生，想來就是爲此。這等那圓夢的先生，可會請到？」丫環道：「去請好一會了，想必就要來的。」小姐道：「既然如此，等他請到的時節，你進來通知一聲，引我到說話的近邊去聽他一聽，且看甚麼要緊就這等不放心，走下牀來，就請人圓夢？」丫環答應一聲，出去了。不上一刻，就趕進房來說：「圓夢先生已到，相公怕人聽見，同他坐在一間房內，把門都關了。還在那邊說閒話，不會講起夢來。新娘要聽，就請此時出去。」小姐一心要聽惡夢，把不到三朝，不出綉房的，向倒全不遵守，自己扯了能紅，走到近邊去細聽。原來夜間所做之夢，甚是不祥，說七郎摟着新人同睡，忽有許多惡鬼，擁進門來，把鐵索鎖了新人，竟要他拖出去。七郎扯住不放，說：「我百年夫婦，方纔做起，爲甚麼原故，就捉他起來？」那些惡鬼道：「他只有半夫之分，爲甚麼摟了個完全丈夫？況且你前面的妻子，又在陰間等他，故此差了我們前來捉獲。」說過這幾句，又要扯他同去。七郎心痛不過，對了衆鬼，再三哀告道：「甯可拿我，不要捉他。」不想那幾個惡鬼，拔出刀來，竟從七郎腦門劈起，劈到腳跟，竟把一個身子，分爲兩塊。正在疼痛之際，虧得新人叫喚，纔醒轉來。你說這樣的惡夢，叫人驚也不驚，怕也不怕？況又是做親頭一夜，比不得往常，定然有些關係，所以請他來詳。七郎說完之後，又問他道：「這樣夢兆，自然凶多吉少，但不知應在幾時？」那詳夢的道：「囚便極凶，還虧得有個半字，可以化解。是這位令正命裏該有個幫身，不該做專房獨寵，所以有這個夢兆。起先既說有半夫之分，後來又把你的尊軀剖爲兩塊，又合着一個半字，叫把這個身體分一半與人，就不帶他去了。這樣明明白白的夢，有甚麼難解？」七郎道：「這樣妻子，怎忍得另娶一房，分他的寵愛，甯可怎麼樣，這是斷然使不得的。」那人道：「你若不娶，他就娶喪身，」

疼他的去處，方是害他的去處。不如再娶一房的好。你若不信，不妨再請個算命先生，看看他的八字，且看壽算如何，該有幫助不該有幫助？同我的說話，再合一合，就是了！」七郎道：「也說得是，就娶。」一封銀子，謝了詳夢先生，送他出去。小姐聽過之後，就與能紅兩個懼懼歸房，並不使一人知道，只與能紅商議道：「這個夢兆，正合着張鐵嘴之言，一毫不錯，還要請甚麼先生看甚麼八字？這等說起來，半點夫星的話，是一毫不誤的了。倒不如自家開口，等他再娶一房，一來保全性命，二來也做個人情，省得自己發心，娶了人來，又不知感激我。」能紅道：「雖則如此，也還要商量，恐怕步來的人未必十分服帖。只是捱着的好。」小姐聽了這句話，果然捱過一宵，並不開口。想天公湊巧，又有催帖送來。古語二句說得不錯：「陰陽無耳，不提不起。」鬼神禍福之事，從來是提起不得鬼神了，提起不必在暗處，尋鬼神明中觀禍福，就在本人心上，生出鬼神禍福來。一舉一動，一步一趨，無非是可疑可怪之事。韋小姐未嫁以前，已爲先入之言所惑，到了這一日，又被許多惡話觸動了心，做女兒的人，有多少膽量，少不得要怕神怕鬼起來，又有俗語二句道得好：「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裴七郎那些說話，原是成親之後，與能紅睡在一處，到完事之後，教導他說的。第二日請人詳夢，預先吩咐了環，引他出去竊聽，都是做成的圈套，這叫做「巧婦勾魂」，並不是「癡人說夢」。一到韋小姐耳中，竟把假夢變作真魂，耳聞幻成目擊，連他自己睡去，也做起極凶極險的夢來，不是惡鬼要他做替身，就說前妻等他做伴侶，做了鬼夢，少不得就有鬼病上身，懨懨纏纏，口中只說要死。一日把能紅叫到面前，與他商議道：「如今捱不去了！我有句要緊的說話，不但同你商量，又怕還要用着你，但不知你肯依不肯？」能紅道：「我與小姐分有尊卑，情無你我，只要做得的事，有甚麼不依？」小姐道：「我如今現要娶小，你目下就要嫁人，何不把兩件事情，併作一件做了？我也不消娶你，也不必嫁，竟住在這邊做了我家第二房，有甚麼不好？」能紅故意推辭道：「這個斷使不得！我跟著小姐生，原要想個出頭日子，若肯替做小，早早就出去了，爲甚麼等到如今？他有了銀子，那裏尋不出人？」

「一世還是別娶的好！」小姐道：「你與我相處半生，我的性格就是你的性格，雖然增了一個，還是人。就是分些寵愛與你，也不是別人。你若生出兒子來，與我自生的一樣，何等甘心叫他外面去尋，就合着你的說話，我不吃他的醋，他要拈我的酸，淘起氣來，有些甚麼好處？求你看十六年相與之情，不要推辭，成就我這樁心事罷！」能紅見他求告不過，方纔應許。應許之後，少不得又有題目出來，要小姐件件依他，方纔肯做。小姐要救性命，有甚麼不依議定之後，方纔說與七郎知道。七郎受過能紅的教誨，少不得初說之際，還要學王莽之虛誑，曹瞞之固遜，有許多欺世盜名的話說將出來。不到黃袍加身，決不肯輕易即位。小姐與七郎說過，又叫人知會爺娘，韋翁夫婦聞之一發歡喜不了，又辦一付嫁裝，送來與他擇日成親。做了第二番好事。能紅初次成親，並不粧作，到了這夜，反從頭做起新婦來，狠推硬扯，再不肯解帶寬衣。不知爲甚麼原故？直到一更之後，方纔說出真情，要他像初次一般，先到小姐房中假宿一會，等他推迫幾次，然後過來，名爲盡情，其實是還他欠帳。能紅所做之事，大率類此。成親之後，韋小姐疑心既釋，災晦自然不生，日間飲食照常，夜裏全無惡夢，與能紅的身子一齊粗大起來。未及一年，各生一子，夫妻兩口恩愛異常。後來七郎連擢高魁，由縣令起家，屢遷至京兆之職。受了能紅約束，終身不敢娶小。能紅之待小姐，雖有欺誑在先，一到成親之後，就輸心服意，畏若嚴君，愛同慈母，不敢以半字相欺，做了一世功臣，替他任怨任勞，不費主母絲毫氣力。世固有以操莽之才，而行伊周之事者，但觀其晚節如何耳！

十番樓

第一回 不糊塗醉仙題額 難擺布快婿完姻

寡女臨粧怨苦，孤男對影嗟窮。孟光難得遇梁鴻，只爲婚姻不動。久曠纔知妻好，多歡反恨天庸。甘霖不向早時逢，怎得農人歌頌。右調西江月。

世上的好事，件件該遲，却又人人願早。更有一「富貴婚姻」四個字，又比別樣不同，愈加望得急切。照世上的心性，竟該在未會出世之日，先等父母發財，未經讀書之先，便等朝廷受職，揀世上絕標致的婦人，極聰明的男子，都要在未會出世之時，取來放在一邊，等他慾心一動，就合起來，連做親的日子，都不消揀得，纔合着他的初心。却一件不能夠如此。陶朱公到棄官泛湖後，纔發了幾主大財；姜太公到髮白齒動之年，方受得一番顯職。想他兩個少年的時節，也不會丟了錢財，不要棄了官職不取，總是由他財星不旺，祿運未交，所以來得錢財散而不聚，做出的事業，塞而不通，以致淹淹纏纏，直等到該富該貴之年，就像火起水發的一般，要止也止不住。他梁鴻是個遲鈍男子，孟光是個偃塞婦人，這邊說親也不成，那邊締姻也不就，不想這一男一女，都等到許大年紀，方纔說合攏來，遲鈍偃塞，恰好湊成一對；兩個舉案齊眉，十分恩愛，做了千古上下第一對和合的夫妻。雖是有德之人，原該如此，却也由他等得心煩，望得意躁，一旦遂了心願，所以分外有情。世上反目的夫妻，大半都是早婚易娶，內中沒有幾個艱難遲鈍而得的。古語云：「若將容易得，便作等閒看。」凡事如此，不獨婚姻一節爲然也。冒頭說完，如今說到正傳。明朝永樂初年，浙江溫州府永嘉縣，有個不識字的愚民，叫做郭酒癡，到大醉之後，就能請仙判事，其應如响。最可怪者，他生平不能舉筆，到了請仙判事的時節，那撥筆寫來的字，比法帖更強幾分。只因請到之仙，都是些書頭草聖，所以如此。從不曾請着一位是淳化帖上沒有名字的。因此合郡之人，略有疑事，就辦幾壺美酒，請他吃醉了請仙。一來判定吉凶，以便趨避；二來裱做單條，寫冊，供在家中，取名叫做「仙帖」。還有起房造屋的人家，置了對聯匾額，或求大仙命名，或望真人留句，他題出來的字眼，不但合於人心切着景緻，連後來的吉凶禍福，都寫在其中。當時不覺到應驗，以後始贊神奇。彼時有一個秀才，姓姚，

子穀；髻齡入泮，大有才名。父親是本縣的庫吏，發了數千金，極是心高志大。見兒子是個名士，不肯容
要娶個天姿國色。直到十八歲上，纔替他定了婚姻，是屠姓之女，聞得衆人傳說，是溫州城內第一個美貌佳人
下聘之後，從新造起三間大廳屋，待兒子婚娶。造完之後，又置一座大匾，辦下筵席，去請郭酒癡來，要求他降仙
題詠。一來字好，二來要問休咎。郭酒癡來到席上，手也不供，筓也不舉，只叫要大碗斟酒。真仙已到，等不得多時，
快些叫人來斟酒。姚家父子知道請來的神仙，就附在他身上，把不得替神仙筆潤，就親手執壺，一連斟了十數
碗，與郭酒癡吃下肚去。他一醉之後，就槭口不言，提起筆來，竟像拂塵掃地一般，在匾額之上，寫了三個大字，六
個小字，其大云「十香樓」，小字云「九日道人醉筆」。席間有幾個陪客，都是子穀的社友，知道「九日」二
字，合來是個旭字，方纔知道是「張旭」降臨，只是一件「十香」的「香」字，該是景致的景字，或者說此樓
造得空曠，上有明窗，可以眺遠，看見一樣景致，故此爲名「十香樓」，爲何寫做「合香」之「香」？又有個說：「合
香的香字，倒切着新婚，或者是十字錯了，也未可知。凡人到酒醉之後，作字定有訛錯，仙凡總是一理。或者見主
人勸得殷勤，方纔多飲了幾碗，故有此顛倒錯亂，也未可知。何不問他一問？」姚姓父子就虔誠拜禱，說：「十香
」二字，意表不相聯屬，其中必有訛舛，求大仙酌而改之！」酒癡又懸起筆來，寫出四句詩道：

十香原非錯，諸公枉見疑。他年虛一度，便是醉人迷。

衆人見了，纔知道他文義甚深，非淺人可解，就對着姚姓父子，一齊拱手稱賀道：「恭喜！恭喜！這等看來，令郎
必有一位夫人，九姬妾，合算起來，共有十次向香，所以名爲「十香樓」。庶民之家，那得有此樂事？其爲仕宦無疑了！
子爲仕宦，父爲封翁，豈不是個極美之兆？」姚姓父子原以封翁仕宦自期，見衆人說到此處，口雖謙讓，心實歡
然，說：「將來這個驗法，是一定無疑的了。」當晚留住衆人，預先吃了喜酒，個個盡歡而別。及至選了吉期，把新
人娶進門來，揭起紗籠一看，果然是溫州城裏第一個美貌佳人，只見他

月掛雙眉。霞蒸兩鬢。膚凝瑞雪，髻挽祥雲。輕盈綽約，不爲奇妙，在無心入畫，嫵娜端莊皆可詠，絕非有意成詩。地下拾金蓮，誤認作兩條筆管，樽前擎玉腕，錯呼爲一盞玻璃。誠哉絕世佳人，允矣出塵仙子！

姚子穀見了，驚喜欲狂，巴不得早散華筵，急歸綉幕，好去親炙溫柔。當不得賀客纏綿，只顧自己貪杯，不管他人好色。直吃到三更以後，方纔撤了筵席，放他進去成親。子穀一入綉房，就勸新人就寢，少不得內致溫存，外施強暴，以綠林豪客之氣概，遂綠衣才子之心情。替他脫去衣裳，拉歸衽席，正欲做顛鸞倒鳳之事，不意變出非常事，多莫測，忽以人生之至樂，變爲千古之奇驚。這是甚麼原故？有新小令一闋，單道他當日的情形，一觀便曉：

行事太稀奇，望巫山路便迷。徧尋沒塊擔雲地，雙峯太巍，玉溝欠低，五丁惜却些兒費。漫驚疑，摩盤山，好事不生，臍右調黃鶯兒。

原來這位新婦，面貌雖佳，却是一個「石女」。子穀一團高興，誰想弄到其間，不但無門可入，亦且無縫可鑽！伸手一摸，就吃驚打怪起來，捧住他問道：「爲甚麼好好一個婦人，竟有這般的缺陷？」屠氏道：「不知甚麼原故，生出來就是如此。」姚子穀嘆息一聲，就掉過臉來，半晌不言語。新婦對他道：「你這等一位少年，娶着我這一個怪物，自然要煩惱。只是前生種下的冤孽，叫我也沒奈何，求你將錯就錯，把我當個廢物看承，留在身邊，做一隻看家之狗，另娶幾房姬妾，與你生兒育女，省得送我還家，出了爺娘的醜，連你家的體面也不好相看。」姚子穀聽了這句話，又掉過臉來道：「我看你這副面容，真是人間少有，就是無用，也捨不得休了你，少不得留在身邊，做一疋看馬。只是看了這樣的容貌，就像美食在前，不能入口，叫我如何熬得住？」新婦道：「不但你如此，連我心上也愛你，不過當不得眼飽肚飢，沒福承受，活活的氣死。」說到此處，不覺掉下淚來。姚子穀正在興發之時，又聽了這些可憐的話，一發愛惜起來，只得與他摟做一團，多方排遣，到排遣不去的時節，少不得尋條門路出來，發舒狂興。那捨前趨後之事，自然是理所必有，勢不能無的。新婦要得其歡心，巴不得穿門鑿戶。

隙出來，以爲容納之地，怎肯愛惜此豚，不爲「陽貨之獻」？這一夜的好事，雖不叫的全然落空，究竟責而已。第二日起來，姚子穀見了爺娘，自然要說明就裏，爺娘怕惱壞兒子，一面邀幾個朋友，請他出去遊山解悶，一面媒人叫來，要究他欺騙之罪，少不得衙門聲勢，推在面前，官府的威風，掛在口頭，要迫他過去傳說，欺負那位親翁，是個小戶人家，又忠厚不過，從來怕見官府，常在家裏說他所生三女，除了這個孽障，還有兩女未嫁，速拾一個來換，萬事都休，不然叫他吃了官司，還要破家滅產。媒人依了此言，過去傳說，不想那位親翁，先有這意思，因他是個衙門領袖，頗有威權，料想敵他不得，所以留下二女，不敢許親，預先做個退步。他若看容貌分上，不來退親，便是一樁好事。萬一說起話來，就把二女之中，揀一個去替換。見媒人說到此處，正合着自己之心，就滿口應承，並無難色。只要他或長或幼，自選一人，省得不中意起來，又要翻悔。姚子穀的父親，怕他長女年紀大了，未免過時，幼女只小次女一歲，就是幼女便了。訂過之後，就乘兒子未歸，密喚一乘轎子，把新婦喚出房來，呵叱一頓，迫他上轎。新婦哭哭啼啼，要等丈夫回來，面別一別了去。公婆不許立刻打發起身，不容少待。可憐一個如花似玉的人，又不犯七出之條，只因褲襠裏面多了一件東西，到後來三擯於鄉，五黜於里，做了天下的棄物！可見世上憐香惜玉之人，大都是好淫非好色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逞雄威檀郎施毒手 忍奇痛石女破天荒

却說姚家的轎子，送了一個回去，抬了一個轉來，兩家都顧惜名聲，不肯使人知道。只見這個女子，與前面那位新人雖是一母所生，却有妍媸粗細之別。面容舉止，總與阿姊不同，只有一件可以放心，料想一門之中，生不出兩個石女。姚子穀回家時節，已是一更多天，又吃得酩酊大醉，倒在牙牀，就昏昏的睡去。直到半夜，還不會醒。那女子也坐不過，只得和衣睡倒。姚子穀到酒醒之後，少不得要動彈起來，還只說這位就是昨夜的石女替

他脫了衣裳，就去找尋舊路。當不得這個女子，只管掉過身來，一味捨前而顧後。姚子穀伸手一摸，又驚又喜，喜則喜，其原該如此，驚則驚，其昨夜不然。酒醒興發之際，不暇問其所以然，且做一位楚襄王。只當在夢裏交歡，不管他是真是假。及至到雲收雨散之後，問他這混沌之物，忽然開關的來。由那女子說明就裏，方纔知道換了一個，夜深燈滅之後，不知面容好歹，只把他肌膚一摸，覺得粗糙異常。及至天明之後，再把面龐一看，就愈加厭惡起來。說昨夜那一個，雖是廢人，還有個看相另娶一房生子，把他留在家中，當做個畫中之物，不時看看也好。爲甚麼丟了至美，換了個至惡的回來？尸又不中用，看又不中看，豈不令人悔死？終日抱怨父母，聒絮。不想這位女子，過了幾日，又露出一樁破相來了，更使人容納他不得。姚子穀成親之後，覺得錦衾綉幔之中，不時有些臭氣。初到那幾夜，虧他燕巖薰蘭，還掩飾過了。到後來，日甚一日，不能禁止。原來這個女子，是有小遺病的，醒時再不解，一到睡去之後，就要撒起溺來。這個是婦人的賤相，却也是天意使然。與石女賦形不開混沌也無異。姚子穀睡到半夜，不覺陸地生波，枕席之上，忽然漲起潮汛來，由淺而深，幾幾乎有洪水橫流之懼。直到他盈科而進，將入鼻孔，聞香泉而溯其源，纔曉得是臟山腹海中所出，就狂呼大叫，走下牀來，喚醒爺娘，埋怨個不了，迫他急速遣回，依舊取石女來還我。爺娘氣憤不過，等到天明，又喚媒人來商議。媒人道：「早說幾日也好，那個石女一向有人要他，因與府上聯姻，所以不敢別許。自你家發回之後，不上一二日，就打發出門去了。如今還有個長女在家，與石女的面容大同小異，兩個並在一處，一時辨不出來。你前日只該換長，不該換幼；如今換過一次，豈又好再換不成？」姚子穀的父親道：「那也顧他不得，一鋤頭也是動土，兩鋤頭也是動土，有心行一番霸道，不怕他不依他。若推三做四，我就除了狀詞，不告，也有別樣法子處他。只怕他承當不起。」媒人沒奈何，只得又去傳說。那家再三不肯，說他換去之後，少不得又要退來，不如不換的好。媒人說以利害，又說事不過三，那有再退之理？那家執拗不過，只得應許。姚子穀的父母，見兒立定主意，只要石女，不要別人，既然說也面貌相似，就

前，不說長女，代換原故，使他初見的時節，認不出來。直到上牀之後，纔知就裏，自然喜出望外。不想子穀一見此女，只道與故人相會，快樂非常。這位女子，又喜得不怕新娘，與他一見如故，所以未寢之先，一毫也認不出來。直到解帶寬衣之後，粘皮脫肉之時，摸着那件東西，又不似從前混沌，方纔驚駭起來，問他所以然的原故。此女說出情由，纔曉得不是本人，又換了一副形體，就喜歡不過，與他顛鸞倒鳳起來。竭盡生平之樂，此女肌體之溫柔，性情之膩媚，與石女纖毫無異，儘多了一件至寶。只是行樂的時節，兩下摟抱起來，覺得那楊柳腰枝，比初次的新人，大了一倍，那所御之下體，又與第二番的幼女不同，竟像輕車熟路一般，毫不費力。只說他體隨年長量，逐時寬，所以如此。誰想做女兒的時節，就被人破了元身，不但含苞盡裂，威鎖重開，連那風流種子，已下在女腹之中。進門的時節，已有五個月的私孕了。但凡女子懷胎，五月之前，還看不出，交到六個月上，就漸漸的粗壯起來，一日大似一日。那裏瞞得到底？姚子穀知覺之後，一家之人，也都看出破綻來。再過些時，連鄰里鄉黨之中，都傳播開去。姚氏父子，都是極體面的人，平日要開口說人，怎肯留個孽障在家，做了終身的話柄？以前暗中兌換，如今倒要明做出來，使人知道，好洗去這段羞慚。就寫下休書，喚了轎子，將此女發母家，替兒子另行擇配。誰想他姻緣蹉跎，命運乖張，娶來的女子，不是前生孽障，就是今世的冤家。容顏醜陋，性體愚頑，都不必細講。又且一來就病，一病就死，極長壽的也過不到半年之外。只有一位佳人，生的極聰明，極豔麗，是個財主的偏房。大娘吃醋不過，硬逼出門，正在交杯合盞之後，兩個將要上床，不想媒人領着賣主，帶了原聘上門，要娶他回去。只因此女出門之後，那財主不能割捨，竟與妻子拚命，被衆人苦勸，許他贖取回去，各宅而居，所以齟齬上門，取回原妾。不然定要經官告理，說他倚了衙門的勢，強占民間妻小。姚家無可奈何，只得受了聘金，把原妾交回他去。姚子穀的衣裳已脫，褲帶已解，正要做好事，不想被人奪去，急得他慾火如焚，只要尋死。等到三年之後，已做下九次新郎，不曾有一個着實。他父子二人，無所歸咎，只說這座樓房，起得不好，被工匠使了暗計，所以如

此，要拆去十卷樓，從新造過。姚子穀有個母舅，叫做郭從古，是個積年的老吏，與他父親同在衙門。一日商量及此，郭從古道：「請問十卷樓三字，是何人題寫？你難道忘記了麼？仙人取名之意，眼見得驗在下。遭十次合卷，如今做過九次，再做一次，就完了匾上的數目，自然夫妻偕老，再無意外之事了。」姚氏父子聽了這句說話，不覺豁然大悟，說：「本處的親事，都做厭了，這番做親，須要他州外縣去娶。」郭從古道：「我如今奉差下省，西子湖頭，最多美色，何不教外甥隨我去，選個中意的回來？」姚子穀道：「此時宗師按臨，正要歲考，做秀才的出去不得，母舅最有眼力，何不替我選擇一個，便舡帶回，與我成親。」郭從古道：「也說得是。」姚氏父子就備了聘禮，與釵釧衣服之類，與他帶了隨身自去之後，就逐日盼望佳人，祈求好事。姚子穀到了此時，也是餓得眼穿，急得人出的時候了！無論娶來的新人，才色俱佳，德容兼美，就遇着個將就女子，只要膀間有路，肚裏無胎，下得人種進去，生得兒子出來，夜間不遺小便，過了幾年纔死，就是一樁好事了！不想郭從古未曾到家，先有書來報喜，說替他娶了一個天下無雙人，間少二的女子。姚子穀得了此信，驚喜欲狂，及至仙舟一到，把新人抬上岸來，拜堂合卷之後，揭起紗籠一看，又是一樁詫事！原來這位新人，不是別個，就是開手成親的石女，只因少了那件東西，被人推來推去，沒有一家肯要！直從溫州賣到杭城，換了一二十次的賣主。郭從古雖係至親，當日不會見過，所以看了面容，極其贊賞，替他娶回來。又不曾做爬灰老子，如何知道下面的虛實？」姚子穀見了一喜，一憂，喜則喜其得遇故人，不負從前之約；憂則憂其有名無實，究竟於正事無干。姚氏父子與郭從古坐在一處，大家議論道：「這等看起來，醉仙所起之字，依舊不驗了。第十次做親，又遇着這個女子，少不得還要另娶。無論娶來的人好與不好，就使白髮齊眉，已做了十一次新郎，與十卷二字不相合了，甚麼叫做神仙使人那般敬信？」大家猜疑了一會，並無分解。却說姚子穀當夜入房，雖心事不佳，少不得攙了新入，與他重溫舊好。一連過幾夜，兩下情濃，都有個不得開交之意。男子興發的時節，雖不能大暢懷來，還虧有條後路，可以斯

了慾心，無由發泄，真是求死不得，欲活不能，說不出那種苦楚！不想把滿身的慾火，合來聚在
間，生了一個大毒，名爲騎馬癰。其實是情與變成的膿血，腫了幾日，就忽然潰爛起來。任你神方妙藥，
一夜夫妻兩個，摟做一團，却好男子的情根，對着婦人的患處，兩下忘其所以，竟把偶然的缺陷，認做生就的空
虛，就在毒瘡裏面，摩抄擦弄起來。在男子心上，一向見他無門可入，如今喜得天假以緣，况他這場疾病，原是由
此而起，要把玉杵當了圭，有做了以毒攻毒。在女子心上，一向愛他性情風流，汗愧茅塞不開，便英雄無用武之
地，也把不得以此爲門，使他乘虛而入，與其熬痒而生，倒不若忍痛而死，所以任他衝突，並不阻撓。到得那苦盡
甘來，焦頭爛額之中，一般使肆意消魂之樂。這夫妻兩口，得了這一次的甜頭，就想時時取樂，刻刻追歡，知道這
番舉動，是瞞着造物做的好事無多，佳期有限，一到毒瘡收口之後，依舊閉了元關，陰自陰而陽自陽，再要想做
坎離交媾之事，就不能夠了！兩下各許愿心，只保佑這個毒瘡多害幾時，急切不要收口。却也古怪，不知是天從
人願，又不知是人合天心。這個知趣的毒瘡，竟替他害了一生，到底不曾收口。這是甚麼原故？要曉得這個女子，
原是有入道的想，是因他孽障未消，該受這幾年磨折，所以造物弄巧，使他虛其中而實其外，將這件妙物，隱在
皮肉之中，不能夠出頭露面。到此時魔星將退，忽然生起毒來，只當替他揭去皮封，現出人間的至寶，比世上不
求而得與一求即得的，更希罕十倍！這一男一女，只因受盡艱難，歷盡困苦，直到心灰意死之後，方纔湊合起來，
所以夫婦之情，真個是如膠似漆。可見天下好事，只宜遲得，不宜早得，只該難得，不該易得。古時的人，男子三十
而始娶，女子二十而始嫁，不是故意要遲，也只愁他容易到手，把好事看得平常，不能盡琴瑟之歡，效于飛之樂
也。

鶴歸樓

第一回 安恬退反致高科 忌風流偏來絕色

天河盈盈一水隔，河東美人河西客，耕雲織霧兩相望，一樹綢繆在今夕——雙龍引車鵲作橋，風迴桂
澹秋葉飄，拋梭投杼整環珮，金章玉文行相要——兩情好合美如舊，復恐天雞催曉，漏倚屏猶有斷腸言
東方未明少停候，欲渡不渡河之湄，君亦但恨生別離，明年此夕還當期，不見人間死別離，朱顏一去難再
歸！

這首古風，是元人所作，形容「牛女」相會之時，纏綿不舍的情狀，這個題目，好詩甚多，爲何單引這一首？這
因別人的詩，都道他別離之苦，獨有這一首，偏敘他別離之樂，有個知足守分的意思，其這回小說相合，所以借
他發端。骨肉分離，是人間最慘的事，有何好處，倒以樂事加之，要曉得「別離」二字，雖不作樂，但從別離之下，
又深入一層，想到別無可別，離不能離的苦處，就覺的天涯海角，勝似同堂枕冷衾寒，反爲有福！第十八層地獄
之人，羨慕十七層的受用，就像三十二天的活佛，想望着三十三天，總是了種道理。近日有個富民，出門作客，歇
在飯店之中，時當酷暑，蚊聲如雷，自己懸了紗帳，臥在其中，但聞轟轟之聲，不見咳嗽，迴想在家，樂處，丫環打
扇，伴當驅蚊，連這種惡聲，也無由入耳，就不覺怨恨起來。另有一個窮人，與他同房歇宿，不但沒有紗帳，連被也
不見一條，睡到半夜，被蚊蟲咬，不過只得起來行走，在他紗帳外面跑來跑去，竟像被人趕逐一般，要使渾身的
肌肉動而不靜，省得蚊蟲着體。富民看見此狀，甚有憐憫之心，不想那個窮人，不但不叫苦，還自己稱贊說：「他
是個福人。」把快活二字，叫不絕口。富民驚詫不已，問他勞苦不堪，那些快樂？那窮人道：「我起先也怨苦，忽然
想到一處，就不覺快活起來！」富民問他：「想到那一處？」窮人道：「想到牢獄之中，罪人受苦，忽然
了桉床，渾身肢體，動彈不得，就被蚊蟲叮死，也只好做露筋娘娘！要學我這舒展，自由往來無

夠所以身雖勞碌，心境却一毫不苦！不知不覺，就自家得意起來。『富人聽了，不覺通身汗下，思念家中的不是，若還世上的苦人，都用了這個法子，把地獄認做天堂，逆旅反爲順境，黃連樹下，苦盡甘來。』

之中儘堪行樂！不但容顏不老，鬚髮難皤，連那禍患休嘉，也會潛消暗長。方纔那首古風，是說天下的生離，勝似人間的死別。我這回野史，又說人間的死別，勝似天上的生離。總合着一句四書：『要人素患難，行乎患難。』的意思。宋朝政和年間，汴京城中有個舊家子弟，姓段字玉初，名璞，自幼聰明，曾喚神童之譽。九歲入學，到十九歲，做了十年秀才，尙不出來應舉。人問他何故？他說：『少年登科，是人生不幸之事，萬一考中了一些世情不諳，一毫艱苦不知，任了癡頑的性子，鹵莽做去，不但上誤朝廷，下誤當世，連自家的性命，也要被功名誤了。未必能夠善終。不如多做幾年秀才，遲中幾科進士，學些才術在胸中，這日生日大的利息，也自有在裏面。所以要安心讀書，不肯躁進。他不但功名如此，連婚姻之事，也是這般，惟恐早完，一年早生一年的子嗣，說自家還是孩童，豈可便爲人父？又因自幼喪親，不曾盡得子道，早受他人之奉養，覺得於心不安。故此年已二十，還不肯定親，總是他性體安恬，事事存了惜福之心，刻刻懷了凶終之慮，所以得一日過一日，再不希慕將來。他有個同學的朋友，姓郁諱廷言，字子冒，也是個才識兼到之人，與他的性格，件件俱同。只有一事相反，他於富貴功名，看得更淡，連那日如月大的利息，也並不思量，覺得做官一年，不如做秀才一日。把焚香揮麈的受用，與籀書鞭扑的情形，比並起來，只是不中的好，獨把婚姻一事，認得極真，看得極重。他說：『人生在世，事事可以忘情，只有妻妾之樂，枕席之間，這是名教中的樂地，比並別樣嗜好不同，斷乎忘情不得。我輩爲綱常所束，未免情與索然，不見一毫生趣。所以開天立極的聖人，明問這條道路，放在倫理之中，使人散拘化腐。況且三綱之內，沒有夫妻一綱，安所得君臣父子五倫之中，少了夫婦，何處盡孝友忠良？可見婚娶一條，是五倫中極大之事，不但不可不早，亦且不可不好。美妾易得，美妻難求，畢竟得了美妻，總是名教中最樂之事。若到正妻不美，不得已而娶妾，也就叫做無聊之思。』

身在名教之中，這點念頭，就越於名教之外了！他存了這片心腸，所以擇婚的念頭，甚是激切。只見一件，要早要好四個字，再不能夠相兼！要早就不能好，要好又不能早。自垂髫之際，就說親事起頭，說到弱冠之年，還與段玉初一樣，依舊是個孤身。要早要好的，也是如此；不要早不要好的，也是如此。倒不如安分守己的人，還享了五六年，衾寒枕冷的清福！不像他扒起扒倒，怨恨天公，趕去趕來，央求媒妁，受了許多熬煉奔波之苦！一日徽宗皇帝下詔求賢，凡是學中之秀才，不許遺漏一名，都要出來應試。有規避不到者，即以觀望論。這是甚麼原故？只因宋朝的氣運，一年衰似一年；金人的氣燄，一日盛似一日。又與遼夏相持，三面皆爲敵國。一年之內，定有幾次告警。近邊的官吏，死難者都要人銓補。恐怕學中士子，把功名視作畏途，不得以身殉國，所以先下這個旨意，好驅逐他出山。段郁二人，迫於時勢，遂不得初心，只得出來應舉。作文的時節，未恐得了功名，違了志願，都是草草完事。不過要使廣文先生，免開規避而已。不想文章的造詣，與棋力酒量一般低的，要高也高不來，高的要低也低不來；鄉會兩榜，都巍然高列。段玉初名次，又在郁子昌之前，却說世間好事，再不肯單，畢竟要相因而至。郁子昌未發之先，到處求婚，再不得有天恣國色，竟像西子王嬙之後，不復生產佳人，恨不得生在數千百年之先，做個有福男子，不想一發之後，到處遇着王嬙，說來就是西子。虧得生在今日，不然倒反要錯了機緣！有一位姓官的仕宦，現居「藏寶」之職，他家有兩位小姐，一個叫做團珠，一個叫做繞翠。團珠係尚寶親生，繞翠是他姪女。小團珠一年，因父母俱亡，無人倚恃，也聽尚寶擇婚。兩位佳人，大概評論起來，都是人間的絕色。若要在美中擇美，精裏求精，又覺得繞翠的恁容，更在團珠上。京師裏面，有四句口號云：

珠爲掌上珍，翠是人間寶；王者不能兼，合圍而就繞。

爲甚千金小姐，有得人見面，竟拿來編做口號，傳播起來？只因徽宗皇帝，曾下選妃之詔，民間中，被承旨的太監，單報這兩名，說百千萬之中，止見得這兩名絕色，其餘都是庸材。皇上又問：

一太監就去了圍珠，單說繞翠。徽宗聽了，就注意在一邊，所以都人得知，編了這四句口號。

遼兵驟至，京師閉城兩月，直到援兵四集，方得解圍。解圍之後，有一位敢言的科道上了一本說：

時正宜臥薪嘗膽，力圖恢復，即現在之宮妃，尚宜縱放出去，以求遠色親賢之譽，奈何信任讒閣，專事選擇，如此

舉動，而欲寇兵不至，其可得乎！徽宗見了，覺得不好意思，只得勉強聽從，下個罪己之詔，令選中的女子，仍嫁

民間。故此這兩位佳人，前後俱能幸免。官尚寶到了此時，聞得一榜之上，有兩個少年，都還未娶，又且素擅才名，

美如冠玉，就各央他本房座師，前去作合。郁子昌聽見驚喜欲狂，但不知兩個裏面，將那一個配他？起先未遇佳

人，若肯把圍珠相許，也就出於望外。此時二美並列，未免有舍圍就繞之心。只是礙了交情，不好薄人而厚己。誰

想天從人愿，因他所中的名次，比段玉初低了二名，繞翠的辛庚，又比圍珠小了一歲。官尚寶就把男子序名，婦

人序齒，親生的圍珠，配了段玉初，撫養的繞翠，配了郁子昌。原是一點溺愛之心，要在前面的做了嫡親女婿，

好等女兒榮耀。一分序名序齒的話，都是粉飾之詞。郁子昌默喻其意，自幸文章欠好，取中略低，所以因禍得福，

配了絕色佳人。若還高了幾名，怎能夠遂得私願？段玉初的心事，又與他絕不相同。惟恐志願太盈，犯造物之所

忌，聞得把圍珠配他，還說世間第二位佳人，不該爲我輩寒儒所得，恐怕折了冥福，虧損前程。只因座師作伐，不

敢推辭，那裏還有妄念？官尚寶只定婚議，不許完姻，要等殿試之後，授了官職，方纔合卷。等兩位小姐，好做現成

的夫人，不想殿試的前後，却與會場不同。郁子昌中在二甲尾，段玉初反在三甲頭。雖然相去不遠，授職的時節，

却有內銓外補之別。況且此番外補，又與往歲不同，大半都在危疆，料想沒有善地。官尚寶又從勢利之心，轉出

個趨避之法，把兩頭親事，調換過，起先並不提起，直等選了吉日，將要完姻，纔吩咐媒人叫他如此如此。這兩男

二女，總不隄防，只說配偶都是原議之人，那裏知道金榜題名，就是洞房花燭的草稿。洞房花燭，仍照金榜題名

的次序，始終如一，並不曾紊亂分毫。知足守分的，倒得了第一位佳人，心高志大的，雖不叫做吃虧，却究竟不會

滿願可見天下之事都有個定數存焉不消逆慮但不知這兩對夫妻成親之後相得如何後來怎生結果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帝王吃臣子之醋 閨房罷枕席之歡

郁子昌思想繞翠，得了團珠，初婚的時節，未免有個怨恨之心。過到後來，也就心安意貼，彼此相忘。只因團珠的顏色，原是嬌豔不過的，但與繞翠相形，覺得彼勝於此。若還分在兩處，也居然是第一位佳人。至於芳態態度，意氣人情，據郁子昌看來，却像還在繞翠之上。俗語道得好：『不要文章中天下，只要文章中試官。』那郁子昌的心性，原在風流一邊，須是趙飛燕、楊玉環一流人，方纔配得他上。恰好這位夫人，生來是他的配偶，所以深感岳翁倒把拂情求理之心，行出一樁合理情順之事。夫妻兩口，恩愛異常，無論有子無子，誓不娶妾，無論內遷外轉，誓不相離，要做一對比目魚，不肯使百歲良緣，担誤一時半刻。却說段玉初成親之後，看見妻子爲人古道，不以容之豔冶，損其心格之端莊，心上十分歡喜，也與郁子昌一般，都肯將錯就錯，這是對了美色，刻刻担憂說世間第一位佳人有同至寶，豈可以微待得之？莫說朋友無緣，得而復失，就是一位風流夫子，尙且沒福消受。選中之後，依舊發還我何人，斯敢以倘來之福，高出帝王之上乎？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覆家滅族之禍，未必不階於此。所以常在喜中帶戚，笑裏含愁，再不敢肆意行樂。就是雲雨綢繆之際，忽然想到此，也有些不安起來，竟像這位佳人，不是自己妻子，有些干名犯義的一般。繞翠不解其故，只說他中在三甲，選不着京官，將來必居險地，故此預作『杞人之憂』，不時把義命自安，吉人天相的話去安慰他。段玉初道：『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萬一補在危疆，身死國難，也是臣職當然，命該如此，何足介意？我所慮者，以一薄命書生，享三種遇分之福，造物忌盈，未可不加傾覆之理，非受陰災，必蒙顯禍，所以憂患若此。』繞翠問那三種？段玉初道：『生多奇穎，

過分也；早登甲第，濫叨青紫之榮，二過分也；浪跡溫柔鄉，橫截鴛鴦浦，使君交朋友，想望而不能，三過分也；三者之中，有了一件，就能折福生災，何況悉逢其盛？此必敗之勢也！倘有不虞，夫人將何以教我？」繞翠道：「決不至此！只是倖福之心，既不宜有，強災之計，亦不可無。相公既萌此慮，必有法以處之。」問計將安出？段玉初道：「據我看來，只有惜福安窮四個字，可以補救得來，究竟也是希圖萬一，決無倖免之理。」繞翠道：「何爲惜福？何爲安窮？」段玉初道：「處富貴而不淫，是爲惜福；遇顛危而不怨，是爲安窮。究竟惜福二字，也爲安窮而設，總是一片慮後之心，要預先磨鍊身心，好撐持患難的意思。衣服不可太華，飲食不可太侈，宮室不可太美，處處留些餘地，以資冥福，也省得受用太過，驕縱了身子，後來受不得饑寒。這種道理，還容易明白。至於夫妻宴樂之情，衽席綢繆之誼，也不宜濃豔太過，十分樂事，只好受用七分，還要留下三分，預爲別離之計。這種道理，極是精微！從來沒有人知道爲夫婦者，不可不知，爲亂世之夫婦者，更不可不知！俗語云：『恩愛夫妻不到頭，又云：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夫婦相與一生，終有離別之日，越是恩愛夫妻，比那不恩愛的，更離別得早！若還在才別之前，多享一分快樂，少不得在既別後，多受一分淒涼。我們惜福的功夫，先要從此處做起，儼紅倚翠之情，不宜過熱，省得歡娛難繼，樂極生悲，鑽心刺骨之言，不宜多講，省得過後追思，割人腸腹。如此過去，即使百年偕老，永生離焉，知不爲惜福所生，倒閨出幾年的恩愛？」繞翠聽了此言，十分警省。又問他銓補當在何時？可能夠傲天之倖，得一塊平靜地方，苟延歲月？段玉初道：「薄命書生，享了過分之福，就生在太平之日，尙且該有無妄之災，何況生當亂世，還有傲倖之理？」繞翠聽了此言，不覺淚如雨下。段玉初道：「夫人不用悲凄，我方纔所說安窮二字，就得爲此。禍福未來，要須先惜福，禍患一至，就要立意安窮。若還有了地方，無論好歹，少不得要攜家赴任。我的禍福，就是你的安危，夫妻相與百年，終有一別，世上人不知深淺，都說死別之苦，勝似生離；據我看來，生離之慘，百倍於死別，若能夠傲天之倖，一同死在危邦，免受生離之苦，這也是人生百年第一件。」

快事！但恐造物忘人，不肯叫你如此。」繞翠道：「生離雖是苦事，較之死別，還有暫辭永訣之分，爲甚麼倒說彼勝於此？請道其詳！」段玉初道：「夫在天涯，妻在海角，時作歸來之想，終無見面之期，這是生離的景象。或是女先男死，或是妻後夫亡，天辭會合之緣，地少相逢之路，這是死別的情形。俗語云：『死寡易守，活寡難熬。』生離的夫婦，只爲一念不死，生出無限熬煎。日間希冀相逢，把美食鮮衣，認做糠粃桂桔，夜裏思量會合，把錦衾綉褥當了芒刺針毡。只因度日如年，以致未哀先老，甚至有未曾出戶，先訂歸期，到後來九死一生，遂成永訣。這都是生離中常有之事，倒不若死了一個，沒得思量，孀居的索性孀居，獨處的甘心獨處，竟像垂死的頭陀，不想量還俗，那蒲團上面，就有許多樂境出來，與不曾出家的時節，纖毫無異。這豈不是死別之樂，勝似生離？還有一種夫婦，先在未生之時，訂了同死之約，兩個不先不後，一齊終了天年，連永訣的話頭，都不消說得，眼淚全無半點，愁容不露一毫，這種別法，不但勝似生離，竟與拔宅飛昇的無異，非修上幾十世者，不能有此奇緣。我和你同處危疆，萬一遇了大難，只消一付同心帶兒，就可以合成正果。俗語云：『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這句話頭，還是單說私情，與綱常二字無涉。我們若得如此，一個做了忠臣，一個做了節婦，合將攏來，又做一對生死夫妻，豈不是從古及今，第一樁樂事？」繞翠聽了這些話，不覺蕙質蘭心，變作忠肝義胆，一心要做烈婦，說起危疆，不但不怕，倒有些羨慕起來。終日洗耳聽佳音，看補在那一塊吉祥之地，不想等上幾月，倒有個喜信報來，只爲京職缺員，二甲幾十名，不勾銓補，連三甲之前，也選了部屬。都子昌得了戶部，段玉初得了工部，不久都有美差。捷音一到，繞翠喜之不勝。段玉初道：「塞翁得馬，未必非禍。夫人且慢些歡喜。我所謂造物忘人，不肯容你死別，也就是爲此。」繞翠聽了，只說他是過慮，並不隄防。不想點出差來，果然是一場禍事。只因徽宗皇帝聽了諫臣暫罷選妃之詔，過後追思，未免有些懊悔。當日京城裏面，又有四句口號云：『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這些話，原不是出於本心，不過爲城門乍開，人心未定，暫掩一時之耳目，要待絳火稍息之後，依

位佳人，不肯放手，連那陪貢的一名，也還要留做備卷的。不想這位大臣，沒福做皇親國戚，把認真改配起來。徽宗聞得兩位佳人都為新進書生所得，悔恨不已，想着他的受用，就不覺拈酸吃醋。閣臣道：「這兩個窮酸餓孽，無端娶了國色，不要便宜了他！速揀兩個遠差，打發他們出去，使他三年五載，不得遠鄉，做兩個牽星陪着銀河，難見織女，以贖妄娶國妃之罪。又要相加分別，使得繞翠的人，又比得圍珠的多去幾年，以示罪重罪輕之別。」閣臣道：「目下正要遣使，如金交納歲幣，原該是戶工二部之事，就着他兩人去罷。」徽宗道：「歲幣易交，金朝又不遠，恐不足以盡其辜。」閣臣道：「歲幣之中，原有金帛二項，為數甚多，金人要故意刁難，罰他賠補，最不容易交卸。資金者多則三年，少則二載，遠能夠回來覆命。資帛之官，自十年前去的，至今不返，這是第一苦事。惟此一端，足盡其辜。」徽宗大喜，就差郁延言、費金、段璞、資帛各董事不得相兼，一齊如金納幣，下了這道旨意，管教兩對鴛鴦，變做伯勞飛燕，但不知兩件事情，何故艱難至此。請看下回，便知來歷。

第三回 死別勝生離從容示訣 遠歸當新娶忽地成空

宋朝「納幣」之例，起於神宗年間，被金人侵犯不過，只得創下這個陋規。每歲輸銀若干，為犒兵秣馬之費，省得他來騷擾。後來遠年議增，增到徽宗手裏，竟滿了百萬之數。起先名為「歲幣」，其實都是銀兩。解到後來，又被中國人教導他個生財之法，說布帛出於東南，價廉而美，要將一半銀子，買了綢緞布疋。他拿去發賣，又有加倍的利錢。在宋朝則為百萬，到了金人手裏，就是百五十萬。起先賚送銀兩，原是一位使臣，後來換了幣帛，就未免盈車滿載，充塞道路。一人照管不來，只得分而為二。資金者資金，納幣者納幣。又怕銀子低了成色，幣帛輕了分兩，使他說長道短，以開邊釁。就着資金之使，欲管徵收納幣之人，先期採買，是他送去，省得換了一手，開罪於人。初解幣帛之時，金人不知好歹，見貨便收，易於交納。納幣的使臣，倒反有些利息，刮漿兩布疋，

上粉的紗羅，開了重價，蒙蔽朝廷，送到地頭，就來覆命。原是一個美差，只怕課不到手，誰想解了幾遭，又被中國之人，教導他個試驗之法，定要洗去了漿，汰淨了粉，逐正上天平秤過，然後驗收，少了一錢五分，也要來人賠補。等到後來，竟把這項銀兩，做了定規，不論貨真貨假，凡是納幣之人，定要補出這些常例。常例補足之後，又說蒙蔽朝廷，欺玩鄰國，拿住贓證，還有無限誅求，所以納幣之臣，賠補不起，只得留下身子，做了當頭，淹滯多年，再不能夠還鄉歸國，這是「納幣」的苦處。至於賣金之官，不過因天平重大，正數之外，要追羨餘，雖然所費不貲，也還有個數目，只是金人善詐，見他賠得爽利，就說家事饒餘，還費得起，又要生端索詐，所以賣金之臣，不論貧富，定要延推幾載，然後了局。當年就返者，十中不及二三。段郁二人，奉了這兩個苦差，只得分頭分事，採買的前去採買，徵收的前去徵收，到收完買足之後，一齊回到家中，拜別親人，出使異國。郁子昌對着團珠十分眷戀，少不得在枕上餞行，被中作別，把出門以後返棹以前的帳目，都要預支出來，做那一刻千金的故事，又說自己雖奉苦差，有嫡親文人可恃，縱有些須賠補，料他**不惜毡上之毫**，自然送來接濟，多則半年，少則三月，夫婦依舊團圓，決不像那位連襟，命犯孤鸞，極少也有十年之別。繞翠見丈夫遠行，預先收拾行裝，把十年以內所用的衣裳鞋襪，都親手置辦起來，等他採買回家，一齊排在面前道：「你此番出去，料想不是三年五載，妻子弓鞋襪小，不能夠遠送寒衣，故此效孟姜女之心，兼仿蘇蕙娘之意，織盡寒機，預備十年之用，煩你帶在身邊，見了此物，就如見妻子一般。那綿縫之中，處處有指痕血跡，不時想想念念，也不枉我一片誠心！」說到此處，就不覺涕泗漣漣，悲傷欲絕。段玉初道：「夫人這番意思，極是真誠，只可惜把有用的工夫，都費在無用之地，我此番出去，依舊是死別，不要認作生離，以赤貧之士，奉極苦之差，賠累無窮，何從措置？既絕生還之想，又何用苟延歲月？至於解到之日，就是我絕命之期，只恐怕一雙鞋襪，一套衣裳，還穿他不舊，又何必帶這許多？就是大限未滿，求求過多受幾年困苦，填滿了飢寒之債，然後捐生，豈有做了孤臣孽子，囚繫外邦，還想豐衣足食？」

之衣，蘇蕙娘所織之綿，不過寄在異地窮邊，並不是仇邦敵國，縱使帶去，也盡爲金人所有，怎能如留在家中，做了裝箱疊籠之具，後來還有用處，也未可知。」繞翠道：「你既不想生還，留在家中也是，還有甚麼用處？」段玉初欲言不言，只歎一口冷氣，繞翠就疑心起來，畢竟要盤問到底。段玉初道：「你不見詩經上面有兩句傷心語云：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我死之後，這幾間樓屋裏面，少不得有人進來住，衣服豈沒人穿，留得一件下來，省你許多的辛苦，省得千針萬線，又要服侍後人，豈不是樁便事？」繞翠聽了以前的話，只說他是肝膈之言，及至聽到此處，真所謂沉香塑佛，竟把一片熱腸，付之冷水，不由他不發作起來，厲聲回道：「你這樣男子，真是鐵石心腸，我費了一片血誠，不得你一句好話，反誘毀起人來，怎見的你是臣忠，我就不是節婦？既然如此，把這些衣服拿來燒了，省得放在家中，又多你一番疑慮！」說完之後，果然把衣裳鞋襪，疊在一處，一面放了柴薪，竟像人死之後，燒化冥衣的一般。不上一刻時辰，把錦綉綺羅，變成灰燼。段玉初口中雖勸教他不要如此，却不肯動手扯拽，却像要他燒化，不肯留在家中，與別人穿着的一般。繞翠一面燒，一面哭說：「別人家的夫婦，何等綢繆？目下分離，不過是一年半載，尚且多方勸慰，只怕妻子傷心。我家不是生離，就是死別，並無一句鍾情的話，反說出許多背理之言，這樣夫妻，做他用？」段玉初道：「別人修得到，故此嫁了好丈夫，不但有情，並且有福，不至於死別生離。你爲甚麼前世不修，造了孽障，嫁着我這寡情薄福之人？但有死災，並無生趣，也是你命該如此。若還你這段姻緣，不改初議，照舊嫁了別人，此時正好綢繆，這樣无情的話，何由入耳？都是那改換的不是，與我何干？焉知我死之後，不依舊遂了初心，把娥皇女英，合在一處，也未可知。況且選妃之詔，雖然中止，目下城門大開，不愁言路不閉，萬一皇上追念昔人，依舊選你入宮，也未可知。這雖是必無僅有之事，在我這離家去國的人，不得不慮及此，夫人聽了不必多心，古語道得好：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若還你命該失節，數合重婚，我此就着意溫存，也難免紅絲別繫。若還命合流芳，該做節婦，此時就

衝撞死了你，也未必介懷。或者因我說破在先，祕密的天機，不意使人參透，將來倒未必如此，也未知曉。一說完之後，自去料理行裝，把幾件破衣舊服，疊入行囊。凡纔絮簇新做起，燒毀不盡的，一件也不帶。把所住的樓房，增上一個匾額，題曰『鶴歸樓』。用丁令威化鶴歸來的故事，以見他決不生還，出門的時節，兩對夫妻，一同拜別。郁子昌把園珠的面孔看了又看，上馬之後，還打了幾次回頭，恨不會畫幅小像，帶在身邊，當做觀音大士一般。好不時瞻禮。段玉初一揖之後，就飄然長往。任妻子痛哭號啕，絕無半點淒然之色。兩個風餐水宿，帶月披星，各把所賚之物，解入鄰邦。少不得金人驗收，仍照昔年的舊例，以自得假視重爲要，硬迫來人賠補。段玉初道：『我是一個新進書生，家徒四壁，不曾領皇家的俸祿，不會受百姓的羨餘，莫說論萬論千，就是一兩五錢，也收不出。況且所賚之貨，並無漿粉，任憑洗濯，若要節外生枝，迫我出那無名之費，只有這條性命，但憑貴國處分罷了。』金人聽了這些話，少不得先加凌辱，次用迫比，後設調停，總要迫他寄信還鄉，爲變產贖身之路。段玉初立定主意，把『安窮』二字，做了奇方，又加上一個譬法，當做飲子，到了五分苦處，把七分來相比；到了七分苦處，又把十分來相衝，覺得陽世的磨折，究竟好似陰間；任你鞭箠夾打，痛楚難熬，還有死字做後門，陰間是個退步；到了萬不得已之處，就好尋死，既死之後，渾身不知痛痒，縱有刀踞鼎鑊，也無奈我何！不像在地獄中，遭磨受難，一死之後，不能復死。任你死喉絕吭，沒有逃得脫的陰司，由他峻罰嚴刑，總是避不開的羅剎。只見活人受罪，不過逃往陰間，不見死人擺布不來，走歸陽世。想到此處，就覺得熬刑受苦，不過與生瘡害癩一般，總是命犯血光，該有幾時的災晦。到了出膿見血之後，少不得苦盡甘來。他用了這個祕訣，所以隨遇而安，全不覺有拘攣桎梏之苦。郁子昌虧了岳父擔當，叫他凡有欠缺，都寄信轉來，我自然替你賠補。郁子昌依了此言，索性做個暢漢，把上下之人，都賄賂定了，不受一些凌辱。金人見他肯用，倒把好酒好食，不時款待他，連那沒人接濟的連累，把上些口腹之惠，不及五月，就把欠帳還清，別了段玉初，預先回去覆命。宋朝有個成規，凡是出使

師，不許先歸私宅，都要面聖過了，繳還使節，然後歸家。郁子昌進京之刻，還在巳牌，恰好徽宗命，正好回家。古語道得好：『新娶不如遠歸。』那點追歡取樂的念頭，比合卷之初，更加激切，已不得回過了朝廷，好回去重諧伉儷。不想朝廷之上，爲合金攻遼一事，衆議紛紜，委決不下。徽宗自辰時坐殿，直議到一二更天，方纔定了主意。定議之後，即便退朝，縱有緊急軍情，也知道他倦怠不勝，不敢入奏。何況納幣還朝是椿可緩之事？郁子昌熬了半載，只因災星未退，又熬了半夜的零頭，依舊宿在朝房，不敢回宅。倒是半年易過，半夜難熬，正合着唐詩兩句云：

似將海水添宮漏，併作銅壺一夜長。

圍珠聽見丈夫還朝，立刻就要回宅，竟似天上掉下月來，那裏歡喜得了？就去重薰綉被，再製羅衾，打點一夜工夫，要敘盡半年的闊別。誰想從日出望起，望到月落，還不見回來。不住空塔之上，走去走來，竟把三寸金蓮，磨得頭穿底裂。及至次日上午，登樓而望，只見一位官員，簇擁着許多人馬，搖旗吶戟而來，只說是過往的武職，誰想走到門前，忽然住馬。圍珠定睛一看，原來就是自己的丈夫，飛趕下樓來，堆着笑容，接見，只說他久早逢甘，勝似洞房花燭，自然喜氣盈腮。不想見了面，又掉下恹恹淚來，問他情由，只是哽哽咽咽，講不出口。原來復命的時節，又奉了監軍寶劄之差，要他即日登程，不許羈留片刻，以誤師期。連進門一見，也是瞞着朝廷，不可使人知道的。這是甚麼原故？只因他未到之先，金人有賫文寶到，要與宋朝合兵攻遼。宋朝主意不定，擔擱了幾時，金人不見回話，又有催檄遞來，說貴國觀望不前，殊失同仇之義。本朝不復相強，當移代遼之兵，轉而伐宋。即欲仍遵前約，不可傳矣。徽宗見了，不勝悚懼，所以窮日議論，不能退朝，就是則此。郁子昌若還遲到一日，也就差別人，不想冤家滾巧，起先不能決議，恰好等他一到，就定了出師之期，領兵將帥，隔晚已經遣出，單少賣餉官一員，要待次日遵舉。郁子昌擅娶國妃，原犯了徽宗之忌，見他轉來得快，依舊要眷戀佳人，只當不會離別。故此將計就計，倒

說他納幣有方，不費時日，自能飛輓接濟，有裨軍功，所以一差甫完，又有一差相繼，再不使他骨肉團圓。團珠得了此信，把一付火熱的心腸，激得冰冷，兩行珠淚，竟做了三峽流泉，那裏傾倒得住，扯了丈夫的袖子，正要說些衷情，不想同行的武職，一齊譁譟起來，說行兵是大事，顧不得兒女私情，那家沒有妻子，都似這等留連，一個擔遲一會，須得幾十個日子，方得起身，恐怕朝廷得知，不當穩便。郁子昌還要稽遲半刻，扯妻子進房，略見歸來的大意，聽了這些惡聲，不覺高興大掃，只好痛哭一場，做箇苦團圓的戲文，就是這等別了。臨行之際，取出一封書信，說是姨丈段玉初寄回來的家報，叫遞與繞翠。繞翠得書，不覺轉憂作喜，只說丈夫出門，爲了幾句口過，不曾敘得私情，過後追思，自然懊悔，這封家報，無非述他改過之心，道他修好之意。及至折開一看，又不如此，竟是一首七言絕句，其詩云：

文迴織錦倒妻思，斷絕恩情不學癡；雲雨賽歡終有別，分時怒向任猜疑。

繞翠見了，知道他一片鐵心，久而不改，竟是從古及今，第一個寡情男子。況且相見無期，就要他多情也沒用，不如安心樂意，做個守節之人，把追歡取樂的念頭，全然擱起，只以紡績治生，趁得錢來，又不想做人家，儘着受用。過了一年半載，倒比段玉初在家之日，肥胖了許多，不像那丈夫得意之人，終日愁眉嘆氣，怨地呼天，一日瘦似一日，渾身的肌骨，竟像枯柴硬炭一般，與「溫香軟玉」四個字，全然相反。却說郁子昌尾了大兵，料理軍餉一事，終日追隨鞍馬，觸冒風霜，受盡百般勞苦，俗語云：「少年子弟江湖老，一爲商作客的子弟，尙且要老在江湖，何況隨征遇敵的少年，豈能夠仍其故我？若還單受辛勤，止臨鋒鏑，還有消受散悶之處，縱使易衰易老，也畢竟到將衰將老之年，那副面容，纔能改變。當不得這位少年，他生平不愛功名，止圖快樂，把美妻當了性命，一時三刻也是丟不下的。又兼那位妻子，極能體貼夫心，你要如此，他早已如此。枕邊所說的話，被中相與起，就令人消魂欲絕，所以郁子昌的面貌，不滿三年，就變做蒼然一叟，鬚髮纔出，就白起來。縱

是當年嬌塔何况此時的命運還，在驛馬星中，正沒有歸家之日，攻伐不止，一年行兵，豈在幾十座城池，方纔傲倖成功，把遼人滅盡，班師之日，却好又遇着納幣之年，被一個仰體君心的入朝，必爲皇上所忌，少不得又要送他出門，不如在未歸之先，假意荐他一本，說郁廷言納幣有方，不費時日，有成效可觀，又與金人相習多年，知道他性情，不如加了品級，把納幣一事，着他總理，使費金納幣之官，任從提調，不重費可省，亦能使邊釁不開，此本國君民之大利也。此本一上，正合着徽宗吃醋之心，當日就下了旨意，着吏部寫敕，陞他做戶部侍郎，總理歲幣一事，開命之後，不必還朝，就在邊城受事，告竣之日，另加陞賞。郁子昌見了邸報，驚得三魂入地，七魄升天，不等敕命到來，竟要預尋短計。恰好着使人與他一封書，扎救了殘生。這封書札是何人所寄，說的甚麼事情，爲何來得這般湊巧，再看下回，便知端的。

第四回 親姊妹迴別榮枯 舊夫妻新諧伉儷

你道這封書札，是何人所寄，說的甚麼事情，原來是一位瓜葛至親，同榜兄弟，均在患難之中，有同病相憐之意，恐怕他迷而不悟，依舊墮入阱中，到後來悔之何及，故此把藥石之言，寄來點化他的。只因滅遼之信報到金朝，段玉初知道他繫念室家，一定歸心似箭，少不得到家之日，又啓別樣禍端，此番回去，不但受別離之苦，還怕有性命之憂，教他飛疏上聞，只說在中途患病，且捱上一年半載，徐觀動靜，再作再量，纔是個萬全之策。書到之日，恰好遇了邸報，郁子昌拆開一看，纔知道這位連襟，是個神仙轉世，說來的話，句句有先見之明，他當日甘心受苦，不想還家，原有一番深意，吃虧的去處，倒反討了便宜，可惜不曾學他，空受許多無益之苦，就依了書中的話，如飛上疏，不想疏到在後，命下在先，仍把他勉力辦事，不得借端推委。郁子昌無可奈何，只得在交界之地，住上幾時，等費金納幣的到了一齊，解入金朝。衆人見郁子昌任事，個個歡喜，只道此番的使費，仍照常初，當初單

管費金，如今兼理幣事，只消責成一處，自然兩項俱清。那些收金斂幣之人，家家排筵席，個個送下程，把郁老爺
郁侍郎叫不絕口。那裏知道只番桌面，比前番大不相同，前番是自己着力，又有個岳父擔當，況且單管費金，要
他賠補，還是有限的數目，自然用得鬆爽。此番是代人料理，自己只好出力，賠不起錢，財家中知道贖他不回，也
不肯把有限的精神，用於無用之地，又兼兩邊告之，爲數不貲，縱有點金之術，也填補不來，只得老了面皮，硬着
脊背，也學段玉初以前任憑他擺布而已。金人處他的方法，更比處段玉初不同，沒有一件殘忍之事，不會做到
此時的段玉初，已在立定脚跟的時候，金人見他熬煉得起，又且弄不出滋味來，也就斷了癡想，竟把他當了閒
人，今日伴去游山，明日同他玩水，不但沒有苦難，又且肆意逍遙。段玉初若想回家，他也肯容情釋放，當不得這
位使君，要將沙漠當了桃源，權做個避秦之地。郁子昌受苦不過，只得仗玉初勸解，十分磨難，也替他減了三分
直到二年之後，不見有人接濟，知道他不甚饒餘，纔漸漸的放鬆了手。段郁二人，原是故國至親，又做了異鄉骨
肉，自然彼此相依，同休共戚。郁子昌對段玉初道：「年兄所做之事，件件都有深心，只是出門之際，待年嫂那番
情節，覺得過當了些夫妻之間，不該薄倖之此。」段玉初笑一笑道：「那番光景，正是小弟多情之處，從來做丈
夫的，沒有這般疼熱。年兄爲何不察，倒說我薄倖起來？」郁子昌道：「他燒毀衣服，料他日後嫁人，相對之時，全
無笑面，出門之際，不作愁容，只些光景，也寡情得夠了！怎麼還說多情？」段玉初道：「只等看來，你是個老實到
底之人，怪不留戀妻子，多受了許多磨折，但凡少年女子，頂怕的淒涼，最喜的是熱鬧，只除非丈夫死了，沒得思
量，方纔情願守寡。若叫他沒原沒故，做個熬孤守寡之人，少不得熬上幾年，定要鬱鬱而死。我和兩個，平日甚是
網繆，不得已而相別，若還在臨行之際，又做些情態出來，使他念念不忘，把顛鸞倒鳳之情，形諸夢寐，只分明是
一劑毒藥，要迫他早赴黃泉，萬一有個生還之日，要與他重做夫妻，也不能夠了。不若尋些事故，與他
假做無情，悻悻而別。他自然冷了念頭，不想從前的好處，那些淒涼日子，就容易過了。古人云：

我頓挫他的去處，正爲要全活他。你是個有學有術的人，難道這種道理，全然悟不着？郁子是便是了！婦人水性楊花，捉摸不定，他未曾失節，你先把不肖之心待他，萬一他記此恨言，把不來踐了你的言語，如何使得？段玉初道：「我這個法子，也是因人而施，平日信得他過，知道是綱常節義中人，決不敢做越禮之事，所以如此。苟非其人，我又有別樣治法，不做這般險事了。」郁子昌道：「既然如此，你臨別之際，也該安慰他一番，就不能夠生還，也說句圓融的話，使他希圖萬一以待將來，不該把匾額上面題了極凶的字眼，難道你今生今世，就拿定不得還鄉，要做了令威化鶴的故事不成？」段玉初道：「題匾之意，與爭鬪之意相同。生端爭鬪者，要他不想歡娛好過日子，題匾示訣者，要他絕了妄念，不數歸期，總是替他消災延壽，沒有別樣心腸。這個法子，不但處患難的丈夫，不可不學，就是尋常男子，或是出門作客，或是往外求名，都該用此妙法。知道出去一年，不妨倒說兩載，拿定離家一月，不可竟道三旬，出路由路，沒有拿得定的日子，甯可使他不望，忽地歸來，不可令我失期，致生疑慮。世間受妻子的，若能個個如此，能保白髮齊眉，不致紅顏薄命，年兄若還不信，等到回家之日，把賤荆的肥瘦，與尊嫂的豐腴，比一比，並就知道。」郁子昌聽了這些話，也還半信半疑，說他見識雖高，究竟於心太忍，苦把我做了他，就使想得到，也做不出。他二人住在異邦，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到了欽宗手裏，不覺換了八次星霜，改了兩番正朔。忽然一日，金人大舉入寇，宋朝敗北異常，破了京師，擄出徽欽二帝，帶回金朝。段郁二人見了，少不得痛哭一場，行了君臣之禮。徽宗問起姓名，方纔有些懊悔，知道往常吃的都是些無益之醋，即使八年以前，不罷選妃之詔，將二女選入宮中，到了此時，也像牽牛織女，隔着銀河，不能見面。倒是讓得他好，却說金人未得二帝以前，止愛玉帛子女，不想中原大事，所以把銀子看得極重，明知段郁二人追比不出，也還要留在本朝，做個雞肋殘盤，覺得棄之有味。及至此番大捷以後，知道宋朝無人，錦綉中原，垂手可得，就要施起仁政來。忽下一道旨意，把十年以內，宋朝納幣之臣，果係赤貧，不能賠補者，俱釋放回家，以示

本朝寬大之意。徽欽二宗，開了此信，就勸段郁還朝。段郁二人道：「聖駕蒙塵，乃君辱臣死之際，此時即在聖朝，尚且要奔隨赴難，豈有身在異邦，反圖規避之理？」二宗再三勸諭，把往昔無益，徒苦朕心的話，明說了一番。段郁二人，方纔拜別而去。郁子昌未滿三十，早已鬚鬢皓然，到了家鄉省近之處，知道只種面貌，難見妻子，只得用京染做造法，買了些烏鬚黑髮的妙藥，把頭上臉上都裝扮起來，好等到家之日，重做新郎，省得佳人敗興。誰想進了大門，只見小姨來接尊夫，不見阿姐出迎。嬌婿只說他多年不見，未免害羞，要男子進去就他，不肯自移蓮步。見過丈人之後，就要走入洞房，只見中廳之上，有件不吉利的東西，高高架起。又有一行小字，貼在面前，其字云：「宋故亡女郁門官氏之柩。」郁子昌見了，驚出一身冷汗，扯住官尚寶，細問根由。官尚寶一面哭，一面說道：「自從你去之後，無一日不數歸期，眼淚汪汪，哭個不住。哭了幾日，就生起病來，遍請醫生診視，都說是七情所感，憂鬱而成，要待親人見面，方纔會好。起先還望你回來，雖然斷了茶飯，還勉強吃些湯水，要留住殘生，見你一面。及至報捷之後，又聞得奉了別差，知道等你不來，就痛哭一場，絕食而死。如今已是三年，自他臨死之際，吩咐不可入土，要了相會你一次，也當做骨肉團圓，所以不敢就葬。」郁子昌聽了，悲慟不勝，要撞死在柩前，與他同埋。幸覺官尚寶再三勸慰，方纔中止。官尚寶又對他道：「賢婿不消悲苦，小女此時就在，也不是當日的圍珠，不但骨瘦如柴，又且面黃肌黑，竟變了一副形骸，與鬼物無異。你若還看見，也要害怕起來，掩面而走，倒不如避入此中，還可以藏拙。」郁子昌聽了，想起段玉初昔日之言，叫他回到家中，把兩人肥瘦比並一番，就知其言之不謬。如今莫說肥者果肥，瘦的也沒得瘦了，只條性命，豈不是我害他？就對了亡靈，再三悔過。就說世間男子，只該學他，不可像我。淒涼倒是熱鬧，恩愛不在綢繆置之死地而後生，竟是風流才子之言，不是道學先生可話。却說段玉初進門，看見妻子的面貌，勝似當年，竟把趙飛燕之輕盈，變做楊貴妃之豐澤，自十分歡喜。走進房內，就陪了個笑面，問八年之中，享了多少清福閒暇的時節，可思量出去。

來，隨他盤問，只是不答。段玉初道：「只等看來，想是當初的怨起，至今未消？要我認個不是，我自己誇口，只樣有情的丈夫，世間沒有第二個！如今相見，不叫你拜謝，也夠得緊了，還要道：『那一宗該拜？那一件該謝？』你且說來！」段玉初道：「別了八年，身體一毫不瘦，倒反肥胖起來。一該拜謝，丈夫，別人老了，我還照舊不會改換容顏，使你敗興。四該拜謝，別人家的夫婦，原是生離，我和你二人，已經死別。誰想推到如今，生離的倒成死別，死別的反做生離，虧得你前世有緣，今生有福，嫁着這樣丈夫，有起死回生的妙手，旋乾轉坤的大力，方纔能夠如此。五該拜謝，至於孤眠獨宿，不覺淒涼，枕冷衾寒，勝如溫暖，同是一般更漏人恨其長，汝怪其短，並看三春花柳，此偏適意，彼覺傷心，只些隱然造福的功勞，暗裏鍾情的好處，也說不得許多！只好言其大概罷了。」繞翠聽了，只些話，全然不解，還說他以罪爲功，調唇弄舌，不過掩飾前非。那一句是心裏的話？段玉初道：「你若還不信，我八年前，曾有個符券寄來，與你取出來驗一驗，就知道了。」繞翠道：「誰見你甚麼符券？」段玉初道：「姨夫覆命一日，我有一封書信寄來，就是符券，你難道不會見麼？」繞翠道：「那倒不是符券，乃是一紙離書，要與我斷絕恩情，不許再生癡想的，怎麼到了如今，反當做好話，倒說轉來？」段玉初笑一笑道：「你不要怪我輕薄，當初分別之時，你有兩句言語道：『竊效孟姜女之心，兼仿蘇蕙娘之意。』如今看起來，你只算得孟姜女，叫不個蘇蕙娘。織錦回文的故事，全不知道。我那封書信，是一首回文詩，順念也念得去，倒讀也讀得來，順念下去，却像是一紙離書，倒讀轉來，分明是一張符券。若還此詩尚在，取出來再念一念，就明白了。」繞翠聽到此處，一發疑心，就連忙取出前詩，預先順念一遍，然後倒讀轉來，了然是一片好心，並無歹意。其詩云：

疑猜任向怒時分，別有終歡賽雨雲；癡學不情恩絕斷，思妻倒織錦回文。

繞翠讀過之後，半晌不言，把詩中的意思，細釋了一會，就不覺轉憂作喜，把一點櫻桃，裂成兩瓣道：「只等說來，你那番舉動，竟是有心做的，要我冷了念頭，不要往熱處想的意思麼？既然如此，做詩的時節，何不說明，定要飛頭露尾，使我惱了八年，直到如今，方纔歡喜？這是甚麼意思？」段玉初道：「我若要明說出來，那番舉動，又不能做得了，虧得我飛頭露尾，纔把你留到如今，不然也與令姐一般，我今日回來，只好隔着棺木相會一處，不能夠把熱相粘，做真正團圓的了。當初的織錦回文，是妻子寄與丈夫，如今倒做轉來，丈夫的織錦回文，寄與妻子，豈不是椿極新極奇之事？」繞翠聽了，喜笑欲狂，把從前之事，不但付之流水，還說他的恩義，重似邱山，竟要認真拜謝起來。段玉初道：「拜謝的也要拜謝，負荆的也要負荆，只是這番禮數，要行得熱鬧些，不要把難逢難遇的佳期，寂寂寞寞的過了，我當日與你成親，全是一片愁腸，沒有半毫樂趣，如今大難已脫，愁担盡去，就是二宗還朝，料想也不念舊惡，再做吃醋撻酸的事了，當日已成死別，此時不料生還，只當重復投胎，再來人世，這一對夫妻，竟是簇新配就的，不要把人辜負了。」就吩咐家人，從新備了炮燭，又叫兩班鼓樂，一齊吹打起來，重拜華堂，再歸錦幕。只一宵的樂處，竟不可以言語形容，男人的伎倆，倍於當年，女子之輕盈，備呈於今夕。誰知道雲雨網繆之事，全要心上無愁，眼中少淚，方纔有妙境出來。世間第一種房術，只有兩個字眼，叫做「莫愁」，「街頭所賣之方，都是騙人的假藥。後來段玉初位至太常，壽逾七十，與繞翠和諧到老。所生五子，盡繼書香，郁子昌斷弦之後，續娶一位佳人，不及數年，又得怯症而死。總因他好色之念，過於認真，爲造物者偏要顛倒英雄，不肯使人滿志。後來官居台輔，顯貴異常，也是因他官與不高，不想如此，所以偏受尊榮之福。可見人生在世，只該聽天由命，自己的主意，竟是用不着的。這些事跡，出在段氏家乘中，有一篇鶴歸樓記，借他敷演成書，並不是荒唐之說。」

奉先樓

【評】此一樓也，用意最深，取徑最曲，是千古鍾情之筆。

第一回 因逃難託婦生兒 爲全孤勸妻失節

衲子逢人勸出家，幾人能却眼前花？別生東土修行法，權作西方引路車。茹素不須離肉食，參禪何用着袈裟？但存一點菩提種，能使心苗長法華。

世間好善的人，不必定要披緇削髮，戒酒除葷，方纔叫做「佛門弟子」。只要把慈悲一念，刻刻放在心頭，見善事即行，不可當場錯過。世間善事，也有做得來的，也有做不來的，做得來的就要全做，做不來的也要半做；半做者不是叫在十分之中，定要做了五分，就像天平彈過的一般，方纔叫做半做。只要權其輕重，揀那最要緊的，做得一二分，也就抵過一半了。留那一半，以待將來，或者由漸而成，充滿了只一點善心，也未可知。作福之事多端，非可一言而盡。但說一事，以概其餘，譬如戒酒除葷吃齋把素，是「佛教」入門的先着，只椿善事，出家人好做，在家人難做。出家之人，終日見的都是蔬菜，魚肉不到眼前，這叫做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在家之人，一向吃慣了嘴，看見肉食，未免涎流，即使勉強熬住，少不得喉裏作痒，依舊要開，不如不吃還好。我如今說過便法，全齋不容易吃，倒不如吃個「半齋」，亦可以熬長耐久。何謂「半齋」？肉食之中，除了牛犬二肉，其餘的豬羊鵝鴨，就不戒也無妨。同是一般性命，爲甚麼單惜牛犬？要曉得上帝好生，佛門惡殺，不能保全得到，就要權其輕重，傷了別樣性命，雖然可憫，還說牠於人無罪，却也於世無功。殺而食之，就像虎豹食麋鹿，大蟲吞小蟲，還是可原之罪。至於牛犬二物，是人生養命之源，萬姓守家之主，耕田不是牛力，五穀何由下土？守夜不賴犬功，家私盡爲盜竊。有此大德於人，不但沒有厚報，還拿來當做仇敵，食其肉而寢其皮，真叫做負義忘恩。不止是貪圖口腹，所以宰牛屠狗之罪，更有甚於殺人食其肉者，亦不在持刀執梃之下。若能戒此二物，十分口腹之罪，就可以減去五分。活了十年，只當吃了五年長素，不但可資冥福，能免陽災，即以情理推之，也不會把無妄之災，加於有功之物。

就像當權柄國，不曾殺害忠良，清夜捫心，亦可以不生慚悔。只些說話，不是區區捏造之言，乃出見北斗星君之口，是他親身下界，分付一個難民，叫他廣爲傳說，好勸化世人的。聽說正文，便知分曉，這篇正文，雖是椿陰謠事，却有許多波瀾曲折，與尋常所說因果不同。看官裏面，儘有喜說風情，厭聞果報的，不可被陰陽二字，阻了興頭，置新奇小說而不看也。明朝末年，南京池州府東流縣，有一個飽學秀才，但不知其姓，不記其名，連他的內人，也不知何氏，只好稱爲舒秀才，舒娘子。因是一椿實事，不便扭捏其名，使真事變爲假事也。舒族之人，極其繁衍，獨有他這一分，代代都是單傳，傳到秀才，已是七世，但有祖孫父子之稱，並無手足兄弟之分。五倫之內，缺少一倫，一人皆有兄弟，我獨無。這兩句四書，竟做了傳家的口號。舒秀才早年娶妻，也是個名家之女，姿容極其美艷，又且賢淑端莊，長於內助，夫妻之恩愛，枕席之綢繆，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做親數年，再不見懷孕，直到三十歲，纔有了身孕，就火通族之人，替他聯名祈禳，求念人丁寡弱，若是女胎，及早變做男孕，不想生下地來，果然是個兒子，又且氣宇軒昂，眉清日秀，舒秀才見了，喜笑欲狂。連通族之人，也替他慶幸不已。獨隣舍人家，見他生下地下，不行溺死，居然留養在身邊，視爲奇物，都在背後冷笑，說他夫婦兩口，是對癡人，這是甚麼原故？這因彼時流寇猖獗，大江南北，沒有一寸安土，賊氛所到之處，遇着婦女就淫，見了孩子就殺，甚至有熬取孕婦之油，爲點燈搜物之具，縷嬰兒於旗竿之首，爲射箭打彈之標者，所以十家懷孕，九家墮胎，不肯留在腹中，馴致熬波之禍。十家生兒，九家溺死，不肯養在世，預爲箭彈之媒，起初有孕，衆人見他不肯墮胎，就有譏諷之意。到了此時，又見種種得意之狀，就把男子目爲迂儒，女人叫做顛婦。說他這般美貌，遇着賊兵，豈能幸免？婦人失節，孩子那得安生，不是死於箭頭，就是斃諸刀下。以太平之心，處亂離之世，多見其不知量耳！舒秀才望子急切，一心只顧宗祧，並不會想起利害。直到生子之後，看見賀客家家，人言籍籍，方纔悟到『亂離』二字，覺得兒子久長之物，無論遇了賊兵，必遭慘死，就能保其無恙，也必至於母子分離，失乳之兒，豈能

脈，少不得斷在此時！生與不生，其害一也。想到此處，就不覺淚下起來，對了妻孥，備述其苦之意，是一點甚麼心腸？還是我捐生盡節，做個冰清玉潔之人。還是我留命撫孤，做那夫妻相敬。舒秀才道：『兩種心腸都有，這是不能夠相兼。萬一母子兩人，落於賊兵之手，倒不願你輕生赴難，致使兩命俱傷。這求你取重舍輕，保我一支不絕。』舒娘子道：『這等說起來，這要保全黃口，竟置節義綱常於不顧了？做婦人的操守，全在貞節二字，其餘都是小節。一向聽你讀書，不曾見說小德不逾閑，大德出入可也。』舒秀才道：『那是處常的道理。如今遇了變局，又當別論。處堯舜之地位，自然該從揖讓，處湯武之局面，一定要用征誅。堯舜湯武，易地皆然。只要撫得孤兒長大，保全我百世宗祧，這種功勞，也非同小可。與那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者，奚啻霄壤之分哉？』舒娘子道：『是便是了，我若含羞忍恥，撫得孤子成人，等你千里尋來，到骨肉團圓的時節，我兩人相對，其將何以爲情？當初看做浣沙記，到那西子亡吳之後，復從范蠡歸湖，竟要替他羞死。起先爲王復讎，以致喪名敗節，觀者不施責備，爲他心有可原。及至國恥既雪，大事已成，只合善刀與藏，付之一死，爲何把遺瑕被玷的身子，依舊隨了前夫人說他是千古上下第一個絕色佳人？我說他是從古及今第一個醜顏女子。我萬一果然不幸，做了今日之西施，那一齣歸湖的醜戲，也斷然不做。你須要牢記此語，以爲後日之驗。』舒秀才聽了只話，不覺涕泗交流，悲慟不已。過了幾日，聞得賊兵四至，沒處逃生，做男子的還打點布機芒鞋，希圖走脫。婦人女子都是一雙小腳，替流賊拖了牽頭，鉤住身子，不放手轉動。舒秀才對娘子道：『事急矣！娘子留心，千萬勿負所托。』舒娘子道：『名節所關，不是一樁細事，你還要謀之通族，詢諸三老。若遠衆議，同要我如此，我就看祖宗面上，做了這樁不幸之事。若還衆人之中，有一個不許，可見大義難逃，還是死節則是。』舒秀才道：『也說得有理。』就把一族之人，請來會於家廟，那座家廟，名爲『奉先樓』。舒秀才把以前的話，遍告族人，詢其可否。族人入都說守節事小，存孤事大，與舒秀才的主意相同。舒秀才就央通族之人，把妻子請入奉先樓，大家苦勸，叫他

看宗祀分上，立意存孤，勿拘小節。舒娘子道：「從來不忠之臣，不節之婦，都假借一個美貌，遂其奸淫；或說勉嗣宗祧，或說苟延國脈，都未必出於本心。直等國脈果延，宗祧既嗣之後，方纔辨得真假。於今蒙列位苦勸，我欲待依從，只有一句說話，也要預先講過。初生乍養的孩子，比垂髫總角者不同，癆瘋痘病，全然未出，若還托賴祖宗，養得成功，便好。萬一壽命不長，半途而廢，孤又不曾撫得成，徒然做了個失節之婦，却怎麼處？」衆人道：「那都是命該如此，與你何干？只問你盡心不盡心，不問他有壽沒有壽。」舒娘子道：「雖則如此，也還要斟酌，絕後不絕後，關係祖宗，還須對着祖宗，卜問一卜。問若還高曾祖考都容有失節，我就勉強依從；若還占卜不允，只個孩子就是撫養不成，不能長大的了，落得拋棄了他，完我一生節操，省得名實兩虧，使男子後來懊悔。」衆人道：「說得是極！」就叫舒秀才磨起墨來，寫了「守節」、「存孤」四個字，分爲兩處，搓作紙團，對祖宗卜問過了，然後拈鬮。却好拈着「存孤」二字，舒秀才與衆人大喜，又再三苦勸一番，他纔應許。應許之後，又對着祖宗拜了四拜，就號淘痛哭起來，說：「今生今世，講不起貞節二字了！只因賊惡滔天，以致綱常掃地，只求天地祖宗，早顯威靈，殄滅此輩，好等忠臣義士出頭。」哭完之後，別了衆人，抱了孩子，夫婦二人，且到黃柏木下彈琴去了。後事如何，再容分說。

第二回 幾條鐵索救殘生 一道麻繩完骨肉

舒秀才夫婦，立了存孤的主意，未及半月，鬮賊就至東流。舒秀才棄家逃走，得免於難。那一方的婦人，除醜貌不堪之外，未有不遭淫污者。舒娘子亦在其中。遇賊之初，把孩子抱在懷裏，任憑扯拽，只是不放。鬮賊拔刀要砍孩子，他就放聲大哭起來，說：「甯可辱身，勿傷我子。若殺我子，連此身也不肯受辱，有與子俱亡。」可奈何，只得存其一線，就把他帶在軍中，流來流去，不知流過多少地方。母子二人，總未嘗

逃難之後，回來不見了妻子，少不得痛哭一場。耐心苦守，料想亂離之世，盼不得骨肉團圓。走來，削平區宇，方有破鏡重圓之日。及至國朝定鼎，楚蜀既平之後，川湖總督某公，大張告示，秀才聞得此信，知道是闖賊所虜之人，盡爲大兵所得，就賣了家產，前去尋妻贖子。歷盡艱難困苦，看見無妻身人，都贖了妻子回去，獨有自家的親屬，並無蹤影。在川湖兩處，尋訪了半年，資斧用去一大半，只得廢然而返。不想來到中途，又遇了土賊，把盤費刮得精光，竟要餓死。只得沿途乞食，不想川湖地界，日日有大兵往來，居民盡皆遠避，並無施捨。只好倒在兵營之中，討些吃吃，餓得要倒在路旁，不能舉動。到將晚的時節，忽有大兵經過，因近處沒有人家，就在大路之旁，支起帳席宿歇。舒秀才知道屯兵之處，必定舉火，只得勉強支撐，走到帳房門首，要乞些餘粒，以救殘生。只見衆人所吃的，都是肉食，並無米麵。那肉食又無碗盛，都有切成大塊，架在炭火之中，旋燒旋吃。見他走到，就有個慈心的將官，提起熟肉一方，約有一斤多重，望他面前一丟。舒秀才餓得眼花，拾了竟走，也不看是豬肉羊肉，及至拿到冷廟之中，撕些入口，覺得只種香味，尋常吃的不同。別是一種氣味，及至咽下喉去，就高聲念起佛來。原來不是豬，不是羊，竟是一塊牛肉。舒秀才家中，累世不食牛犬，那奉先樓上，現刻着一道碑文，說祖上遇着個高僧道，他家本該絕後，只因世不殺生，又能戒食牛犬，故爲上帝所憫，每代傳子一人，以綿宗祀。破戒之日，卽絕嗣之年也。所以舒秀才持戒甚堅，到了性命相關的時節，依舊不違祖訓，甯可絕食而死，不肯破戒而生。就把幾個指頭，探進喉內，再三摳挖，定要哇而出之。誰想肉便哇出，可憐一縷殘喘，却已隨聲而絕。覺得自家的魂靈，與自家的尸首，隔了一丈多路，附又附不上，走又走不開，正在飄忽無依之際，只見有許多神明，騎馬張蓋而來，看見舒秀才，就問甚麼游魂，不陰不陽，流落在此處。舒秀才跪倒哭訴遭難餓死的原由。那些神明道：「現有你吃殘的餘肉，棄在尸首之旁，怎麼還說是餓死的？」舒秀才又把戒牛不食，誤吞入喉，到知覺之後，方才吐出，所以氣隨聲絕的原故，述了一番。又說有哇出之肉可證。那些神明道：「這等說來，是個

吃半齋的人了？豈有不得善終，蒙此慘禍之理？就叫跟隨的神役，快把他的魂靈，附在尸首上去。舒秀才又道：「請問諸位尊神，是何名號，因甚到此？」那些神明道：「吾輩乃北斗星君，爲察人間善惡，偶然到此。」舒秀才問何以謂之「半齋？」北斗星君道：「五量三厭，俱不食，謂之全齋。別輩不戒，單戒牛犬，謂之半齋。這個名目，世人不曉，你可遍傳一傳。凡吃半齋者，俱能逢凶化吉。生平沒有奇災，你今日之事，就可以做個證驗了。」舒秀才還要把尋妻覓子的話，哀告一番，兼問妻子的存亡，還求他指條生路。不想他說完之後，帶起馬頭，竟飄然去了。留幾個神役，引他的魂靈，附入屍首，也就不知去向。舒秀才昏沉了一會，覺得身子漸漸的煖熱起來，知道是還魂的氣象，把眼目就一睜，精神一札，不覺得健旺如初，竟與吃飯之人無異。隨往各處募緣，依舊全活了身子。約有半月有餘，走了一千多路，不想災星未退，好事多磨，遇着一起大兵，拿他做了犍夫，依舊要拽船上去。日間有人押守，一到夜間，就鎖在廟中宿歇，不容逃走。舒秀才受苦不過，每夜哭到天明，口中不住的說：「北斗星君，你會親口對我說過，凡吃半齋的人，生平沒有奇禍。如今死在須臾，爲甚麼不來救我？」說來說去，總是只幾句虛玄的話。一連哭了三四夜，不想被上聽見，惱了一位太太，等到明天，差幾個牢子，拿到船邊去審究。原來這隻坐船，止載家眷，並無官府。官府從四川下來，家眷由湖廣上去，約在中途相會的。船裏的太太，隔着簾子，問他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誰，爲甚麼跟住坐船不住的啼哭，使我睡不安穩。舒秀才就把姓名住址，尋妻覓子的話，說了一番。說完之後，就不住的叩頭，求他釋放還鄉，活此狗命。那位太太聽了，就高聲呵叱起來，分付押乘之人，把鐵鍊鎖了，解到前途，等老爺發落。那些兵丁聽了，只句說話，就把幾條鐵索，盤在他頸上，只當帶了重枷。如何行走得動？一連拖上三日，頸也磨，穿脚也拖腫，只求官府早到一刻，好發放他上路，省得活在世上，受此奇苦。只見四日上，遇着幾號坐船，都說是老爺來了。衆兵跪在路旁，接過之後，只見一位將軍，走入船來。一會，就叫岸上的兵丁，一面帶犯人聽審，一面準備刀斧伺候殺人。舒秀才聽見了，三魂入

驚得了不上一刻，那位將軍，走到船頭，取一把交椅，朝岸上坐了。眾人吶喊一聲，就把舒靜進船來，要做那不良之事。舒秀才聽了這一句，一發魂飛胆裂，不知從那裏說起，也高聲回覆道：「個讀書人，頗知禮法，怎敢胡行。實爲尋覓妻子而來，路上遇了天兵，拿我拽縛。我因妻子尋不見，又繫住身子，不得還鄉，所以慘傷不過，對着神明啼哭，不想驚動了太太，把我鎖到於今，聽候老爺發落。只是實情，此外並無他罪。」那位將軍就掉過臉來，問衆人道：「這幾條鐵索，是幾時鎖起的？」衆人道：「就因啼哭後，驚動了太太，分付鎖起，候老爺發落，於今已四日了。」將軍道：「不信有這等事！既然如此，開了鎖，待我驗一驗看！」衆人聽了，就一聲吶喊，替他開鎖。不想這幾管鐵鎖，在露天之下，過了三夜，又遇幾次大雨，鎖簧上的鐵鏽，再開不開，直等捺上幾十次，敲上幾百錘，打開鎖門，方纔除去鐵索。那位將軍，把他頸項之中，仔細一驗，只見鐵索所盤之處，磨得肉綻皮開，就不覺回噴作喜，放下臉來，對衆人道：「若不是這幾把鐵鎖，一片血痕，做了證據，不但此人必殺，連你們的性命，也要斷送幾條！這等看起來，果然是不會上船，是我疑錯了！」又向舒秀才道：「這等，你妻子何氏兒子何名？若在這邊，於今該幾歲了？」舒秀才據實以答。將軍對左右道：「把他帶過一邊，我自處。」說了這幾句話，就笑嘻嘻的進艙去了。看官，你道這些舉動，是甚麼來由？爲甚麼平空地把前夫認作奸夫，做起吃醋撚酸的事來？要曉得這位太太，就是舒秀才的妻子。這位將軍，自從得他之後，就拿起來做了夫人，寵愛不過，把他帶來的兒子，視若親生。舒娘子與他相從之日，訂過在先，說前夫七代單傳，止得這點骨血，若有相會之日，求把兒子交付還他。這位將軍，是個仗義之人，就滿口應承，並無難色。這一夜舒娘子睡在舟中，聽見岸上啼哭，好似丈夫的聲音，所以等到天明，拿到船邊審問，原是要認識面容，不想果然是他，心中大喜。若把別個婦人，遇了親夫，少不得揭起簾子，與他相會。若還見了一面，就涉了瓜李之嫌。舒秀才這條性命，今日就不能保了。虧他

見識極高，知道男子的心腸最多猜忌，若還在他未到之先，通了一句言語，就種下了無限的疑根，連共枕同衾，開囊捲橐的事，都要疑心出來了。若不說明，又怕他逃了開去，後來沒處找尋，所以一字不提，只把鐵索鎖了，叫人帶住，一來省得他逃走，二來倒借這條鐵索，做了一件釋疑解惑的東西，省得他誹謗起來，沒得分辨。不想到了今日，果應其言。將軍看了那些光景，走進艙來，和顏悅色對他道：「他的心跡，如今驗出來了，可見是個光明正大的人。兒子遇了父親，自然交付還他，只是你的身子，作何歸結？他是前夫，我是後夫，還是要隨那一個老實說來？」舒娘子道：「妾自失身以後，與前面的男子，就是恩斷義絕之人了。莫說不要隨他，就是要隨他，叫我把何顏相見？就將兒子交付還他，我的心事就完了，別樣的話，都不必提起。」將軍道：「如此極好。」就把兒子帶到前艙，喚舒秀才上來，當面問他道：「這是你的兒子麼？」舒秀才道：「正是。」將軍道：「這個孩子，你不要看容易了，費你妻子多少心血，方纔撫養得成。說你七世軍傳，止得這點骨血，比尋常孩子不同。日間不放下地，夜間不放着床，竟是在手上養大，身睡大了的。如今交付還他，你的心事完了。至於他的身子，業已隨了別人，不便與你相見，休想再要會他。領了兒子去罷。」舒秀才道：「得了兒子，已屬萬幸，豈敢復望前妻就此告別了！」說完之後，深深拜了幾拜，謝他撫育之恩，領了兒子，竟走。將軍送他路費一封，又撥小船一隻，顧不得孩子啼哭，等他抱過船頭，就叫扯起風帆，遡流而上。上半刻時辰，母子二人已有天南地北之隔。却說舒秀才口中雖說不敢望妻子，這一點得隴望蜀之心，誰人沒有？看見兒子雖然到手，妻子並不見面，未免覩物傷情，抱了孤兒，不住的痛哭。正在悲苦不勝之際，只見江岸之上，有一疋飛馬趕來，騎馬之人，手持弓箭，說：「將爺有令，特地來追你轉去。」舒秀才又吃一驚，不知何意，只得隨旗而轉。及至趕到大船，見了將軍原來是一團好意，只道：「性堅貞，打發兒子去後，就關上艙門，一索弔死。衆丫環推門不進，知道必有原故，就報與將軍。」只見這位夫人，已做了梁上之鬼，將軍憐惜不已，叫人解去索子，放下地來，取一粒續命丹。

灌下，也是他大限未終，不該就死，一連灌上幾口，就甦醒轉來。將軍問他道：「你尋死之，捨不得前夫，故用這條短計。我起先問你，原有個開籠放鶴之心，你又不肯直說，故意把兩端，是何道理？」舒娘子道：「今日之事，已定於數載之前，當日分別之時，曾與丈夫說過，說遭瑕被玷之，無面目相見。徼倖存孤之後，有死而已。老爺不信，只叫他上來問，就是了。」將軍道：「若果然如此，竟是個忍辱存孤的節婦，我做英雄豪傑的人，那裏討不出婦女，定要留個節婦爲妻。我如今喚他轉來，使你母子夫妻，同歸一處，你心下何如？」舒娘子道：「有話在先，決不做覬顏之事，只求一死，以蓋前羞。」將軍道：「你如今死過一次，也可爲不食前言了！少刻前夫到了，我自然替你表白。」此時見舒秀才走到，就把他妻子忍辱孤事終死節的話，細細述了一遍。又道：「今日從你回去，是我的好意，並不是他的初心。你如今回去，倒是說前妻已死，重娶了一位佳人，好替他起個節婦牌坊，留名後世罷了。」說完這些話，就別撥一隻大船，把他所穿的衣服，所用的器血，盡數搬過船去，做了贈嫁的奩資。這夫妻兩口，與那三尺之童，一齊拜謝丈人，感頌不遑，繼之以泣。這場義舉，是鼎革以來，第一件可傳之事。但恨將軍的姓名，探訪未確，不敢擅書，僅以「將軍」二字概之而已。

生我樓

第一回 破常戒造屋生兒 插奇標賣身作父

千年劫，偏自我生逢國破家亡，身又辱，不教一事不成。空極恨，是天公差一念，悔殺也無功。青隊魂多難，寬取黃泉路窄易相逢，難禁滿天紅！右調望江南。

此詞乃闖賊南來之際，有人在大路之旁，拾得漳烟少許，此詞錄於片紙，卽闖賊包烟之物也。拾得之人，不解

文義，僅謂殘編斷幅而已。再傳而至文人之手，始知爲才婦被擄，自悔失身，欲求一死，又慮有覲面目，難見地下之人，進退兩難，存亡交阨，故有此悲憤流連之行。玩第二句，有國破家亡一語，不僅是庶民之妻，公卿大夫士之妾。所謂「黃泉路窄易相逢」者，定是個有國有家的人主。彼時京師未破，料不是先帝所幸之人，非藩之妃，卽宗室之婦也。貴戚若此，其他可知。能詩善賦，通文達理者，若此，其他又可知。所以論人於喪亂之世，要與尋常的論法不同。略其迹而原其心，苟有寸長可取，留心世教者，就不忍不概置之。古語云：「立法不可不嚴，行法不可不恕！」既有誅心之法，今人就該有原心之條。跡似忠良，而心同奸佞，既蒙貶斥於春秋，身居異地，而心係所天，宜見褒揚於末世，誠以古人所重在此，不在彼也。此婦既遭污辱，宜乎背義忘恩，置既死之人於不問矣，猶能慷慨悲歌，形於筆墨，亦當在可原可赦之條，不得與尋常失節之婦同日而語也。此段議論，與後面所說之事，不甚相關，爲甚麼敍作引子？只因先後二樓，都說被擄之事，要使觀者稍抑其心，勿施責備之論耳。從來鼎革之世，有一番亂離，就有一番會合亂離，是一件苦事，反有因此得福，不是逢所未逢，就是遇所欲遇者，造物之巧於作緣，往往如此。却說宋朝的末年，湖廣隕陽府竹山縣鄉間，有個財主，姓尹，名厚，他家世代務農，力畧儉樸，家貲滿萬，都是氣力上爭出來，口舌上省下來的。娶妻龐氏，亦是莊家之女，練衣布裙，躬親杵臼。這一對勤儉夫妻，雖然不務奢華，不喜炫耀，究竟他過的日子，比別家不同，到底是豐衣足食，莫說別樣，就是所住的房屋，也另是一種氣概。四書有兩句云：「富潤屋，德潤身。」這個「潤」字，從來讀書之人，都不得其解，不必定是起樓造屋，使他煥然一新，方纔叫做「潤澤」，就是荒園一所，茅屋數間，但使富人住了，就有一種旺氣，此乃是時運使然，有莫之爲而爲者。若說潤屋的潤字，是與工動作，裝飾出來的，則是潤身的潤字，也要改頭換尾，另造一付形體。潤身，把正心誠意的工夫，反認做穿眼鑿眉的學問了。如何使得尹厚做了一世財主，不以後，再不宜男，知道是陽宅不利，就於祖屋之外，另起一座小樓。同鄉之人，都當面笑他道：

不起大門大面，蓄了幾年的精力，只造得小樓三間，該替你上個徽號，叫做尹小樓，纔是來做了表德。自從起樓之後，夫妻兩口，搬過去做了臥房，就忽然懷起孕來。等到十月滿足，名叫做樓生。相貌魁梧，易長易大，只可惜腎囊裏面，止得一個腎子。小樓聞得人說，獨卵的男人，不會生育，未必有孫。且保了一代，再處，想不到三四歲上，隨着幾個孩童，出去嬉耍，晚上回來，不見了一個，恰好是這位八主公郎，彼時正有虎災，人口豬羊，時常有失脫。尋了幾日不見，知道落於虎口，夫妻兩口，痛不欲生。起先只愁第二代，誰想命輕薄福，一代也不能保全。勸他的道：『少年的婦人，只愁不破腹，生過一胎，就是熟肚了，那怕不會再生？』小樓夫婦，道也說得是。從此以後，就愈敦夫婦之好，終日養精蓄銳，只以造人爲事。誰想從三十歲造起，造到五十之外，行了三百餘次的月經，倒下了三千多次的人種，往往都下在空處，不曾有半點收成。小樓只是惜福的人，但有人勸他娶妾，就高聲念起佛來，說這句話頭，只消口講一講，就要折了冥福，何況認真去做，有個不傷陰德之理？所以到了半百之年，依舊是夫婦兩口，並無後代。親戚朋友，個個勸他立嗣。尹小樓道：『立後承先，不是一樁小事，全要付得其人。我看眼睛面前，沒有這個有福的孩子，況且平空白地，把萬金的產業送他，也要在平日之間，有些情意到我，我心上愛他不過，只當酬恩報德一般。明日死在九泉之下，也不懊悔。若還不論有情沒情，可託不可託，見了孩子就想立嗣，在生的時節，他要得我家產，自然假意奉承，親爺親娘，叫不住口；一到死後，我自他，他自他，那有甚麼關涉？還有繼父未亡，嗣子已立，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要脅制爺娘，欺他沒兒沒女，又搖動我不得，要迫他早死一日，早做一日家主公的。這也是立嗣之家常有的事。我這分家私，是血汗上爭來的，不肯白白送與人。要等個有情有義的兒子，未曾立嗣之先，倒要受他些恩義，使我心安意肯，然後把恩惠加他。別個將本求利，我要人將利來換本，做件不折便宜的事，與列位看一看何如？』衆人不解其故，都說他是迂談。一日與龐氏商議道：『同鄉之人，知道我家私富厚，那一個不想立嗣？見我發了這段議論，少不得有

垂釣下餌的人，把假情假意來騙我，不如離了故鄉，走去周游列國，要在萍水相逢之際，試人的情意出來。萬一遇着個有福之人，肯把真心待我，就領他回來，立爲後嗣，何等不好？」龐氏道：「極講得是。」就收拾了行李，打點丈夫起身。小樓出門之後，另是一種打扮，換了破衣舊帽，穿着苧襪芒鞋，使人看得，竟像個「卑田院」的老子，「養濟院」的後生。只少得一根拐杖，也是將來必有的家私。這也罷了，又在帽簷之上，插着一根草標，裝做個賣身的模樣。人問他道：「你有了這一把年紀，也是大半截下土的人了，還有甚麼用處？思想要賣身，看你這個光景，又不像以下之人，他買你回去，還是爲奴作僕的好，還是爲師作傅的好？」小樓道：「我的年紀，果然老了，原沒有一毫用處。又是做大慣了的人，爲奴作僕又不屑，爲師作傅又無能，要尋一位沒爺沒娘的財主，賣與他做繼父，拚得費些心力，替他管管家，私圖一個養老送終，這纔是我的心事。」問的人聽了，都說是油咀話，沒有一個理他。他見口裏說來，沒人肯信，就買一張綿紙，裱做三四層，寫上幾個大字，做個「賣身爲父」的招牌，其字云：

年老無兒，自賣與人作父；止取身價十兩，願者即日成交，並無後悔。

每到一處，就捏在手中，在街上走來走去。有時走得腳酸，就盤膝坐下，把招牌挂在胸前，與和尚募緣的相似。衆人見了，笑個不住，罵個不了，却說是喪心病狂的人。小樓隨人笑罵，再不改常，終日穿州撞府，涉水登山，定要着個買者纔住，要問他尋到幾時，方纔遇受主，只在下回開卷就見。

第二回 十兩奉嚴親本錢有限 萬金酬孝子利息無窮

尹小樓捏了一張招帖，走過無數地方，不知笑歪了幾千萬張嘴。忽然遇着個奇人，竟在這宗容易俗語四句道得好：

蠻刀撞着瓢切菜，夜壺合着油瓶蓋，世間棄物不嫌多，酸酒也堪充醋賣。

一日，走到松江府華亭縣，正在街頭打坐，就有許多無知惡少，走來愚弄他，不是說「化頭目」，要買你去頂補，就是說「烏龜行」裏缺了個「燒湯頭兒」，要聘你去當官。也有在頭上敲一下，也有在腿上踢一脚的，弄得小樓當真不是，當假不是，正在難處的時節，只見人叢裏面擠出一個後生來，面白身長，是好一個相貌，止住衆人，叫他不要囉唆，說「鰥寡孤獨之輩，乃窮民之無告者，皇帝也要憐憫他，官府也要周恤他，我輩後生，只該崇以禮貌，豈有擅加侮慢之理」。衆人道：「這說起來，你是個憐孤恤寡的人了？何不兌出十兩銀子，買他回去做爺？」那後生道：「也不是甚麼奇事，看他這個相貌，不是沒有結果的人，只怕他賣身之後，又有親人來認了去，不肯隨我終身，若肯隨我終身，我原是沒爺沒娘的人，就出了十兩銀子，買他做個養父，也使百年以後，傳一個憐孤恤寡之名，有甚麼不好？」小樓道：「我只得一身，並無親屬，招牌上寫得分明，後來並無翻悔，你若果有此心，快兌銀子出來，我就跟你回去。」衆人道：「既然賣了身子，就是他供養你了，還要銀子何用？」小樓道：「不瞞列位講，我這張窮嘴，原是餓不過的，茶飯酒肉之外，還要吃些野食，只爲一生好用，所以做不起人家，難道一進了門，就問他取長取短，也要吃上一兩個月，等到情意淡洽了，然後去需索他，纔是爲父的道理。」衆人聽了，都替這買主害怕，料他聞得此言，必定中止。誰想這個買主，不但不怕，倒連聲贊美，說他未曾做爺，先是十分體貼，將來愛子之心，一定是無所不至的了。就請到酒店之中，擺上一桌飯菜，煖上一壺好酒，與他一面說話，一面成交。先那些惡少，都隨進店中，也以吃酒爲名，看他是真是假。只見賣主上座，買主旁座，斟酒之時，必恭必敬，儼然是個爲子之容。吃完之後，就向肚兜裏面摸出幾包銀子，併攏來一秤，共有十六兩，就雙手遞過去道：「除身價之外，還多六兩，就煩爹爹代收。從今以後，銀包都是你管，孩兒並不稽查。要吃只管吃，要用只管用，只要孩兒趁得來，就吃到一百歲，也是無怨的。」小樓居然受之，並無慚色。就除下那面招牌，

遞與他道：「這件東西，就當了我的賣契，你藏在那邊，做個憑據，就是了。」後生接過招牌，深深作了一揖，方纔藏入袖中。小樓竟以家主自命，就打開銀包，稱着銀子，替他還了酒鈔，一齊出門去了。旁邊那些惡少，看得目瞪口呆，都說這一對奇人，不是神仙，就是鬼魅，總沒有好好兩個人，做出這般怪事之理！却說小樓的身子，雖然賣了，還不知這個賣主，姓張姓李？家事如何？有媳婦沒有媳婦？只等跟到家中，察看動靜，只見他領到一處，走進大門，就扯一把交椅，擺在堂前，請小樓坐下，自己志志誠誠，拜了四拜。拜完之後，先問小樓的姓名，原籍何處？小樓恐怕露出行藏，不好試人的情意，就捏個假名假姓，糊塗答應他，連所居之地，也不肯直說。又在隣州外縣，隨口說一個地方，說出之後，隨即問他姓甚名誰？可曾婚娶？那後生道：「孩兒姓姚名繼，乃湖廣漢陽府漢口鎮人，幼年喪親，並無依倚。十六歲上，跟了個同鄉之人，叫做曹王字，到松江來販布，每年得他幾兩工錢，又當糊口，又學本事。做到後來，人頭熟了，又積得幾兩本錢，就離了主人，自己做些生意，依舊不離本行。這姓人家，就是布行經紀，每年來收布，都寓在他家。今年二十二歲，還不曾娶有媳婦。照爹爹說起來，雖不同府同縣，却同是湖廣一省。古語道得好：親不親，故鄉人。今日相逢，也是前生的緣法。孩兒看見同輩之人，個個都有父母，偏我沒福，只覺得孤苦零丁，要投人在家做兒子，又怕人不相諒，說我貪謀他的家產，是個好吃懶做的人，殊不知有我這個身體，那一處趁不得錢？八七歲上，失了父母，也還活到如今，不曾餓死，豈肯借過繼為名，貪圖別個的財利？如今遇着爹爹，恰好是沒家沒產的人，這句話頭，料想沒有人說得。所以一見傾心，成了這樁好事。孩兒自幼喪親，不曾有人教誨，全望爹爹，耳提面命，教導孩兒，做個好人，也不枉半路相逢，結了這場大義。如今既做父子，就要改姓更名，沒有父子二人，各為一姓之理。求把爹爹的尊姓，賜孩兒，再取一個名字，以後纔好幫呀。」小樓聽了，道是個成家之子，心上十分得意，不怕他有始無終。過到後來，漸有厭倦之意，還要留心。不是真話，沒有自己捏造姓名，又替他捏造之理。只得託詞以應：「我出銀買你，就該姓。」

我如何不從主？便倒叫你改名易姓起來？你既姓姚，我就姓你之姚，叫做姚小樓。就父親，也不忍自負其本，就引一句古語，做個話頭，叫「恭敬不如從命」。自此以後，父子二人，喜吃之物，沒有一件不買來供奉他。小樓又故意作嬌，好的只說不好，要他買上幾次，換上幾遭，方纔肯吃。隨他拿捏，並不厭煩。過上半月有餘，小樓還要裝起病來，看怎生服事。且到萬無一失的時節，方纔吐露真情。誰想變出非常，忽然得了亂信，說元兵攻進燕關，勢如破竹，不日就抵金陵。又聞得兩楚兩粵盜賊蜂起，沒有一處的人民，不遭劫掠。小樓聽此處，魂不附體，這場假病，那裏還裝得出來？只得把姚繼喚到面前，問他收布的資本，共有幾何？放在人頭上的，可還取討得起？姚繼道：「本錢共有一百餘金，收起之貨，不及一半，其餘都在莊頭。如今有亂信，那裏還收得起？只好把現在的貨物，裝載還鄉，過了這番大亂，到太平之世，再來取討。只是還鄉的路費，也喫得許多，如今措置不出，却怎麼好？」小樓道：「盤費儘有不消你慮得，只是這樣亂世，空身行走，還怕遇了亂兵，如何帶得貨物？不如把收起的布，也交與行家，叫他寫個收票，等太平之後，一總來取。我和你輕身逃難，奔回故鄉，纔是個萬全之策。」姚繼道：「爹爹是單身的人，那裏還有銀子？就有料想不多。孩兒起先，還是孤身，不論有錢沒錢，都可以度日。如今有了爹爹，就是一分人家了，捏了空拳回去，叫把甚麼營生？難道孩兒熬餓，也教爹爹熬餓不成？」小樓聽到此處，不覺淚下起來，伸出一個手掌，在他肩上拍上幾拍，說道：「我的孝順兒呵，不知你前世與我有甚麼的緣，就發出這片真情。老實對你講罷，我不是真正窮漢，也不是真賣身。只因年老無兒，要立個有情有義的後代，所以有裝成這個圈套，要試人情義出來的。不想天緣巧合，果然遇着你這個好人。我如今死心塌地，把終身之事，託付與你了。不是爹爹誇口，說我這分家私，也要夠你受用。你買我的身價，只去得十兩，如今還你一本千利。從今以後，你是個萬金的財主了！只一百兩客本，就丟了不取，也算得毡上之毫。快些收拾起身，好跟我回去做財主。」姚繼聽到此處，不覺淚下起來，當晚就查點貨物，交付行家。次日起身，包

了一艙大船，逆流而上。看官們看了，只說父子兩個，同到家中，就完了這樁故事。那裏知道一天詫異，纔做動頭半路之中，又有悲歡離合，不是一口氣說得來的，暫結此回，下文另講。

第三回

爲購紅顏來白髮

因留慈母得嬌妻

尹小樓下船之後，問姚繼道：「你既然會趁銀子，爲甚麼許大年紀，並不娶房妻小，還是孤身一個？此番回去，第一樁急事，就要替你定親，再遲也遲不去了。」姚繼道：「孩兒的親事是有一頭，只是不會下聘。此女也是漢口人，如今回去，少不得從漢口經過，屈爹爹住在舟中，權等一兩日，待孩兒走上岸去，探個消息下來。若還嫁了，就罷，萬一不會嫁，待孩兒與他父母，定下一個婚期，到家之後，就來迎娶，不知爹爹意下如何？」小樓道：「是甚麼人家？既有成議在先，無論下聘不下聘，就是你的人了，爲甚麼要探起消息來？」姚繼道：「不瞞爹爹說，就是孩兒的舊主，叫做曹玉宇，他有一個愛女，小兒五六歲生得美貌異常，孩兒向有求婚之意。此女亦有願嫁之心。只是他父母，口中滿口些不恰不俐，想是見孩兒本錢短少，將來做不起人家，所以如此。此番上去，說出這段遭際來，他是個勢利之人，必然肯許。」小樓道：「既然如此，你就上去，看一看。」及至到了漢口，姚繼吩咐船家說：「自己上岸，叫他略等一等，不想滿船客人都一齊嘩噪起來，說此等時勢，各人都有家小，都不知生死存亡，恨不得飛到家中，討個下落，誰有工夫等你？」小樓無可奈何，只得在破布襖中，摸出兩封銀子，約有百金，交與姚繼道：「既然如此，我只得預先回去，你隨後趕來。這些銀子，帶在身邊，隨你做聘金也，也得做路費也，得只是探過消息之後，即便抽身，不可擔遲了日子，使我懸望。」姚繼拜別父親，也要叮嚀幾句，叫他路上小心，保重身子。想被滿船客人，催促上岸，一刻不許停留。姚繼只得慌慌張張，跳上岸去。船家見他上岸，就就時辰，行了一二十里，只見船艙裏面，有人高聲喊叫，說：「一句要緊的話，不會吩咐得。」

自己的衣服，脫與他穿着。那婦人感激不過，竟號咷痛哭起來。哭了一會，又對他道：「有後報，只是眼前等不得。如今現有一樁好事，勸你去做來，我們同伴之中，有許多少年女子，有一個，可稱絕世佳人，德性既好，又是舊家，正好與你作對。那些亂兵，要把醜的老的都賣盡了，方纔賣到這人。今日脚色已完，明日就到此輩了。你快些辦些銀子去買了來。」姚繼道：「如此極好，只是一件，那最好的一個，混在衆人之中，又有布袋盛了，我如何認得出？」老婦道：「不妨，我有個法子教你，他袖子裏面，藏着一件東西，約有一尺長，寸半闊，不知他是甚麼時刻，藏在身邊，不肯丟棄。你走到時節，隔着人口，把各人的袖子，都捏一捏，但有這件東西的，即是此人。你只管買就是了。」姚繼聽了這句話，甚是動心，當夜等到天明，不曾合眼。第二日起來，帶了銀包，又往人行去貿易。依着老婦的話，果然去摸袖子，又果然摸着一個有件硬物，橫在袖中就指人口，說定價錢，交易了這樁奇貨。買成之後，恐怕當面開出來，有人要搶奪，竟把他連人連袋，拘到舟中，又叫撐開了船，直放到沒人之處，方纔解看。你道此女是誰？原來不姓張，不姓李，恰好姓曹，就是他舊日東君之女，向來心上之人。兩下原有私情，要約爲夫婦，袖中的硬物，乃玉尺一根，是姚繼一向量布之物，送與他做表記的。雖然遇了大難，尚且一刻不離，那段生死不忘的情分，就不問可知了。這一對情人，忽然會於此地，你說他喜也不喜？樂也不樂？此女與老婦，原是同難之人，如今又做了婆媳，分外覺得有情，就是嫡親的兒婦，也不過如此。姚繼恤孤的利錢，雖有了，指望還不會到手，反是憐寡的利息，隨放隨收，不會遲了一日。可見做好事，再不折本，奉勸世間人，雖不可以姚繼爲法，個個買人做爺娘，亦不可以姚繼爲戒，置鰥寡孤獨於不問也。

第四回 驗子有奇方 一枚獨卵 認家無別號 半座危樓

却說尹小樓自從離了姚繼，終日擔憂，凡是經過之處，都貼一張招紙，說我舊日所言，並非實話。你若尋來，只

到某處地方，來問某人，就是貼便貼了，當不得姚繼心上，並沒有半點狐疑，見了招子，那有眼睛去看？竟往所說之處，認真去尋訪。那地方上面，都說此處並無此人，你想是被人騙了？姚繼說：「真不是說假不是，弄得進退無門。」老婦見他沒有投奔，說我的住處，離此不遠，家中現有老夫，並無子息，你若不棄，把我送到家中，一同居住就是了。姚繼尋人不着，無可奈何，只得依他送去。只見到了一處地方，早有一個至親之人，在身邊等候，望見來船，就高聲道：「那是姚繼兒子的船麼？」姚繼聽見吃了一驚，說那叫喚之人，分明是父親的口氣，爲甚麼彼處尋不着，到來在這裏？老婦聽了，也驚一驚，說：「那叫喚之人，分明是我丈夫的口氣，爲甚麼丟我不喚，倒喚起他來？」及至把船攏了岸，此老婦跳入舟中，與老婦一見，就抱頭痛哭起來。原來老婦不是別人，就是尹小樓的妻子，因丈夫去後，也爲亂兵所擄。那兩隊亂兵，原是一個頭目所管，一隊從上面擄下去，一隊從下面擄上來，原約在彼處取齊，把婦女都賣做銀子，等元兵一到，就去投降，好拿來做使費的。恰好這一老一幼，併在一艙，預先打了照面。若還先賣幼女，後賣老婦。尹小樓這一對夫婦，就不能夠完聚了。就是先賣老婦，後賣幼女，姚繼買了別個老婦，這個老婦又賣與別個後生，姚繼這一對夫妻，也不能夠完聚了。誰想造物之巧，百倍於人，竟像有心中合起來，等人好做戲文小說的一般，把兩對夫妻，合了又分，分了又合，不知費他多少心思，這椿事情，也可謂奇到極處，巧到至處。誰想還有極奇之情，極巧之事，做便做出來了，還不曾覺察得盡。小樓夫婦把這一兒一媳，領到中堂，行了家庭之禮，就吩咐他道：「那幾間小樓是極有利市的所在，當初造完之日，我們搬進去做房，就生出一個兒子，可惜落於虎口，若在這邊，也與你一般大了，如今把這間臥樓，讓與你們居住，少不得也似前人進去之後，就會生男育女。」說了這幾句，就把他夫妻二口，領到小樓之上，叫他去打掃。姚繼一上小樓，把門窗戶扇，與床幔椅桌之類，仔細一看，就大驚小怪起來，對着小樓夫婦道：「這座臥房，分明是我做孩子的時候，之中時常看見的，爲甚麼我家倒沒有，却來在這裏？」小樓夫婦道：「怎見得如此？」

但凡睡去，就夢見一個所在，門窗也是這樣，門窗，戶扇也是這樣，戶扇，床幔椅桌也。又有一夜，竟在夢中，說起夢來道：「我一生做夢，不到別處去，兵這邊，是甚麼原故？」就有一你生身的去處，那隻箱子裏面，是你做孩兒時節頑耍的東西，不信，去取出來看。」孩兒把箱子一開，看許戲具，無非是泥人士馬，棹旗幟之屬。孩兒看了，竟像見故人舊物一般。又至醒轉來，把所居的樓屋，與夢中一對，又絕不相同，所以甚是疑惑。方纔走進樓來，看見這樣光景，儼然是夢中境界，難道青天白日，又在這邊做夢不成？小樓夫婦聽了，驚詫不已。又對他道：「我這床帳之後，果然有一隻箱子，都是亡兒的戲物，只因兒子沒了，不忍見他併作一箱，丟在床後。聽你所說的話，又一毫不差，怎麼有這等奇事？終不然我的兒子，不曾被虎銜去，或者遇了拐子拐去，賣與人家。今日是皇天后土，憐我夫妻積德，特地併在一處，使我骨肉團圓不成？」姚繼道：「我生長二十餘年，並不會聽見人說道，我另有爺娘，不是姚家所出。」他妻子曹氏聽見這些話，就大笑起來道：「這等說，你還在睡裏夢裏，我們那一方，誰人不知你的來歷？只不好當面說你。你求親的時節，我的父母見你爲人極好，原要招做女婿。只因外面的人道你不是姚家骨肉，乃別處販來的野種，所以不肯許親。你這等聰明，難道自己的出處，還不知道？」姚繼到此處，就不覺口呆目眩，伴响不言。小樓想了一會，就大悟轉來道：「你們不要猜疑，我自有的試驗之法。」就把姚繼扯過一邊，叫他解開褲子，把腎囊一捏，就叫起來道：「我的親兒，如今是試出來了！別樣的事，或者是偶爾相同，這腎囊裏面，只有一個卵子，豈是同得來的？不消說得，是天賜奇緣，使我骨肉團圓的了！可見陌路相逢，肯把異姓之人，呼爲父母，又有許多真情實意，都是天性使然，非無故而至也。」說了這幾句，父子婆媳四人，一齊跪倒，拜謝天地，磕了無數的頭。一面宰豬殺羊，酌神了愿，兼請同鄉之人，使他知道這番情節。又怕衆人不信，叫兒子當場脫褲，請驗那個獨卵。他兒子就以此得名，人都稱爲尹獨卵。後來父子相繼積德，這個獨卵之人，一般也會生兒子，倒傳出許多後代。又都是獨卵之人，世世有田有地。

到明朝弘治年間纔止。又替他起個族號，都喚做獨賢尹家。有詩爲證：
綜紋入口作公卿，獨賢生兒理愈明。相好不如心地心，麻衣術法總難憑。

聞過樓

第一回 棄儒冠白鬚招隱 避紗帽綠野娛情

市城戎馬地，決策早居鄉。妻子無多口，琴書只一囊。柳花秦國遠，流水武陵香。去去休留滯，回頭是戰場。此詞乃予未亂之先，避地居鄉而作。古語云：『小亂避城，大亂避鄉。』予謂無論治亂，總是居鄉的好。無論大亂小亂，總是避鄉的好。只有將定未定之秋，似亂非亂之際，大寇變爲小盜，戎馬多似兵車，此等世界村落，便難久居。造物不仁，就要把山中宰相，削職爲民，弄在市井之中，去受罪了！予生半百之年，也會在深山之中，做過十年宰相，所以極諳居鄉之樂。如今被戎馬盜賊，趕入市中，爲城狐社鼠所制，所以又極諳市廛之苦。你說這十年宰相，是那個與我做的？不是別人，倒虧了個善殺居民，慣屠城郭的李闖，被他先聲所懾，不怕你不走。到這時候，真個是富貴逼人來，脫去楚囚冠，披却仙人氅。初由田峻社師起家，屢遷至方外司馬，未及數載，遂經枚卜，直做到山中宰相，而後止。諸公不信，未免說我大言不慚，却不知道是句實話。只是這一種功名，比不得尋常的富貴，彼時不以爲顯，過後方覺其榮，不像做真官受實祿的，當場自知顯貴，不待去官之後，方知好運之難逢也。如今到了革職之年，方纔曉得未亂以前，也曾做過山中的大老。諸公若再不信，但取我鄉居避亂之際，信口吟來的詩，略摘幾句，略拈幾首，念一念，不必論其工拙，但看所居者何地，所與者何人，所行者何事，就知道他受用不用。神仙不神仙，只山中宰相的說話，僭妄不僭妄，也如五言律詩裏面有一田耕新買贖。

縣林深屋作巢，綠貫田三頃，青貯水一灣；妻孥容我傲，嘔酒放春開」之句。七言律詩裏，客來旋摘野田蔬，枯藤架擁談諧史，亂竹籬邊隱逸花。栽徧竹梅風冷淡，澆肥蔬筍飯家常。窗臨水曲琴書讀，花間字句香」之句，此乃卽景賦成，不是有因而作。還有山齋十便的絕句，更足令人神往。諸公試覽一過，只當在二十年前，到山人所居之處，枉顧一遭，就說此人雖係凡民，也略帶一分仙氣，不得竟以潦眼目之也。何以謂之十便？請觀小序便知作詩之由。小序云：

笠道人避地入山，結茅甫就，有客而問之曰：「子離羣索居，靜則靜矣，其如取給不便何？」道人曰：「予受山水自然之利，享花鳥殷勤之奉，其便良多，不能悉數，子何云之左也。」客請其目，道人信口答之，不覺成韻：

〔耕便〕 山田十畝傍柴關，護綠全憑水一灣；唱罷午雞農就食，不勞婦子饑田間。

〔課農便〕 山窗四面絕玲瓏，綠野青疇一望中；縱使課農心力盡，何曾妨却讀書工？

〔釣便〕 不簦不笠不乘舸，日坐東軒學釣鯨；客欲相過常載酒，徐投香餌出輕絲。

〔灌園便〕 築成小圃近方塘，菓易生成菜易長；抱甕太癡機太巧，從中酌取灌園方。

〔汲便〕 古井山廚正隔牆，竹梢一段引流長；偶烹茗茗供佳客，猶帶源頭活水香。

〔澆濯便〕 澆塵不用繞溪竹，門裏潺湲分外清；非是幽人偏愛潔，滄浪迫我濯冠纓。

〔樵便〕 臧婢秋來總不閒，拾枝掃桑滿林間；拋書往課樵青事，步出柴屏便是山。

〔防夜便〕 寒素人家冷落村，祇憑沁水護衡門；抽橋斷却黃昏路，山犬高眠古樹根。

還有吟便眺便二首，因原稿散失，記憶不全，大約說是純賴天工，不假人力之意。此等福地，雖不敢上希蓬島，下比桃源，方之桐川剡溪，諸勝景，也不至多讓。誰想愆氛一起，四野兵戎，遂使主人避而去之，如擲敝蹠。你道可

惜不可惜今日這番僭妄之詞，皆由感慨而作，要使方以外的現任司馬，山以內的當權宰相，不可不知天爵之榮，反尋樂於疏水曲肱之外也。如今說個不到亂世，先想居鄉的達者，做一段林泉佳話，麈尾清談，不但令人耳目一新，還可使人肺腸一改。人人在市井之中，個個有山林之意，纔見我作者之功，不像那種言勢言利之書，驅天下之人，而歸於市道也。明朝嘉靖年間，直隸常州府宜興縣，有個在籍的大老，但知姓殷，不會訪得名字，官拜侍講之職，人都稱爲殷太史。他有個中表弟，姓顧，字呆叟，乃虎頭公後裔，亦善筆墨，饒有宗風，爲人恬淡寡欲，生在衣冠閥閭之鄉，常帶些山林隱逸之氣。少年時節，與太守同做諸生，最相契密。但遇小考，他的名常取在殷太史之前，只是不利於場屋，會對人立誓道：「秀才只可做二十年科場，只好進五六次，若還到強仕之年而不能強仕，就該棄了諸生，改從別業。」纔鬚赴考之事，我斷然不爲。想不到三十歲外，鬚髮就白了幾根。有人對他道：「報強仕者至矣，君將奈何？」呆叟應聲道：「他爲招隱而來，非報強仕也不可負他盛意。改日就要相從。」果然不多幾日，就告了布巾，把一切詩文講章，與鑽營穴孔的筆硯，盡皆燒毀。只有農桑種植之書，與營運資生之具，連寫字作畫的物件，都送與別人，不肯留下一件。人問他道：「當今之世，真藝不能成名，完全要乞靈於紗帽仕宦，作書畫就不必到家，也能見重於世。若叫山人做墨客，就是一樁難事，十分好處，只好看做七分。若說要換錢財，就賠了紙筆，白送與人，還要討人的譏刺，不如不作的好。」知事的聽了，都道他極見得達。他與朋友相處，不肯講一句庸言，極喜規人的過失。殷太史自作宦以來，終日見面的，是噓寒送煖之流，就是脅肩諂笑之輩，只有呆叟一人，是此公的畏友。凡有事關名節，跡涉嫌疑，他人所不敢言者，呆叟偏能正色而道之。至於揮麈談玄，挑燈論古，一發是他剩技，不消說得的了。所以殷太史敬若神明，受同骨肉。一飲一食，也不肯拋撇他。他的住處，去殷太史頗遠，殷太史待他雖然不比別個，時時枉駕而就之，到底仕宦的腳步，輕賤殺了，也比平人分十次之中，去去就教一兩次，把七八次寫帖相邀，也就是折節下交，謙虛不過的了。何況

形骸，來而不往的時候。況且宜興城裏，不止他一位鄉紳，呆叟自廢舉業以來，所稱同學少，他一個朋友。人人相拉，個個見招，那裏應接得暇？若丟了一處不去，就生出許多怪端，就一樣的交情爲甚。人而薄我，呆叟棄了功名不取，丟了諸生不做，原只圖得『清閑』二字。那知不得清閑，反加了許多忙俗。自家甚以爲恥，就要尋一避秦之地。況且他性愛山居，一生厭薄成市，常有鋤雲鉤月之想。就在荆溪之南，去城十餘里，結了數間茅屋，買了幾畝薄田，自爲終老之計。起初怕人知道，直到臨行之際，方纔說出，少不得衆人聞之，定有一番按止，暫仰談鋒，以停倦目。後事如何，再看下回。

第二回 納諫翁題樓懷益友 遭催客障面避良朋

呆叟選了吉日，將要遷移，方纔知會親友，叫他各出分資，與自己餞別。就此番移家，不比尋常遷徙，從此一生優游田野，不復再來塵市。有人在城郭之內，遇見顧呆叟者，當以馮婦呼之。衆人聽了，都說此番舉動，甚是無謂。自古道『小亂避城，大亂避鄉』。就有兵戈擾攘之事，鄉下的百姓，也要避進城來。何況如今烽火不驚，夜無犬吠，爲甚麼沒緣沒故，竟遷徙下鄉起來？還要說這些盡頭絕路的話。呆叟道：『正爲太平無事，所以要遷徙下鄉。若到烽烟告急的時節，要去做綠野耕夫，就不能夠了。古人云：『趨名者於朝，趨利者於市。』我既不趨名，又不趨利，所志不過在溫飽。溫莫溫於自織之衣，飽莫飽於親種之粟。况我素性不愛熱鬧，最喜高眠靜坐，若還躲在城中，即便閉門謝客，僵臥綿床，當不得有剝啄之聲，擾入幽夢，使你不得高眠。往來之札，費我應酬，使人不得靜坐。希夷山人之睡，隱南郭子綦之坐，忘都虧得在都城市。若在城市，定有人來擾他，會坐也坐不上幾刻，會睡也睡不到論年。怎能夠在枕上游仙，與嗒然自喪其偶也。』衆人聽了，都說他是迂闊之論，個個攀轅，人人臥轍，不請放他出城。呆叟立定主意，不肯中止，衆人又勸他道：『你既不肯住在城中，何不離城數里，在雲風仁郭之間，

尋一個住處；既可避竊，又可使我輩好來親近。若還太去遠了，我們這幾個都是家累重大的人，如何得來就教？

『呆叟道：』入山惟恐不深，既想避世，豈肯在人耳目之前？半村半郭的應酬，倒反多於城內。這是斷使不得的。

『一回，了衆人，過不上幾日，就攜家入山。自他去後，把這些鄉紳大老，弄得情與索然。別過想念他，還不過口裏說說。獨有殷太史一位，不但發於聲音，亦且形諸夢寐。只因少了此人，別無諍友，偶然有些過失，再沒有人規諫他。因想呆叟臨別之際，坐在一間樓上，贈他許多藥石之言，沒有一字一句，不切着自家的病痛。既別之後，思其人而不得，因題一匾名其樓曰：『聞過樓。』呆叟自入山後，遂了閒雲野鶴之性，陶然自適，不啻登仙。過了幾日，殷太史與一切舊交，因少他不得，都寫了懇切的書，遣人相接，要他依舊入城。他回札之言，甚是決裂，衆人知道勸他不回。從此以後，也就不來相強。一日，縣中派了里役，竟把他的名字，開做一名橫頭，要他入縣收糧。管下年監兌之事。差人齎票上門，要他入城去遞認供。呆叟甚是驚駭，說里中富戶甚多，爲甚麼輪他不着？我有幾畝田地，竟點了這樣苦差？差人道：『官差吏差，來人不差，你該點不該點，請到縣裏去說，與我何干？』呆叟搬到鄉間，未及半載，不想就有這般磨劫。況且臨行之際，會對人發下誓言，豈有未及半年，就爲馮婦之理？只得與差人商議，甯可行些賄賂，叫他轉去回官，省得自己破戒。差人道：『聞得你與在城鄉宦，都是至交，只消寫字過去，求他發一封書札，就回脫了，何須費甚麼財錢？』呆叟素具傲骨，不肯輕易於人，向有說話在先，恐爲人所笑，所以甘心破錢，不肯寫字。差人道：『既要行賄，不是些小之物，可以幹得脫的，極少也費百金，纔可以望得倖。』呆叟一口應允，並無難色。儘其所有，理脫了這個苦差，未免精疲力盡。直到半年之後，方纔營運得轉。正想在屋傍栽竹，池內種魚，造書屋於住宅之旁，蓄蹇驢於黃物之外，有許多山林經濟，要設施布置出來，不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所居之處，一向並無盜賊，忽然一夜來了六七條大盜，明火執仗，打進門來，把一家之人，嚇得

看見勢頭不好，只得同了妻子，立過一邊，把家中的細軟，任憑他席捲而去。去後檢着

不盡遺漏下來的；及至取來一看，却不是自己家中之物，又不知何處劫來的？值錢？
之不理。他經過這番劫掠，就覺窘迫非常，漸漸支持不住，依舊怕人恥笑，不肯去告貸分文。
親友聞之，自然也要捐囊相助，沒有見人在患難之中，坐視不顧之理。與其告而後與，何如不告而得？
日那些鄉紳大老，果然各遣平頭齋書信慰，書中的意思，便關切不過，竟像自己被劫的一般。只是一件可笑，封
封俱是空函，並沒有有一毫禮物，還要賠酒賠食，款待他的家人。心上思量道：『不料人情惡薄，一至於此！別人慳
吝也罷了，殷太史與我是何等交情，到了此時，也一毛不拔，要把說話當起錢來，終是日遠日疎的原故。古人云：
三日不見黃鼠度，鄙吝復生。此等過失，皆朋友使然，我實不能辭其責也。』寫幾封勉強回書，打發來人轉去，從
此以後，就斷了癡想，一味熬窮守困。又過了半年，雖不能快樂如初，却也衣食粗足，沒有啼飢號寒之苦。不想厄
運未終，又遇了非常之事，忽有幾個差人，齎了一紙火票上門來，捉他說某時某日，拿着一夥強盜，他親口招認，
說在鄉間打劫，沒有腳之處，曾借顧某家中暫停。雖不叫做窩家，却也曾受過物，求老爺拘他來面審。呆叟驚駭
不已，接過票來一看，恰好所開的贓物，就是那日打劫之後遺失下來的物件。就對了妻孥，嘆口氣道：『這等看
竟，是前生的冤孽！我會開得人說，清福之難享，更有甚於富貴！當初有一士人，每到黃昏人靜之後，就去焚香
告天，求遂他胸中所欲，終日祈禱，久而不衰。忽然一夜，聽見半空之中，有人問他道：上帝憫汝志誠，要降福與汝，
但不知所願者何事，故此命我來詢汝。士人道：念臣所願甚小，不望富貴，但求衣食粗足，得逍遙於山水之間，足
矣。空中的人道：此上界神仙之事，汝何可得？若求富貴則可耳。就我今日之事看來，豈不是富貴可求，清福難享？
命裏不該做閒人，閒得一年零半載，就弄出三件禍來。一件烈似一件，由此觀之，古來所稱方外司馬，山中宰相，
其人者都不是凡胎俗骨。這種眠雲漱石的樂處，騎牛策蹇的威風，都要從命裏帶來的。若無夙根，則山水烟霞，
皆禍人之具矣。』說了這些話，就叫妻孥收拾行李，同了差役起身。喜得差來的人役，都肯敬重斯文，既不需索

銀子，又不擅加鎖鑰，竟像奉了主人之命，來邀他赴席的一般大家相伴而行，還把他相伴而前。呆叟因前番被劫，知道世情惡薄，未必肯來援手，索性做個硬漢，靠着死生有命四個字，掇身出去見官。不想近城數里之外，有許多車馬停在道旁，却像通邑的鄉紳，有甚麼公事相議，聚集在一處的光景。呆叟看了一來，無顏相見；二來，不願求他到了人多的地方，竟低頭障面而走。不想有幾個管家，走來挽住道：「願相公不要走，我們各位老爺知道相公要到，早早在這邊相等，說有要緊話相議，定要見一見的。」呆叟道：「我是在官人犯，要進去聽審，沒有工夫講話。且等審了出來，再見衆位老爺，未爲晚也。」那幾個管家，把呆叟緊緊扯住，不肯放。連差人也幫他留客，說只要我們不催，就住在此間過夜，也是容易的，爲何這等執意？正在那裏扯拽，只見許多大老，從一個村落之內，趕將出來，親自對他拱手道：「呆叟兄！多時不會，就見見何妨？爲甚麼如此拒絕？」說了這一句，都伸手來拽他。呆叟看見意思甚殷，只得露顏相就，隨了衆人，走進那村落之內，却是一所新構的居住，只見：

柴關緊閉，竹逕紆徐，籬開新種之花，地掃迴風之葉，數椽茅屋，外觀最樸而內實精工，不意是田家結構。一帶幽窗，遠視極粗而近多美麗，有似乎墨客經營，若非陶處士之新居，定是林山人之別業。

衆人拉了呆叟，來進這個村落，少不得各致寒暄。敘過一番契闊，就問他致此之由。呆叟將以前被劫的情形，此時受枉的來歷，細細說了一遍。衆人甚是驚駭，又問他此時該作甚麼商量。呆叟道：「我於心無愧，見了縣尊，不過據理直說，難道他好不分曲直，就加刑罰不成？」衆人都道：「使不得！你窩盜是假，受賊是實，萬一審將出來，倒有許多不便。我們與你相處多年，義關休戚，沒有坐視之理。昨日聞得此說，就要出去解紛，一來因你相隔甚遠，不知來歷，見縣尊難以措詞；二來因你無故入山，滿城的人，都有些疑惑，說你蹤跡可疑，近日又有此說，一發難於分解。就與縣父母說了，他也未必釋然。所以我們要屈你回來，自己暴白一暴白，如今沒有別事，是我們一力担当，代你去說，可以不必見官。只是一件，你從今以後，再到鄉門去不得。」

有趣的朋友，起在這旁，僻俗的房屋，雖已造完，主人現在城中，不曾搬移得出。待我們少人，把此房屋讓你居住，造屋之費，待你陸續還他，既不必再入城市，使人喚你做馮婦，又不月送財，疑你作窩家，豈不是個兩全之法？」呆叟道：「講便講得極，我自受三番橫禍，幾次奇災，把些小家貨，都已費盡。這所房子，住便住了，叫把甚麼屋價還他？況且鄉居之人，全以耕種爲事，這負郭之田，比不得窮鄉瘠土，其價甚昂，莫說空拳赤手，不能賺得，就是有了錢鈔，也容易買他不來。無田可耕，就使有屋可住，也過不得日子，叫把甚麼聊生？」般太史與衆人道：「且住下了，替你慢慢的商量，決不使你失所就是。」就完之後，衆人都別了進城。獨有般太史一個宿在城外，與他抵足而眠，說：「自兄去後，使我有過不聞，不知這一年半載之中，做差了許多大事。從今以後，求你刻刻提撕，時時警覺，免使我結怨於桑梓，遺禍於子孫。」又把他去之後，追想藥石之言，就用「聞過」二字題作樓名，以示警戒的話，說了一遍。呆叟甚是佩服，道他虛衷若此，何慮善言之不堅，只恐葑菲之見，無益於人，徒自增其狂悖耳。兩個隔絕年餘，一旦會合，雖不比他鄉遇故，却也是久旱逢甘。這一夜的網繆繚繞，自不待言，但不知訟事如何，可能就結，且等也睡過一晚，再作商量。

第三回 魔星將退三椿好事齊來 謎局已成一片隱衷纔露

呆叟與般太史抵足睡了一夜，次日起來，般太史也進城料理，止留呆叟一人，住在外面，替人看守山莊。呆叟又在山莊裏，周回度了一迴兒，見他果然造得合意，朴素之中，又帶儒雅，恰好是個儒者爲農的住處。心上思量道：「他費了一片苦心，造成這塊樂地，爲甚麼自己不住，倒肯讓與別人？況且倉卒之間，又沒有房價到手，這獸事，料也沒人肯做衆人的言語，都是些好看話兒，落得不要癡想。」正在疑慮之間，忽有一人走到，說本縣的差人，又不是昨日那個人。呆叟只道鄉紳說了，縣尊不聽，依舊飭差來提，他心上甚是驚恐，及至仔細一認，竟有些

而善，原來不是別人，就是去年簽了里役，知縣差他下鄉，叫呆叟去遞認狀的。呆叟與他相見過了，就問：「差公到此，有何見教？」那人道：「去年爲里役之事，蒙相公托我畜緣，交付白銀一百兩。後來改簽別人，是本官自己的意思，並不會破費分文。小人只說自家命好，撞着了太歲，所以留在身邊，不曾送來還璧起。先還說相公住得遙遠，一時不進城來，這主銀子沒有對會處，落得隱瞞下來。如今聞得你爲事之後，依舊要做城裏人，不做鄉下人了。萬一查訪出來，不好意思，所以不待取討，預先送來奉趙，還覺得有些體面。這是一百兩銀子，原封未動，請相公收了。」呆叟聽見這些話，驚詫不已，說銀子不用，改簽別人，也是你的造化，自然該受的，爲甚麼過了半年，又送來還我？再三推却，只不肯收。那人不由情願，塞在他手中，說了一聲得罪，竟自去了。呆叟驚詫不過，說衙役之內，那有這樣好人？或者是我否極泰來，該在這邊居住，所以天公要成就我，特地把失去之物，都取來付還，以助買屋之費，也未可知。正在這邊驚喜，不想又有叩門之聲，說幾個故人要會。及至放他進來，瞥面一見，幾乎把人驚死。你說是些甚麼人？原來就是半年之前，明火執杖，進門來打劫他家私的強盜。自古道：「仇人相見，分外眼明。」那有認不出的道理？呆叟一見，心胆俱驚，又不知是官府押來取他，又不知自私自逃，出監門尋到這邊來躲避。滿肚猜疑，只是講不出。又只見那幾個大漢，不慌不忙，對他拱拱手道：「願相公一向不見，你還認得我麼？」呆叟兢兢慄慄，抖做一團，只推認他不得。那些好漢道：「豈有認不得之理？老實對你說罷，我們今日之來，只有好心，並無惡意，勸你不要驚忙。那一日上門打劫，原不知高姓大名，只說是山野之間，一個鄙吝不堪的財主，所以不分皂白，把府上的財物，盡數捲來。後來有幾個兄弟，被官府拿去，也還不識好歹，信口亂扳，以致有出票拘拿之事。我們雖是囚夥，還虧得不會拿獲，都立在此近之處，打點衙門，方纔聽得人講，都道出票拿是一位避世逃名的隱士，現停在某處地方。我們知道，甚是懊悔，豈有遇着這等高人，不認得，所以如飛趕到這邊，一來謝罪，二來把原物送還，恕我輩是粗鹵強人，有眼不識高賢。」

別了說過這一聲，就不等回言，把幾個包袱，丟在他面前。大家揮手出門，不知去向。吳上，上加愁慮中生慮，說他目下雖然漏網，少不得官法如爐，終有一日拿着我，與他見此一況。且這些贓物，原是失去的東西，豈有不經官府，不遞認狀，倒在強盜手中，私自領回之理？萬一現在官府跟前招出，這主贓物，官府查究起來，我還是呈送官府的是？隱隱下來的是？想到這個地步，真是千難萬難。左想一回不是，右想一回又不是，只得閉上柴門，束手而坐。正在沒擺布的時節，只聽得幾下鑼响，遠遠一片么喝之聲，知道是官府經過。呆叟原係罪犯，又露出許多形跡，聽見這些响動，好不驚忙，惟恐官府闖進門來，攻其不意，要想把贓物藏過一邊，怎奈人生地不熟，不知那一個去處，可以掩藏。正在東張西望的時節，忽聽得槌門之聲，如同霹靂一聲，走到門前，又忽然住了，不知爲甚麼原故，欲待不開，又恐怕抵當不住，欲待要開，怎奈幾個包袱，排在面前，萬一官府進來，只當是自具供招，親投罪狀，買一個強盜窩家，認到身上來做了。如何使得急得大汗如雨，心頭突突的亂跳。又聽得敲門之人，高聲喊道：『老爺來拜顧相公，快些開門，接了帖子進去。』呆叟聽見這些話，一發疑心，說：『我是犯罪之人，不行拘捉，也夠了，豈有問官倒寫名帖上門來拜犯人之理？』一發荒唐，總是凶多吉少。』料想支撐不住，落得開門見他，誰想拔門，果然有個侍弟帖子，塞進門來。那投帖之人，又說：『老爺親自到門，就要下轎了，快些出來迎接。』呆叟見過名帖，就把十分愁腸，放下七分，料他定有好意，不是甚麼機謀。就正頓衣冠，出去接見，縣尊走下轎子，對着呆叟道：『這位就是顧兄麼？』呆叟道：『晚生就是。』縣尊道：『渴慕久矣，今日纔得識荆。』就與他攜手而進。行至中堂，呆叟說：『是犯罪之人，不敢作揖，要行長跪之禮。』縣尊一把扯住道：『小弟惑於人言，唐突吾兄，兩次甚是不安，今日特來謝罪，兄乃世外高人，何罪之有？』呆叟也謙遜幾句，回答了他，兩人纔行抗禮。縣尊坐定之後，就說：『吾兄的才品，近來不可多得，小弟欽服多矣。兩番得罪，實是有爲而然，日後自明，此時不必細說。方纔會着諸位令親，說吾兄有徙居負郭之意，若

果能如此，就可以朝夕領教，不作蕪葭白露之思了。但不知心曾決策。」呆叟道：「敝友舍親，都以此言相告。但苦生計寥寥，十分之中，還有一二分未決。」縣尊道：「有弟輩在此，薪水二字，可以不憂，待與諸位令親，替兄籌個善策，再來報命就是了。」呆叟稱謝不遑，縣尊坐了片時，就告別而去。呆叟一日之中，遇了三樁詫事，好像做夢一般。禍福齊來，驚喜交集。自家猜了半日，竟不知甚麼來由。直等黃昏日落，時諸公攜酒而出，一來替他壓驚，二來替他賀喜，三來替他爇熱新居。吃到半席之間，呆叟把日間的事，細細述了一遍，說：「公門之內，休道沒好人，強盜之中，一般也有豪傑。只是這位縣尊，前面大作威勢，後來變幻靡常，倒有些解說他不出。」衆人聽這些話，並不則聲，個個都掩口而笑。呆叟看了一發疑心起來，問他不答者何心，暗笑者何意。殷太史見他盤問不過，纔說出本心話來，竟把呆叟喜個異常，笑個不住。原來那三樁橫禍，幾次奇驚，不是天意使然，亦非命窮所致，都是衆人用了詭計，做造出來的。只因思想呆叟接他不來，知道善勸不如惡勸，他要享林泉之福，所以下鄉，偏等他吃些林泉之苦，正要生發擺布他，恰好新到一位縣尊，極是憐才下士，殷太史與這些鄉紳，就再三推轂說：「敝縣有才之士，止得一人，姓某某，一向避俗入山，不肯出來謁見當事。此兄不但才高，兼有碩行，與治弟們相處，極肯輸誠規勸。自他去後，使我輩鄙吝月增，聰明日減，可惜不在城中，若在城中，老父母得此一人，就可以食憐才下士之報。」縣尊聞之，甚是踴躍，要差人齎了名帖，下鄉去物色他。衆人道：「此兄高尚之心，已成了膏盲痼疾，不是弓旌招得來，須效晉文公求士之法，畢竟要焚山烈澤，纔弄得介子推出來。治弟輩正有此意，要借老父母的威嚴，且從小處做起。先要如此如此，他出就罷，若不出來，再去如此如此，直到第三次上，方纔好把辣手放出來，先使他受些小屈，然後大伸，這纔是個萬全之法。」縣尊聽了，一一依從，所以簽他做了貢，呼喚明知不來，要使他蹲蹬，起頭先破幾分錢鈔，省得受用太多，動以貧賤驕人。第二處，必想入城，還怕有幾分不穩，所以分付打劫之人，丟下幾件贓物，預先伏埋了禍。

然倔強，不肯出來，所以等到如今，纔下這番辣手。料他到了此時，決難擺脫，要哄到城中，弄幾個輕薄少年，立在門口，等呆叟經過之時，叫他幾聲媽婦，使他慚愧。史一位不肯，說要迫他轉來，畢竟得個兩全之法。既要遂我的親炙之意，又要成就他高尚之心。趁節先在半村半郭之間，尋下一塊地基，替他蓋幾間茅屋，買幾畝田，有了安身立命之場，他自然不想再去。輩爲朋友之心，方纔有個着落。衆人聽說，都道慮得極是。縣尊知道有此盛舉，不肯把『倡義』二字，讓與別人。預先捐俸若干，送到殷太史處，聽他設施。所以這座住房，與買田置產之費，共計千金，三股之內，縣尊出了一股。殷太史出了一股，其餘一股，乃衆人均出。不但宴會賓客之所，安頓妻孥之處，替他位置得宜，不落尋常窠臼。連象牛畜豕之地，雞栖犬宿之場，都造得現現成成，不消費半毫氣力。起先那兩位異人，三椿詫事，亦非無故而然。都是他們做定的套圈，特地叫人送上門來，使他見了，先把大驚變爲小驚，然後到相見的時節，說了情由，再把小喜變爲大喜。連縣尊這一拜，也是在他未到之先，就商議定了的。要等他一到城外，就使人相聞，好等縣尊出來枉顧，以作下交之始。呆叟在窮愁落寞之中，顛沛流離之際，忽然聞了此說，你道驚也不驚，喜也不喜，感激衆人不感激，衆人當夜開懷暢食，醉舞狂歌，直吃到天明纔散。呆叟把山中的家小，與牛羊犬豚之類，一齊搬入新居，同享現成之福。從此以後，不但殷太史樂於聞過，時時往拜，昌言諸大老喜得高明，刻刻來承塵教。連那位禮賢下士的令尹，凡事疑難不決之事，推敲未定之詩，不是出郭相商，就是走書致訊。呆叟感他國士之遇，亦以國士報之。凡有事關民社，跡後係聲名者，真所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殷太史還說聲氣雖通，終有一城之隔，不便往來。又在他住房之側，買了一所民居，改爲別業。『閒過樓』的匾額，叫人抬出城來，置在別業之中。一座書樓之上，求他朝夕相規，不時勸誡。這一部小說的樓名，俱從本人起見。獨此一樓，不屬願而屬殷議之者，以爲旁出殊不知作者之有深心。當今之世，如顧呆叟之恬澹，寡營與朋友交而能以切磋自效者，雖然不多，而十個之

中或者還有一兩個。至於處富貴而不驕，聞忠言而善納，始終爲友，不以疎遠易其情，貧老變其志者，百千萬億之中，正怕尋不出這一位！只因此書之旨，不在主而在客，所以命名之義，不屬顯而屬隱，假要使觀者於此知非言之過，難而聞過之難也。覺世稗官之小說，大率類此，其能見取於人，不致作覆轍之具者，賴有此耳！

【評】諸公既遂，呆叟之高，又使之不遷其跡，誠一時之盛舉。得愛士之功者，必以太史爲最。縣令次之，諸老則毫無所益。然求田問舍之資，爲諸老所出者，但得三分之一，固兩人之力居多也。予謂此番捐助，不虧太史，不虧縣令，實實虧了諸公爲呆叟者，不可不知其故也。太史善於聞過，創爲謀野，其取償於呆叟者，不啻什百，豈止三分之一而已哉？其餘諸老，既乏聞過之虛衷，又無謀野之實意，不過於高談闊論之時，增個酒朋詩客而已，所以出一分得一分，賺一般折一般。俗語云：『施恩不望報，』惟諸老當之。若太史縣令二公，皆居奇射利之尤者也，而又不不得不謂仗義，可見名實俱收之事，隨在多有，卽此一節，足以概之。切磋之益，國士之報，太史縣令之食其報者，尙有過於此者乎？

有研究

文智德

兄對於

為三弟

周健人

周作人

周樹人